**目** **录**

[大雪地 杨利民(1)](#bookmark1)

[危情夫妻 杨利民(88)](#bookmark2)

[黑色的石头 杨利民(138)](#bookmark3)

[地质师 杨利民(204)](#bookmark4)

**大** **雪** **地**



杨利民

**人** **物** **表**

黄子牛——男，没有固定职业的人。

江国梁——男， 一生从事领导工作的人。 大 海——男，工人，罪犯，有钱人。

大 翠——黄子牛之妻，临时工，家属。 钱光达——男，学识渊博的设计师。

秀 玲——村姑，工人，工会主任。

琼芳 — — 医生，钱光达之妻。 张穷 — — 男，工人。

费 伍——男，工人。

黄小海——大翠的儿子。

工人王、李、赵，后勤主任，海嫂，张妻，保卫股工作人 员甲、乙，打台球的青年，跳霹雳舞的青年，卖牛仔服 的商贩，做工匠活的乡下人，走来走去的红男绿女， 女干事，秘书，大白乎，歌队。

**时** **间：**过去与现在。 **地** **点：**北方高寒地区。

**第** **一** **幕**

**开** **头**

〔 冬 夜 。

〔一片神秘莫测的大雪地。

〔年老的黄子牛独自行走在白茫茫的大雪地里。他 是在一个下等酒吧喝醉了酒，回家的途中迷了路，鬼 使神差地走进了荒原上的大雪地的。他转圈地走

着，嘴里含糊不清地咕哝着什么 …… 〔歌队悄悄从一侧上场。

**歌** **队** **(合唱)这条路走了很久，**

为什么总也走不到头? 这条路想了很久，

为什么到处是叉路口? 这条路找了很久，

为什么看不见绿洲 ……

一百里路途我走了九十九，

还有那一里路就是不到头 …… (歌声在重复后两句时渐隐)

黄子牛 (对歌队) ……没事，没，没事儿!我没醉，真的!都 回去吧，啊，别送了。我能找到家……

〔歌队隐去。

黄子牛 (笑着)走丢了?胡扯!我不服哇 … … 再来 一 瓶，咱 不吃菜，干拉!(坐在雪地上，想呕吐，但发出的声音 像是在嚎叫)

〔一束探照灯猛扑在黄子牛的脸上，他下意识地用手 臂遮挡着那束强烈的光。

**黄子牛** 走开!别盯着我!(跌跌撞撞地躲避着探照灯)

〔可那束强光紧紧地盯住黄子牛不放。 **黄子牛** 你是谁?为啥总盯着我?!

〔探照灯的声音：“我是你的眼睛。” **黄子牛** 眼睛?去你妈的吧!

〔探照灯的声音：“你的过去和现在，我都看得清清楚 楚。”

**黄子牛** (用力劈打着)滚开!滚开!我求求你，别再缠着我 了 …… (拼命地奔跑着)

〔探照灯的声音：“别跑了。我这里移动一寸，你那儿 就得跑出一里。我什么都看得见，你就象没穿衣服

一样站在我面前，你的内脏，你的筋骨，你的血管 …… ”

黄子牛 (迅速地捂着自己身体的每个部位)我求求你，闭上 你的眼睛吧!闭上吧 … … 让我 一 个人 … … 一 个人

……想想，想想 …… 〔光暗。

〔三十年前。

〔一个多雪的冬天。被大雪覆盖的荒原。

〔年轻时的黄子牛背着军人的行李，嘴里“哩呀哩呀” 地唱着，走在白茫茫的大雪地里。他坐在雪丘上系 系鞋带，把帽耳朵卷起来，朝四处望望，感到劳累了， 口有点渴，俯身用双手捧起雪吃，突然手被一只打沙 半鸡的铁夹子夹住了，疼得他满地转圈。

**黄子牛** 这是谁弄的?真坑人!哎哟，哎哟 …… 〔秀玲拎着串沙半鸡跑上。

秀 玲 你这人，咋把俺的夹子弄翻了? **黄子牛** 你也不标个记号，它打了我的手。

秀 玲 你别动，我给你取下来。天哪!都打出血来了。(慌 忙解下发辨上的红绫子给黄子牛包扎上)

**黄子牛** 这夹子是干啥的?

秀 玲 打野兔，打沙半鸡儿。

黄子牛 把我给打住了，挺好使的。 秀 玲 (笑着)真，真对不住了。

黄子牛 这能卖很多钱吧?

秀 玲 可不。眼下闹灾，粮食到处都不够吃， 一斤土豆能卖

三块钱。 黄子牛 谁买呀?

秀 玲 原先没人买，眼下“忽啦”来了这么多勘探开发的人， 疯抢呢!可俺不卖，俺家住了一些石油上的人，爹说

给他们拉拉馋。

黄子牛 这儿的老百姓真好!

秀 玲 你们工人才好呢，我作梦都想当工人呢!(打量黄子 牛)你当过兵?

黄 子 牛 是 。

秀 玲 打过仗吗? 黄子牛 没 。

秀 玲 那做啥?

黄子牛 做饭，养猪。(不好意思地)还……还立过一次三等

功。

秀 玲 立功?

黄子牛 我发明过：用青饲料代替粮食，还出过小册子介绍养 猪经验。

秀 玲 你自己写的?

黄子牛 我口述，别人写的。

秀 玲 你真有两下子!

〔 停 顿 。

黄子牛 (看看受伤的手)血，止住了。把这红绫子还你吧。 秀 玲 别，天冷。冻了该不爱好了……

〔起风了。雪浪象无数银蛇钻来钻去，舔着荒草。

〔远处传来劳动号子声。

黄子牛 我们的工程大队就在前边。

秀 玲 那我走了 …… 黄子牛 你叫什么名字?

秀 玲 我叫许——秀——玲——(下)

〔江国梁和身穿黑色棉工服、头戴狗皮帽子的工人们 吃力地拖着几条粗大的绳子上。他们跌倒，爬起，再

跌倒，再爬起。他们拉什么呢?这并不重要，只是向 前拼命地拉。

江国梁 (喊着号子)挺直腰哇! 工人们 吭啃!吭啃!

江国梁 站稳脚哇!

工人们 吭啼!吭啃! 江国梁 闷住劲啊!

工人们吭喃!吭啃! 江国梁 向前走哇!

工人们 吭啃!吭啃!吭哨!吭啃!(突然都向一侧滑去) 江国梁 (大喊)不好，滑坡了!闷——住——

〔黄子牛跑下去用行李垫住那看不见的巨大物件，然 后返回。

〔向下滑的人们停住，大家用感激的目光望着黄子 牛。

江国梁 黄子牛，你回来得正是时候!幸亏你把行李垫上了，

不然咱们就白拉这么远了! 工人们 是啊!多亏黄子牛了。

黄子牛 (笑笑，带头喊起劳动号子)兄弟们哪! 工人们 嘿佐!嘿佐!

黄子牛 团结紧哪!

工人们 嘿佐!嘿佐! 黄子牛 一条心哪!

工人们嘿佐!嘿佐! 黄子牛 向前奔哪!

工人们 嘿佐!嘿佐!嘿佐嘿佐!(欢呼)上来啦!! 江国梁 (吹响了哨声)集合!

〔工人们迅速列队。 **江国梁** 原地坐下!

〔工人们立刻席地而坐。

江国梁 今天就干到这儿，晚上是政治学习。有几个事讲一 下：明天各中队指导员要把同志们改造世界观的心 得体会交给我，一份也不能少。这是一。二，明天指 挥部要搞文艺报捷，咱们大队出个打鼓的。谁去?

张穷，我看你去! 张 穷 我敲不好!

**江国梁** 敲不好瞎敲，敲响了就行!

**张** **穷** 是!(小声地)我是鸡巴打鼓一个点儿。 **江国梁** 你说什么?大点声!

**张** **穷** 我说，我说鸡爪子打鼓，七个点。 〔工人们一阵哄笑。

江国梁 第三，黄子牛和小王，你们俩到后勤领两件皮大衣， 就说我说的。今晚去火车站看冻白菜。半夜我安排 食堂送夜餐，做啥吃啥，别问。

**黄子牛** **是** **!**

**江国梁** (拿起一截带焊口的废管子)这是谁焊的焊口?

〔费伍胆战心惊地站起来。 **费** **伍** 我 … …

江国梁 我说过，我们宁要一个过得硬，也不要九十九个过得 去!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是大厦的脊梁，我们要为子 孙万代负责!而这道焊口，经检查有三个砂眼，这是 主人干的活吗?……费伍啊费伍，我看叫你废物也 不委屈!你把这段钢管，找个绳拴上，拎在手里，到 各个中队去，边敲边说：“我不合格，是个废物，需要

回回炉!”听明白了吗?

费 伍(走上前去拎起那截钢管，哭着)大队长，我听明白了



**江国梁** **散吧。**

〔工人们散去。费伍拎着那截钢管呆呆地站着。大 海冷冷地看着江国梁。

黄子牛 (走到费伍身边，诚恳地)别，别背包袱。咱们都需要 改造思想，做自我批评，这是一辈子的事儿……你看 江大队长，是个大学生，现在跟咱滚在一起，看不出 来……

大 海 (忿忿地)妈的!

〔探照灯掠过大雪地。

〔雪野上传来几声母狼凄厉的叫声。

〔暴风雪更猛烈了，发出嘶哑的呜咽声。 〔 光 暗 。

〔漫长的冬夜。

〔大雪地上的一处地窨子。这是北方特有的一种临 时住所。它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是用几根木杆 交叉成十字架，上面再笞上羊草构成的。夜晚来临， 这儿象远处几个地窨子前一样燃起了篝火。篝火旁 插着几根木棍子，上面烤着大头鞋。火堆里烧着土 豆，大海和几个工人围在火堆旁用棍子往外扒土豆， 贪婪地吃着。

〔张穷靠在一根柱子上， 一边蹭痒一边读着《战地快

报》。钱光达在一张几平方米的图纸上爬来爬去，拿 着手电审视着图纸。

张 穷 (眼神不好，吃力地念着)“战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习惯地跳过一段文章)“总部号召全线职工，

以顽强的革命精神为粮食。” 工 人 王 粮 食 ?

张 穷 “食粮。战胜饥饿，克服困难，早日开发……”(看另

一版)听着，这儿有黄子牛的消息! 工人王 黄子牛上报了?啥消息?

张 穷 “ 黄子牛创造发明了增量法，四两大米可出二斤大米 饭。具体方法是：先将大米放入温水中浸泡一小时，

然后放入滚开水中煮至米花状，捞起后再上笼屉 ….. ”

工人赵 操，那不成浆子了。

张 穷 王顺，帮我挠挠，这儿太痒。往上点儿，再往上点儿。 对，对了，使劲儿，使劲!(继续念报)“青年突击队提

出：三年不探家，五年不谈恋爱，八年不结婚…… ” 大 海 应该加一条，“打一辈子光棍儿，不给组织添麻烦。” 钱光达 (笑着)高，实在是高!

张 穷 (毫不理睬)“ 一 支部书记偷吃食堂馒头被炊事员发 现，当炊事员质问这位支部书记时，他说：‘党吃几个 馒头你们还心疼，这象话吗?'这事情被前线工委领

导知道，决定通报批评。” 钱光达 有点意思 ……

张 穷 “钻井1247队提出挑战：日上千，月上万，一年打它 十万米。1268队迎战，鹿死谁手，年底见分晓。”(又

痒起来)王顺，继续挠哇! **工人王** 你可能长虱子了。

**张** **穷** 领导说，这叫光荣虫。 **工人王** 明天去洗个澡吧。

**工人赵** 明天不行。 一三五女同志洗，二四六才是男的洗。

你后天吧。

大 海 喂!过来吃。

钱光达 你这土豆来历不明。

大 海 你别管。不吃可没了。

工人赵 (反复看自己的鞋)唉，我这鞋呀，咋整，底都掉了



大 海 用铁丝儿捆一下，你看我这只。

工人赵 我试了。老往鞋壳栏里灌雪，脚指头冻得钻心的疼。 大 海 哎，你去，把大翠叫来。

工 人 赵 ；不去。叫那娘们儿干啥? 大 海你就说我找她有急事。

工人赵 他男人因公死亡，你别老逗人家。再说，她刚当上临 时工，不敢跟男的瞎扯。真的，炊事班把那几个女的 管得贼严!

大 海 你去不去?妈的光知道吃 …… (推工人赵下)

〔钱光达从图纸上爬起，感到一阵腰痛。 大 海 怎么啦?

钱光达 天太冷，我这腰……

〔工人李提着裤子上场。

工人李 妈呀，咋这么冷啊?王顺帮我把裤子系上，我这手都

冻麻爪了。贼他妈冷，能有零下八十度。 钱 光 达 你们家造的温度计呀?别踩了我的图纸。

**工人李** 钱工程师，你这画的是啥呀?

**钱光达** 一座最美丽的城市! **工人李** 城市?

**钱光达** 它将奇迹般地出现在这片荒原上。 **大** **海** (轻蔑地)尽扯淡!

**钱光达** 我敢用我的脑袋跟你们打赌!要你们输了，就请我 喝一顿。

**工人们** 好!(被钱光达的激动震慑了)

〔黄子牛身上斜背着一串破大头鞋，拎着修鞋的工具 箱和钉拐子，嘴里哼唱着：“哩根哩根——哩根—— 呀!”走上。他可以把任何一首歌全装进“哩根”里唱 出来。

**工人赵** (兴奋地)啊!黄子牛又来修鞋啦!

〔工人们问候黄子牛，他只是笑笑便马上打开修鞋的

工具箱，把钉杨子固定好，操起钉锤儿做起事来。 **黄子牛** 把该修的都拿来，一起修修，保你们满意!

〔张穷和工人王、李、赵拿出几双笨拙的大头鞋，抢着 让黄子牛修。

〔大海将一只脚踏在黄子牛的修鞋箱上。 **大** **海** 先给我修!

**黄子牛** (拿钉锤砸大海的脚)拿下去! **大** **海** 你敢惹我?

**黄子牛** 惹你怎么样?

**大** **海** 你不怕我胳膊粗力气大? 黄子牛 怕啥，有领导哩。

大 海 (大笑起来)黄子牛，好样的!好样的 张 穷 晚上，你一个人在雪地里串帐篷修鞋?

**黄子牛** 嗯 。

**张** **穷** 你不怕? **黄子牛** 怕啥?

**工人赵** 听说前边那座牛棚吊死过一个女人。你不怕鬼? **黄子牛** 不怕。

**张** **穷** 你不怕大雪地里有狼? **黄子牛** 不怕!

张 穷 要是狼咬你呢?

**黄子牛** 我就咬它!(使劲敲着钉锤)用钉拐子砸它!

〔工人们一阵欢笑。大家显然是在开黄子牛的玩笑， 但他态度十分认真，并不生气。

张 穷 不要笑!不要笑!我们只有一个黄子牛。谁也不能 伤害他，大家都来保护他。他太棒了!太棒了!

**黄子牛** (从箱子里拿出一件用旧皮毛拼成的皮背心)设计 师，你腰怕凉，我给你做了一个皮背心，穿上试试。

**钱光达** 太好了!谢谢你。

**黄子牛** 这是用旧皮帽子的帽子耳朵拼凑起来的。

**钱光达** 这简直是艺术品!好手艺。听说，你一个人干很多 种工作?

**黄子牛** 嘻嘻。不是说：我是一块砖，要往哪儿搬就就、就往

哪儿搬嘛。盖在高楼不骄傲，盖在厕所不悲观嘛! **工人们** (一阵欢腾)说得好!

**黄子牛** (叮叮当哨地钉起鞋来，嘴里轻轻地哼唱着)哩呀 ……哩呀……哩呀哩 … …

〔大翠风风火火地上场。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有一种 说不清的魅力。

〔工人赵悄悄地跟在后面复上。

大 翠 大海，你找我?

大 海 瞎，手扎了一个刺儿，想让你帮我挑挑。 大 翠 扎个刺儿，谁不能挑。

大 海 嘿嘿，他们手重。

〔大翠给大海的手挑刺，两人贴得很近，大翠那丰满 的胸脯起伏着，使大海的呼吸急促起来。

大 翠 你咋的啦?

大 海 算啦，算啦……

大 翠 你这人，真是……

〔费伍拎着那截钢管，不停地敲着上场。

费 伍 我……我不合格，是个废物，需要回回炉，回回炉 ……(一头栽倒在地上)。

〔几个工人手忙脚乱地把费伍扶到篝火旁。 大 海 他出去一天，冻坏了。

大 翠 冻伤的人不能烤火! 黄子牛 这，这咋弄。

大 翠 说是，说是要用凉水和雪搓才行。 〔黄子牛跑出去收雪。

大 海 我听说，冻伤的人，最好用女人的身子暖。 大 翠 去你妈的吧!(一赌气走了)

大 海 大翠，我，我不是那个意思……

费 伍 (醒过来)我不合格，是个废物，废物……你们这是干 啥?别管我，我不合格……

〔黄子牛从外收雪回来，大家帮助费伍搓冻伤的手 脚。

**钱光达** 你们要注意，他的精神有点…… 〔工人们沉默了。江国梁上场。

江国梁 大海，你搞什么名堂? 大 海 怎么啦?

江国梁 你们吃的土豆哪儿来的? 大 海 反正不是偷来的!

江国梁 你倒挺会做买卖呀!用罗马表跟老乡换土豆，花花 点子不少呢。

大 海你爱咋办咋办吧! 江国梁 费伍怎么啦?

大 海 他冻伤了。

黄子牛 他精神有点反常 ……

大 海我觉得，你对他的处理有点过分。

江国梁 没那么娇气!我十五岁当兵，十八岁当连长。后来 组织上送我上大学，我是听着首长的批评长大的。

钱光达 他怎么能跟你比，一个胆小怕事的工人…… 〔 停 顿 。

江国梁 钱工程师，你的设计可行性报告我看了，不符合艰苦 奋斗的精神。盖那么多楼，一旦地质储量开采完了，

那些楼房养猪都不合适!

钱光达 这个地区至少能开采一百年。

江国梁 可国家眼下有困难，我们需要还债。 钱光达 能不能把我的报告送给总部?

江国梁 可以。

钱光达 我想 …… 江国梁 你怀疑我?

钱光达 不。我们毕竟是老同学。不过，从前发生的事，我总 觉得……

江国梁 (有些失态地)要是我，就不再提那些事!

**钱光达** 你 … …

〔黄子牛背起修鞋箱欲走。

江国梁 黄子牛，你明天先去食堂工作，想法使大家填饱肚 子 。

**钱光达** 我觉得这不合适。黄子牛心灵手巧，应该调到技术 革新组去，这样能发挥他更大的作用。

黄子牛 不，不。组织的安排是对我的信任，把我放到哪儿都

一 样 。

江国梁 (掏出一份文件)我差点忘了，今天接到文件，总部通 报表扬了黄子牛。我给你们念念：“黄子牛，出身农 民，当过兵，转业后主动要求到高寒地区参加建设。 他干一行，爱一行，是革命的，永不生锈的，万能的， 螺丝钉。他当过装卸工、锅炉工，养过猪，喂过马，修 过车，钉过鞋，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组织上叫干啥 就干啥，任劳任怨，毫无怨言，是前线职工学习的好 榜样。”

**黄子牛** (感动得热泪盈眶)成绩，是组织的，领导的……我的

小本本上只能记不足 …… 工人们 黄子牛，你真了不起!

黄子牛 (激动得浑身发抖，哭泣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为了……一个，共，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工人们敬佩地望着黄子牛。 〔 灯 暗 。

三

〔数日后的傍晚。

〔路口。雪野上有一干草垛，黑鸦鸦的，带几几分神 秘。远处闪着点点灯光。

〔灯光复明。秀玲穿着一身新棉工服站在雪地里，她 不停地跺着双脚，看来已经等待多时了。黄子牛刚 从伙房下班归来，手里还拿着炊事员的衣帽。

〔秀玲躲在干草垛后面学狼叫。黄子牛吓得一屁股 坐在地上。秀玲从后面悄悄地卡住黄子牛的脖子。 黄子牛翻身拼命地挣扎。二人滚在一起。

**秀** **玲** (羞涩地)你，你咋咬人呢?

**黄子牛** 我，我还真以为是狼哩。哎，你在这儿干啥? **秀** **玲** 等你呀!

**黄子牛** 等我?干啥?

**秀** **玲** 说说话呗……你把我忘了呀?

**黄子牛** 哪能呢!你们一家对我们工人那么好! 秀 玲 那我呢?

**黄子牛** 嘻嘻，你，你就更没说的了。(看看四周)回家吧，你 们屯子离这儿好几里路，天又这么冷，出点事啥的



秀 玲 你咋不问问我为啥等你呢? 黄子牛 为啥?

秀 玲 (异常兴奋)我当工人了!你看，我也穿工作服了。

黄子牛 真的吗?(仔细端详着)嗬!可不是咋的，你穿这身

真漂亮。叫你干啥? 秀 玲 电焊工。

黄子牛 真不错，要好好干哪!

秀 玲 那是。你要多帮助我呀…… 黄子牛 我不行 ……

秀 玲 咋不行?上次你帮我家修的拉水车，跑起来悠悠的， 连声都没有。屯子人看了都眼红，美慕得啥似的!

你可真有两下子，手咋那么巧呢? **黄子牛** 那算啥呀，都是家常活计。

秀 玲 (从衣袋里掏出个新日记本)给，作个纪念吧。我在 上面写了几句话……

**黄子牛** 你这是干啥。(欲打开)写啥了?

秀 玲 别，回宿舍看吧。别叫人知道……我们到草垛那儿 坐一会吧。

**黄子牛** 草垛?(有点紧张)我 …… 秀 玲 看把你吓的。

黄子牛 (诚恳地)你刚当工人，要严格要求自己。领导说，要

作风正派，对女同志要、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秀 玲 (大笑起来)这算啥呀!领导这事也管? 黄子牛 这可不是小问题。

秀 玲 我不好吗? **黄子牛** 你 … …

秀 玲 你那眼睛不会撒谎，我知道你喜欢我。有人说，人的 眼睛是草原上的一条小河，通过它可以流到人的心 窝窝里去。要是你害怕这条小河，就让我蹬过去吧。 别怕，这儿没人来。(拉黄子牛坐在草垛旁)

黄子牛 (松口气，望着天空)秀玲，你说，这天到底有多大?

秀 玲 天，大得没有边儿……

黄子牛 天，怎么会大得没边呢?(哀叹着)唉!我真小，小得 就象这片雪花，一口气吹来就化了……

秀 玲 听人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地上就有多少人。不知道 天底下的人都咋活着……

**黄子牛** 咋活着?都在水深火热中。我们要解放三分之二的 受苦人——

秀 玲 (仍望着星空)要是那两颗最亮的星，就是你和我该 多好啊!

黄子牛 那有啥意思，吊在那儿难受着呢……

秀 玲 老天爷让我们脱生个人，兴许是让我们快活的…… 黄子牛 不知道。……人死了，是啥滋味儿?

秀 玲 没人知道。死了的人，没有一个回来过……

黄子牛 人死了，就象一盏灯灭了，再也没有光亮了。对吗? 〔夜空里悄悄地降下细碎的小雪花。

秀 玲 下雪了 …… (仰起头)多好啊!这雪 …… (伸手去接 雪花)你们来了，把大草甸子闹醒了，把大雪地弄黑 了，把我的心也搞乱了……(忧伤地)以后会怎么样 呢?钱光达老师说，要建一座美丽的城市，有街心花 园，还有什么舞厅酒吧，电影院。下班后双双对对地 去看电影，做一个工人的家属多好啊!我做梦都想 ……你做梦吗?

**黄子牛** 做。我在梦里啥事儿都干过，可一醒来就得严格要 求自己……

. 秀 玲 我的手都要冻僵了。

黄子牛 (摘下皮帽子)放这里，暖和。

〔秀玲挨近黄子牛。

**黄子牛** (退缩地)我，我该回去了。还要给队上的人理发，他 们正等着我呢。

秀 玲 你这人 … …

**黄子牛** 要不，我送送你。 秀 玲 不，不用了……

〔大翠跟在大海后面偷偷地上。

**黄子牛** 来人啦!快，我们快走吧。(和秀玲下)

〔大海和大翠两人站在草垛旁。 大 翠 你想干啥?

大 海 不想干啥。

大 翠 不想干啥非让我上这儿来干啥? 大 海 上这儿来干啥，你明白!

大 翠 想占姑奶奶的便宜? 大 海 就 是 。

大 翠 没门儿!(转身欲走)

大 海 (一把拽住大翠)你要不答应，我就不放你走。我看

出来了，你不那么讨厌我，这不算强奸。 〔远处闪过黄子牛的身影。

大 翠 好吧。你想象人似的，还是象狗似的? 大 海 象人似的怎么着，象狗似的怎么样?

大 翠 象人似的，我嫁给你，在屋里的床上，我让你玩个够。 象狗似的，我就蹶在这儿，你不怕着凉你就整……

大 海 (突然跪在大翠脚下，抱住她的腹部)我迷上了你! 我受不了啦!妈的，这冬天的夜真长，躺在那儿我就 想你，想得我发疯!你就象没穿衣服钻进我的被窝， 把我冰凉的身子焙热。我闭上眼睛，你身上的一切 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你的奶子，你大腿中间这地

方 …… (狂乱地)让我看看!让我试试!我还是男人 吗?

大 翠 别，别……我不是那种没心肝的女人，我早就看出来 了。可我们痛快完了又怎么办呢?人，不是畜牲啊



〔大海睁着喷火的眼睛，颤抖着双手解大翠的裤子。 大 翠(抚摸大海的头)大海，我的大海啊!跟我结婚吧。

我虽然是个寡妇，可我还年轻，我的身子比所有女人 的身子都结实。娶我吧，我会好好跟你过日子……

大 海、我，我他妈有老婆!……可又跟没老婆一样。我干 上了这种行道，整年就象在候车室里等车一样，没个 准地方，到处漂流……

大 翠 (失望地)你有老婆 …… (欲挣脱)我 …… 大 海 (拉住大翠)可我稀罕你，我离不开你。

大 翠 可我是临时工，会把我开除的。

大 海 不怕。来吧，快来吧!天再冷，我们的身子是热的。 来吧，我求求你……(抱住大翠滚到草垛里，他们发 出急促的喘息声)

〔远处传来几声母狼的嚎叫。

〔江国梁打着手电上。 江国梁 (听见声响)谁?

〔大海提着裤子飞快跑掉。

大 翠 ((灵机一动便嚎啕大哭起来)快抓流氓!抓流氓— 江国梁 是你?

大 翠 大队长，你可为我做主啊!不然，我是没法活了!这

个臭流氓…… 江国梁 怎么回事?

大 翠 我出来解手，从草垛里猛地窜出一个人来，一下子把 我按倒了。幸亏你来得及时，不然，我就没脸见人了



江国梁 什么样个人?

大 翠 没，没看清……

江国梁 没看清?他离你这么近，又是月亮地儿，就一点没看 清?

大 翠 好，好象，模模糊糊地看见一点……

**江国梁** 这个人肯定不会住得太远。找个时间，我集合队伍，

让保卫股的人带着你认一认。 大 翠 行，行吧……

〔远处又闪过黄子牛的身影。

〔江国梁机敏的眼睛盯着有点慌乱的大翠。 〔灯渐暗。

四

〔雪地黄昏。

〔逶迤的雪丘、冰冻的沼泽，在晚霞的映衬下显示着 神奇的力量。

〔工人们挥动着十字镐在冻土地上刨着敷设管线沟。 雪丘后面闪烁着电焊的弧光。

〔是谁带头哼唱起《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曲，紧接 着所有的工人都随着劳动的节奏哼唱起来。

〔钱光达疲惫不堪地坐在雪坡上。 〔江国梁走过来。

**江国梁** 回去休息吧! **钱光达** 谢 谢……

**江国梁** 今天七一输水管线投产一次成功，解决了整个战区 的供水问题，你布置得很周密。

**钱光达** 这不是我的本行。

**江国梁** (把一迭稿子递给钱光达)你的报告总部没批，其原 因跟我说的一样。不过，你要想开些……

**钱光达** (看着稿子苦笑)说我是享乐主义，搞西方那一套 ……这挨得上边吗?

**江国梁** 你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钱光达** 在学校，你就用这种口气批评我。我总是错误的



**江国梁** 琼芳来信了吗?

**钱光达** 没有。 ……看来你并没有忘记她 ……

**江国梁** (冷冷地)在大学，我们好得象一个人，可是后来发生 了那种事……

**钱光达** 感情并不象科学那样解释生活，我也许做了对不起 你的事。可当时……

**江国梁** 算了吧。(吹响了休息的哨声)

〔工人们把十字镐七扭八歪地插在雪上，然后，围在 一起抽烟，开钱光达的玩笑。

**工人赵** 钱工，你那座美丽的城市喂狗了吧? **工人李** 钱工，你不是拿脑袋跟我们打赌吗? **张** **穷** 要脑袋啥用，还是让他请客吧!

**钱光达** 谢大家不杀之恩!(苦笑)是啊，要这个脑袋有什么

用呢?整个一个混蛋，狗屁不是。 **工人赵** 别客气，您是。

〔工人们一阵哄笑。

**钱光达** (撕稿子给大家)拿去卷烟吧，没用了 ……过些日子 我去屯子里，想法买两只鸡来……

〔工人们接过稿纸，撕着卷烟。 〔钱光达眼里猛地滚出热泪。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马的长嘶声，接着是一串马爬 犁响脆的铃声，和用漂亮浑厚的女中音演唱的歌声：

“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

雪地上跑着三套车 …… ”

〔江国梁似乎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他下意识地走过 去 。

〔工人们也都侧头朝歌声方向望去。

〔琼芳穿着漂亮的表皮大衣，围着火红的长围巾上 场。她一下扑到钱光达的怀里，二人紧紧拥抱。

〔工人们瞠目结舌。 **工人赵** 这阵势 ……

**工人李** 乖乖，没见过……

**工人王** 你懂个尿!这叫那啥……开斯!

〔江国梁转身欲离开。

琼 芳 那是国梁吗?

江国梁 你该给钱光达拍个电报。 琼 芳 我想让幸福突然地降临。 江国梁 你还是那样 ……

琼 芳 你生活得好吗?

钱光达 他是我们的大队长，总头目。

江国梁 (淡淡一笑)走吧，去宿舍洗洗。我告诉食堂晚上给 你们俩炒两个菜。

〔钱光达和琼芳下。

〔秀玲跑上，她望一眼琼芳的背影。

**秀** **玲** 大队长，七一管线突然渗漏。天哪，她可真漂亮…… **江国梁** 严重吗?

**秀** **玲** 什么?对，压力很大，把刚埋上的冻土都滋开了。 **江国梁** 王顺，你是有经验的焊工，你看怎么办?

**工人王** 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停产焊接，二是带压焊接。 **江国梁** 带压焊接有把握吗?

**工人王** 有把握，就是危险。这需要一个人戴上湿手套用力

压住喷水的地方，然后我从一方点焊，向裂缝移动。 **秀** **玲** 我去!我能和我师傅配合好。

〔几个工人争着去。 **江国梁** 弄不好会烧伤手的。

**秀** **玲** 你们别争了。伤点皮肉怕啥，不是还能长上吗!师

傅，走!(拉着工人王跑下) 〔大翠和黄子牛担着饭桶上。

**江国梁** 黄子牛，给大家照常开饭。我去看看。(下) **黄子牛** 开饭啦!开饭啦!

〔工人们拿着饭盆儿排长队等待打饭。 〔黄子牛开始卖饭，他总是不停地干着。

**工人赵** 黄子牛，给大家唱一个解解闷儿。 工人们 唱一个!唱一个!

〔大翠替黄子牛打饭。 **黄子牛** 叫俺唱来，俺就唱。

**工人们** 扭扭怩怩不象样!

**黄子牛** (声音又尖又细又颤抖地唱着) 小河的水呀静静地流，

知心的话儿涌上心头。 往年老牛车水慢悠悠， 家乡何时变模样 …… 啊……啊 ……

〔工人们吃着饭，静静地听着，有点感动了。

〔黄子牛唱时，眼皮老往上翻，他突然一阵眩晕，差一 点摔倒。

张穷 他太累了，太累了 … …

工人赵 我们只有一个黄子牛，可别把他累垮了!

**工人李** 我提议，让黄子牛休息一天! 工人们 同意!同意!

大 翠 你这人哪，逞什么能!看把你累得这个熊样儿。 黄子牛 大伙比我干得多呀。

大 翠 我早看出你病了。(端出一碗面条)这是大队长让我 给你做的肉丝面。你呀，病了这么久还总瞒着大家。

工人们 黄子牛，快吃吧。

**黄子牛** 我又不是病号。(把一碗肉丝面倒在一桶菜汤里) 大 翠 你，你这是干啥呀?

**黄子牛** 放菜汤里，哪怕每人能吃到个肉丝也好。我这不算

个病，就是睡觉少。

大 翠 你这人……真是 ……

〔江国梁拉着工人王和秀玲上场。

江国梁 王顺，你快带秀玲去卫生所把手包包，告诉食堂把病 号饭做上，有啥好吃的都拿出来，就说我说的。(大 声地)同志们!我们的青年焊工许秀玲用自己的双 手保住了七一管线!这使我想起了那些在战场上堵 枪眼的战士!就在刚才，管线沟里泥水喷射，焊花飞

溅，许秀玲同志用双手死死地压住喷射的水柱，那烧 红的铁水在她手边流淌，手套忽忽地冒烟，可她硬是 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着让王师傅把裂缝焊完。

工人王 我，我真有些不忍心……

秀 玲 大队长，你可真能悬乎!这算啥呀，不就是管子漏 了，一边堵着一边焊呗。烫破皮，烧坏肉的，死不了 人!

江国梁 快回去吧，你们今天立了一大功!休息三天。 〔秀玲、工人王下。

〔保卫股的两个人上场后远远地站着。 工人赵 大队长，保卫股的人找你。

〔江国梁到一边与保卫股的人商量事。

〔大海心事重重地走过来。

大 海 刚才，你跟黄子牛挺热乎哇。 大 翠 一边去!

大 海 是呀，要滚了……今晚，我想找你，还在草垛那儿



大 翠 不，我不能再去了…… 大 海 你怎么 ……

江国梁 (老远地喊着)你过来一下! 大 翠 喊我吗?

江国梁 集合，立刻集合!

〔工人们迅速站成两列横队。

〔保卫股的人对大翠说了些什么。大翠的脸色立刻 阴沉下来，显得非常紧张。

**江国梁** 我们出了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给我们工人队伍丢 脸!事情相当严重，可我们有法律，决不能让这种事

情涣散我们的队伍，任何流氓歹徒都别想逃脱!(对 大翠)你认吧，要看仔细。

〔大翠在这排如同黑色雕像的工人队伍中辨认着，不 停地走着。但此刻每一个人在她的目光中都是模糊 的，她的内心极度痛苦。她几乎支持不住了，差一点 大哭起来。

〔场上的人们非常紧张，只有风雪在低吟。

大 翠 (走到大海跟前停了一下，抬起头凝望了一眼，但她

马上离开了，摇头)没有…… **江国梁** 没有?

**大** **翠** 真的没有 …… **江国梁** 你看清了?

**大** **翠** 看清了。

**江国梁** 解散吧，准备夜战! 〔工人们散去。

〔只有大海远远地站着，他虽然背着身，但通过他那 剧烈耸动的肩膀可以看出他在无声地哭泣着。

〔费伍拎着破管子敲喊着过场。

费 伍 我不合格，是个废物，要回回炉……

〔大翠远远地望着大海，她的目光渐渐地变得茫然了。 〔 灯 暗 。

五

〔隆冬的夜晚。

〔马厩临时办公室。土墙上贴着区域图，屋里竖着 一 根根拴马桩，马桩上悬挂着一盏马灯。有一张行军

床和办公桌椅。

〔灯光复明。江国梁在收拾零乱的办公室，象是要迎 接什么客人。

〔秀玲上场。

秀 玲 大队长，你找我?

江国梁 想请你帮我缝缝被子。手好了吗? 秀 玲 (解开手上包着的绷带)好啦!你看。

江国梁 (抓住秀玲解绷带的手)轻点!还是包上吧，天冷，别

感染了。 秀 玲 被子呢?

江国梁 不忙不忙，你先吃点这个。(把准备好的花生、瓜子

和几个苹果摆在桌上)是老同学从北京捎来的。吃 吧 。

秀 玲 这玩艺儿挺稀罕的。

江国梁 吃吧吃吧。别客气。(用水冲洗苹果)

秀 玲 大队长，你平时那么凶，叫人都不敢接近。 江国梁 是吗?

秀 玲 可这会儿，你又挺随和的，看不出是个官。

江国梁 工作时就得狠点，不然谁听你的?可平时，对朋友、

同事，就得讲情感。普通人嘛!(递苹果)要不要削 削皮儿?

秀 玲 ( 拿起咬了一大口)吃苹果还削皮?可真腐化。

江国梁 秀玲，今年，你被评为技术能手了。 秀 玲 真的?

**江国梁** 你在政治上还得要求进步才行。写申请书了吗? 秀 玲 还 没 。

江国梁 要写。我们要重新铸造自己，把自己熔炼成一个真 正的人!懂吗?你是培养的重点，过些时候把你调 到机关来，有机会送你去党校学习学习。

秀 玲 不行不行!俺小学都没毕业，还是干点粗拉的技术 活吧。

江国梁 你很诚实，又大胆泼辣，我挺喜欢这种性格的。

〔 停 顿 。

秀 玲 你，你不是说缝被子吗?拿来吧…… 江国梁 只是开了点线，几针就缝好了。

〔秀玲脱掉棉袄，打开床上的被子缝了起来。

〔江国梁欣赏着秀玲那利索的动作和她那结实匀称 的身材。

**秀** **玲** 大队长，你爱人咋不来看你呢?

**江国梁** 怎么说呢?……我们两年前离了婚。 **秀** **玲** 我，我不该打听这些……你伤心了吧? **江国梁** 没什么 ……

**秀** **玲** 我寻思，她肯定有许多毛病，配不上你。 **江国梁** 不，是她抛弃了我。

**秀** **玲** 别骗俺了。你是领导，头头，又有学问，长得也派



**江国梁** (痛苦地)怎么跟你说哪……天下女人不少，能当妻 子的不多……

**秀** **玲** (停住手)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挑拣，别要求那么高，

人就那么回事呗! **江国梁** 说的是……

秀 玲 (低下头)我说这些惹你生气了吧?……都怪我今晚 提起这些。看你这么难过的样子，我心里很不好受



**江国梁** 我已经想开了。 ……秀玲，你是个好姑娘，淳朴、爽 快、有热情 … …

秀 玲 看你说的。(手被针扎了一下)哎哟，我这手真笨



〔江国梁握住秀玲的手，动情地望着她，男人的天性 使江国梁热血涌动，接着他拥抱了她，热吻了她。 秀玲并没有反抗，甚至得到一种女人的满足，但她 有些紧张和害怕。

〔事情完后，江国梁为自己的冲动似乎有些懊悔和 尴尬。

**秀** **玲** 你怎么不说话?

**江国梁** 刚才，我有点……你生气了吧?(低垂下眼皮) **秀** **玲** 你喜欢你原先的女人吗?

**江国梁** 喜欢。可是她 ……

秀 玲 你别为这事儿伤神，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 女人有的是。天底下女人最多，因为除了男的，就都 是女的!女人这东西，你就得把她辖住，俗话说：打 出的媳妇，揉出的面!

**江国梁** (感到秀玲有点低俗，但又觉得有些道理，尴尬地笑)

.你说得有些道理。

秀 玲 你还想着她? **江国梁** 有:时候想。

秀 玲 我知道，她跟别的男人好了。这个人，你认识吗?

**江国梁** 认识。她跟钱光达结婚了。我本来不该告诉你这 些，可这些天我心里很不痛快，跟谁去说呢?

秀 玲 天哪!就是她吗?前些天在工地上见到的那个女

人?

**江国梁** 就是她。偏偏她又来了。

**秀** **玲** 大伙都知道你跟钱光达是老同志啊! **江国梁** 谁知道，哪块瓦片掉下来打着头呢。 **秀** **玲** 唉，啥怪事儿都有……

〔琼芳拿着一盒咖啡上。 **琼** **芳** 可以进来吗?

**江国梁** 请 。

**琼** **芳** 啊，有客人。

**江国梁** 这是我们的技术能手——铁裁缝许秀玲。我是请她 帮我缝被子的。

**琼** **芳** 一解释就虚伪了。拿焊把的手，做针线活也挺巧的。 **秀** **玲** 粗针大线的。

**琼** **芳** (端详秀玲)这姑娘有一股野味的美。

秀 玲 哪有你漂亮啊!在大城市，长得细皮嫩肉的。

琼 芳 (咯咯地笑起来)她嫉妒啦! **江国梁** (制止地)琼芳。

琼 芳 开个玩笑嘛。这是我给你捎的咖啡，你这人爱熬夜， 喝了提神。不过，可别说我腐蚀革命干部哇!

**江国梁** 你放那儿吧。

**琼** **芳** 国梁，出去走走好吗?

**江国梁** 不行。我还约两个人八点钟来谈话。

琼 芳 (揶揄地)那就不打扰了。别让我这个出身不好的人 影响你进步。(下)

秀 玲 她咋这样呢?怪里怪气的。

**江国梁** 别说了 …… 秀 玲 你怎么了?

〔 停 顿 。

秀 玲 她怎么跟钱工程师结婚了呢?真叫人纳闷。

江国梁 (象对自己)那年夏天，我一直在大西北搞工程考察， 直到秋天才回来。火车是半夜到的站，我冒着小雨 一路跑着往家里赶，当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她…… 我用钥匙打开门，嘴里不停地喊着她的名字。这时， 他们光着身子从床上坐起来，陌生地看着我……我 的头嗡嗡作响，浑身象个落汤鸡，手里还拎着两个快 要烂掉的哈蜜瓜……我感到恶心、羞耻!……不是 为她们，而是为我自己。……接着我听见一个男人 的声音：“我们相爱了，就在刚才……”(冷笑一下)我 这人一直很幸运，天空总是明朗的，可那会儿突然黑 下来……

秀玲(害怕地)我弄不明白，这是什么事儿 ……

江国梁 已经过去了，一切都停不下来。我知道，有比这更重

要的东西…… **秀** **玲** 把她忘了吧。 **江国梁** 忘了?

〔黄子牛站在门外。 黄子牛 大队长，我来啦。

江国梁 来来来，坐吧。

秀 玲 我，我该走了……

〔黄子牛望着秀玲想说什么,但没有开口。

江国梁 (对秀玲)你先回去吧，过些天我再找你谈谈。(送出 秀玲把门拉紧，从办公桌下拿出瓶酒)咱俩喝点酒， 这还有花生米。你知道吗?我被总部任命为工程指 挥部的副指挥啦!来，干一杯!(倒酒，与黄子牛碰

杯)

黄子牛 又进步了。

江国梁 总部通报表扬了我，说我培养出你这样的好工人，指 到哪儿打到哪儿，说我有功。(真诚地)黄子牛，咱们 是亲兄弟一般，我不会忘记你。(又倒酒，喝)

黄子牛 有你这样的好领导，咱就干呗。 江国梁 黄子牛，你是个宝啊!

黄子牛 大队长，你找我是不是想了解那天夜里出的情况? 江国梁 什么情况?

黄子牛 大翠出事的那天夜里，一个人影从草垛窜出来，向南

跑得飞快。

江国梁 你怎么看见的?

黄子牛 我，我去给三中队的人理发，是路过…… 江国梁 什么样个人?

黄子牛 大高个子，晃晃当当的，象，象是大海。(感到事情的 严重)没太看清，虽说是月亮地，可毕竟是晚上啊! 大队长，可别说是我汇报的……我是觉得不向组织 说，心里不安。

江国梁 这事牵涉到法律，是要判刑的。 黄子牛 判了刑，人就毁了……

江国梁 你对组织一片忠诚，我一定为你保密。再干一杯!

黄子牛(有些醉意)不，不行了。我喝酒上头，脸红得象猴腕 似的。你看，我脸红了不是?可你脸就没变色，英雄

海量!(试探地)大队长，你，你说秀玲咋样? 江国梁 这姑娘不错。

黄子牛 你找她谈，谈过情……情况啦? 江国梁 我让她帮我缝被子。

**黄子牛** 咱们是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江国梁** (大笑起来)对对，谁也没有家。黄子牛，我问你，你 得说实话。

**黄子牛** 问吧。

**江国梁** 你，你愿意一辈子打杂吗?(停顿)不想干点别的?

**黄子牛** 小时候在乡下，爹常说：“牛啊，长大了要学手艺，一

招鲜吃遍天哪。”你说，他这思想对吗?

**江国梁** 黄子牛，今天接到通知，总部要办个新技术培训班，

你打算去上学吗?

**黄子牛** 我，我服从组织分配。 江国梁 (兴奋地)好，这好!

**黄子牛** 我想去上学呀!小时候家里穷，读不起书哇……可， 可是……

**江国梁** 可你勇于自我牺牲。对吧? **黄子牛** 我想 … …

**江国梁** 如果，你真想去，我也不拦你，因为上边点名要你去。

可是你一走…… **黄子牛** 我读完书再回来。

**江国梁** 组织上舍不得叫你走哇! **黄子牛** 那，那我也不能叫你为难。

**江国梁** 我就要你这句话!来，干一杯。

〔江国梁站起来握住黄子牛的手，但他醉得差点摔 倒，黄子牛用身体架住了他。两个人互相顶着，好象 谁离开谁都得倒下。这场面有点象孩童的顶牛闷 儿。以下的对话就是在这种姿势中进行。

黄子牛 我相信组织。

江国梁 刚把你树起来，你要是走了，不是拆我的台吗?

**黄子牛** 你这样高看我，我还能说啥呢 ……

**江国梁** 黄子牛，我对你关心得不够，尤其是个人生活。 **黄子牛** 看你说的。

**江国梁** 你信得着我吗?

**黄子牛** 我啥时候有过二心?

**江国梁** 那好!这事儿我就替你做主了。 **黄子牛** 应该替我做主。

**江国梁** 你，你觉得大翠怎么样?

〔黄子牛的酒立刻醒了一半，马上站直身子，江国梁 差一点摔倒，但黄子牛扶住了他。

**黄子牛** 你是想 ……

**江国梁** 我找你，就是为这事儿。今晚我跟大翠约好了， 一会 你们聊聊。

**黄子牛** 我们?不，不不，这事儿你让我好好想想!

**江国梁** 我跟你说，凭我的眼力，大翠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 她绝对配得上你。你和她成了家会很幸福的。还 有，我也省心了……

**黄子牛** 那是，她一结婚，别的男人也就不惦记着了……可我 不想跟她结婚。

**江国梁** 你……这种事组织也不能包办，不过，你可以先跟大 翠谈谈，考虑考虑。

**黄子牛** 不不，还是别谈。你让我琢磨琢磨，心急吃不了热豆 腐 。

〔大翠心事重重地上场。 大 翠 你找我?

〔黄子牛欲走。

江国梁 黄子牛。(对大翠)利害关系我昨天都跟你谈了，你

要想留下就别再犹豫了。黄子牛是个难得的好同

志。好，你们聊聊，我去找大海办点事。(下)

〔黄子牛和大翠坐在一起，他们显得十分窘迫。两人 沉默了许久。

**黄子牛** 你对我有啥意见?

**大** **翠** (平淡地)我对你能有啥意见。 **黄子牛** 真的没有?

**大** **翠** 没有 ……

**黄子牛** 一个人哪能没缺点呢?

大 翠 是呀，没缺点那就不是人了。别往心里去，我这不是

骂你。你到底还是个好人…… **黄子牛** 好人?

**大** **翠** 你觉得我们合适吗? 黄子牛 不，不，不知道…… **大** **翠** 可别委屈了你。

**黄子牛** 快别这么说。我这人没主意……

〔 停 顿 。

大 翠 这地方真冷啊，一刮起大风雪，对面不见人…… 黄子牛 北方嘛。

大 翠 可也有月亮圆的时候，挂在天边象个大银盘子。 黄子牛 饿急了看一眼，倒象个大油饼，想咬一口。

大 翠 (噗嗤笑起来)你有时挺有趣，手也巧。 黄子牛 有啥趣儿?

大 翠 说不来，表面象是没啥心眼，可心里又让人琢磨不 透。

**黄子牛** 我这人，有内秀。

大 翠 拉倒吧，说你白，你就不洗脸了。

**黄子牛** 嘿嘿……(抬头盯着大翠，觉得她挺迷人) **大** **翠** 看啥呢?

**黄子牛** 没，没看啥。你身板挺结实。

大 翠 这儿的人，说我泼，说我跟男人不正经，却不知我的 难处……当姑娘时，总想这世上有一个男人是自己 的丈夫，可他在哪儿呢?偷偷地瞅啊瞧啊，找到了又 象是没有，没有又象是找到了。象个虫似的朝着亮 光飞呀，飞呀……等飞到了才知是个火坑。(潸然泪 下)要是我有个好丈夫，我知道该怎么疼他，温顺他 ……可我就是小姐的心思丫环的命!我知道，你也 看不起我……

**黄子牛** 别哭……我这人就见不得眼泪 …… (鼓起勇气为大 翠擦泪水)

〔大海怒气冲冲地闯进，他一把揪住黄子牛的袄领 子 。

大 海 妈的!你就是出卖朋友的狗奴才!你等着，我记你

一辈子!要是我进大牢，出来第一个就把你宰了!

大 翠 (推开大海)你敢动他一手指头，我就拿菜刀剁了你!

大 海 你，你愿意嫁给这个窝囊废? 大 翠 我愿意!(护着黄子牛)

大 海 只要你同意，我还能说什么呢……上次集合，你只在 我面前站了一下，就走开了……别人问你，你说没看

清，真的没看清……这，这就够了…… 大 翠 你走吧 ……

大 海 记住，世界上哪一个男人，都没有我这样喜欢你…… 大 翠 走吧 … …

〔大海转身跑下。

〔大翠跌坐在椅子上。 〔 灯 暗 。

六

〔春节前的晚上。

〔家属接待站。临时接待家属的棉帐篷内，是横贯舞 台的大通铺。角落里堆着几床肮脏的被褥。

〔琼芳在整理一件毛衣。钱光达呆呆地望着她。不 远处传来阵阵欢笑声和手风琴声。这是黄子牛和大 翠正在举行婚礼。有人喊着：“黄子牛，来一个!黄 子牛，来一个!”

**琼** **芳** 那边闹什么?

**钱光达** 黄子牛跟大翠结婚。

**琼** **芳** 是那个挺有性感的女人吗? **钱光达** 最好别用这种词。

**琼** **芳** 过来试试毛衣。

〔钱光达坐着发愣。

**琼** **芳** 你怎么老是发呆，患痴呆症了?

**钱光达** 我一见江国梁就不舒服。总觉得对不起他。 **琼** **芳** 那你就跟我离婚，去忏悔你的罪孽吧!

**钱光达** 你又来了，我不过是想说……

琼 芳 (吻着钱光达)来，试试毛衣。我用了几个晚上赶织

出来的，我怕把我的大学者冻坏了!

〔钱光达穿上毛衣，琼芳从后面抱住他。

琼 芳 别老想着那件事儿。你没有什么过错，也用不着不

安。不是你挤掉了别人，更谈不上谁战胜了谁。所 有的男人在一个女人面前，都具有同等的权力。

**钱光达** 我们从前是多么好的朋友啊!这事总显得不太好



**琼** **芳** 既然我们真的相爱，总要撕去这层面纱。再说，我不 爱他了 ……

**钱光达** 那天黄昏，从你的眼睛里，我看出你对他……

**琼** **芳** 当然。我和他是初恋啊，当时我爱他爱得怎样昏天 黑地呀!可是后来，在他身上我发现了一种说不清

的东西 …… **钱光达** 是什么呢?

**琼** **芳** 是那种，那种…… **钱光达** 不好的 … …

琼 芳 不，不是。我说不清楚。你知道，我的父亲是资本 家，叔叔在美国。象我这样的人，将来会给他带来麻 烦 。

**钱光达** 你就不怕给我带来麻烦?

琼 芳 (又抱住钱光达，甜甜地)那有什么办法呢?假如我

是一颗灾星，那就让我孤独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吧。 **钱光达** 没有你，我不能活。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琼芳欲脱钱光达的上衣。 钱光达 现在不行，晚一点。今夜我们好好快活快活。我去

洗个澡。(下)

〔后勤主任大大咧咧地闯进。

主 任 哎呀，实在对不起。这不，黄子牛和大翠结婚了，集 体宿舍紧张得也那啥，他们的新婚之夜也只能在这 儿那啥了。

琼 芳 我单独住这栋帐篷，是领导安排的。

主 任 我这也是领导那啥的呀。再说，就要过春节了，许多 探亲的家属都要来那啥，你叫我咋办?对了，今晚还 有两家住到这儿，我还得去接站。(下)

〔琼芳焦躁地走来走去，她好象发现帐篷外有人走 动 。

〔江国梁进到帐篷里。 **江国梁** 我不妨碍你吧?

**琼** **芳** 刚才，站在雪地里的人是你? **江国梁** 是我。

**琼** **芳** 我猜到了。

**江国梁** 鬼才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转来转去。

**琼** **芳** 我不值得你这样……(吻了江国梁一下)

**江国梁** 过去，我幸福得过了头，总是拼命地为你干这干那， 讨你的好。因为我实在太喜欢你了。可现在……我

想，那时候要是痛痛快快地揍你一顿该多好。 **琼** **芳** 今天，你不是用另一种办法惩罚我了吗?

**江国梁** 惩罚?

**琼** **芳** 你在这栋帐篷里又安排了一大堆人。这象古代的群 婚，又象下等妓院。

**江国梁** 别这样想。要是有大宾馆，我会选择最高级的房间 给你住。(有些激动)再见了……琼芳。我被调到总

部去工作了，明天就得去报到…… **琼** **芳** 祝你步步高升。

**江国梁** 有时，我怀疑，这些难道真的那么重要吗? **琼** **芳** 在学院你学习很努力，为什么不搞专业呢?

**江国梁** 有时生活会把你推向相反的方向，使你停不下脚步。

(回忆地)当你和钱光达在一起的时候，我是怎样嫉 妒和愤怒过呀!现在想想真是愚蠢。如果我没有内 在能力吸引别人，那么我愤怒什么呢?为什么要求 别人属于自己，为什么要别人……

琼 芳 这可不象共产党人说的话。你不是正在用顽强的意 志改造工人吗?

江国梁 他们和我们不同。有时也得说点粗话，耍点威风。 如果没有统一意志，中国的事什么也办不成。这是 政治，你不懂……

琼 芳 你又来了，我也不想懂。你总是把人分成不同的 ……为什么呢?也许你不是当年那个快快活活的小 伙子了，你长大了变了……

江国梁 你在这儿呆多久? 琼 芳 我想来这儿工作。

江国梁 最好别来。 琼 芳 你这样想?

江国梁 是啊……不过这跟我没什么关系……

琼 芳 (慢慢地走过去，抓起江国梁的手)你还象从前那样 关心我吗?

**江国梁** 我想告诉你，我准备结婚了。 **琼** **芳** 是吗?能告诉我，她是谁吗? **江国梁** 是一个电焊工，你见过。

**琼** **芳** 你跟她不合适。你是在惩罚我，还是在惩罚你自己? **江国梁** 别说这些了!至少她不会抛弃我……再见吧。(下)

〔琼芳呆呆地坐着。 〔 少 顿 。

〔黄子牛和大翠胸前戴着红花被工人们簇拥着上场。

工人们拿着暖水瓶、镜子、洗脸盆等各种贺礼。

〔一工人手里拿着半导体收音机，里面正播送着广东 音乐《步步高》。

**黄子牛** 吃糖，吃糖!(对大翠)喂，过来给大家点烟。哎呀， 真不好意思，也没买着好烟，就弄了两条“握手”的。

大 翠 (对琼芳)哟，你长得可真漂亮。是做啥的呀? 琼 芳 我是医生。

大 翠 调来吧，我们这儿就缺医生。

〔工人们在另一头帮黄子牛铺行李，同时开一些下流 的玩笑。

琼 芳 你们结婚了，我表示祝贺。

大 翠 唉，还不是把两个行李搬到一块。

**工人赵** 黄子牛，我们走啦。(诡秘地)今晚，你就打井开钻 吧 !

**工人王** 这井位不太好，太密了 ……

**工人李** 一辈子就一回，还他妈挤到一块儿，这叫啥事呢? **工人赵** 啥事儿?都明白……闭了灯还不都跟牲口一样。

**工人王** 黄子牛，你跟老婆在一块睡觉，可是过资产阶级生活 啊 !

**黄子牛** 是吗?那是得认真想一想。

〔工人们一阵哄笑。

〔传来汽车喇叭声。后勤主任领着大海和黑瘦多病 的海嫂、张穷和张妻背包罗伞地上场。

工人李 妈呀，这不成了澡堂子了? 工人赵 操，这整的是啥事啊?

黄子牛 来 啦 ? 张 穷 来啦。

大 翠 来啦? **大** **海** 来啦。

**琼** **芳** 你们都来了? 海 嫂 来哩，来哩。

〔帐篷里突然静下来，出现一个尴尬的局面。

**工人赵** 走吧，别看热闹不怕乱子大啦! **工人王** 这领导也没整明白呀……

〔几个工人下。

〔此时舞台分为四个表演区。黄子牛和大翠在左边； 琼芳和钱光达在右边；大海夫妇紧挨黄子牛夫妻；张 穷靠近琼芳和钱光达。

〔场上没人再说什么,只有整理衣物和行装的声音。 大 翠 我找大队长去!这不是熊人吗?

黄子牛 :一下子来这么多人，你叫他咋办?条件不好，咱们忍 忍吧 。

大 翠 你能忍，我受不了!(欲走)

〔黄子牛拦住大翠，被她不小心推倒。 **黄子牛** 别去啦，替领导想想!

大 翠 不行!

**黄子牛** 别忘啦，你是临时工。

〔大翠停住脚，回头扶起黄子牛。

**黄子牛** 嘿嘿，没啥，两口子吵架。各位一路辛苦，我去给你

们弄点热水，洗洗脚，睡得舒服。(下) 大 海 (望了一眼大翠，对海嫂)拿给大伙吃。

海 嫂 这是俺山东家的地瓜干、落花生，都来尝尝，尝尝吧。 张 穷 你带啥了?也都拿出来嘛!

张 妻 我这有咸鱼和鸭蛋，就是太咸了。

〔黄子牛打水回来，他把水桶坐在铁炉上。

**黄子牛** 这么多好吃的!我这还有一瓶好酒，来来，咱们庆贺 庆贺!

大 翠 有啥值到庆贺的?

**黄子牛** 庆贺咱们成立个大家庭，这还真有点共产的味道哩! 大 翠 (笑了)你呀!真是个活宝。

〔琼芳和大家都笑了。

〔黄子牛搬来一个大货箱子当小桌，大家把吃的东西 摆在上面，围坐在一起。

大翠大嫂，山东家好吗?

海 嫂 好是好，就是没啥吃头，饿死人哩。

大 海 别胡说，叫人给你打了小报告，你就别想回去了。

黄子牛 喝酒，喝酒……

张 妻 真格的!我辽宁那疙瘩也有饿死的。春起时，粮食 不够吃，就吃榆树叶子，吃灰菜，吃得人浮肿，脑袋象 柳罐斗子那么大。

张 穷 不能把你当哑巴卖啦。

黄子牛 来，吃呀。困难时期嘛，国家也承认。大家勒紧裤 带，往后有好日子过。

〔钱光达傻笑着、麻木地走上，他满脸是血，衣服被撕 得粉碎。

〔众人惊呆。

琼 芳 天哪!你这是怎么啦? 钱光达 (仍傻笑着)我，我…… 琼 芳 说话呀!

钱光达 别提了 … …

大 海 谁打你了?我找他们去!

**钱光达** 找谁去呀?算了吧 … … **琼** **芳** 到底为什么?你快说呀!

**钱光达** (要哭了)我记错日子了，闯进了女澡堂子。 ……前

线规定一三五女同志洗，二四六才是男的洗。 **琼** **芳** 那也不能打人哪!

**钱光达** 刚才我去洗澡，没看牌子就闯进去了。 一进门水蒸 气就把我的眼镜蒙上了一层雾，我什么也看不清，心 想就这么脱吧。这时，我猛地听见一个女人尖叫着： “抓流氓!抓流氓!”当时我反应还算快，转身提着裤 子就往外跑。正赶上几个上夜班的工人拦住我，二 话没说，上来就是一顿臭揍。我捂着脑袋向他们求 绕：“我不是流氓，我眼神不好，没看清，没看清啊!” 可他们 ……

琼 芳 (哭着抓起床上的提包，拉着钱光达)走!我们离开 这儿，今晚就离开!他们太野蛮，太不讲理啦!(哭 着)他们凭什么打人，凭什么把人打成这样 ……

大 翠 (拦住琼芳)大妹子，有话好说。你看钱工程师被打 成这样，怎么能走哇?

琼 芳 (丢掉提包，抱住钱光达)光达!你，你受委屈了 …… 〔静场。大雪地起风了。

黄子牛 水热了，大家洗洗吧。钱工，你的盆呢? 大 翠 大妹子，用热水给钱工程师擦擦伤吧。

〔琼芳为钱光达擦洗伤口。

大 海 他妈的!这叫什么事儿。睡觉! 〔 静 场 。

〔雪地上传来一声古怪的叫声。

〔黄子牛脱掉上衣，露出排骨似的光板脊梁。

大 翠 你穷抖擞啥!穿上。

**黄子牛** 这，这要是有些帘子互相挡一挡就好了。 **大** **海** 还不是自欺欺人，有没有一个尿样。

〔女人们总是细心，她们找出各种颜色的床单、旧布

简单地遮挡着。人们隐入帘后。 〔灯光暗下来。

〔从每一处被遮挡的空间里，扔出一件件衣服。 〔难堪的沉默。

〔一会儿传出几对夫妻悄悄的对话。

海 嫂 往哪儿瞅?俺老远地跑来，你一点也不亲热俺。

大 海 (狠狠地)妈的，一朵花插在狗屎上了! 海 嫂 你说啥?

大 海 老娘们家，少问。

黄子牛 这夫妻在一块，算不算过资产阶级生活啊?

大 翠 人家跟你开玩笑，你还当真了。闭了灯，都是那点事 儿。(抱住黄子牛)

黄子牛 (紧张地)别出声，别出声……哎哟哎哟，你一摸我， 我就想笑……(咯咯地笑起来)

大 翠 我真想掐死你 …… 黄子牛 别掐这儿。

张 妻 (搂着丈夫)可想死我了。这一年多，我一作梦就梦

见咱俩结婚的头一夜，你不停地要我…… 张 穷 我浑身不得劲儿 ……

张 妻 你咋的了?这玩艺儿怎么稀面软呢?

张 穷 我痒得钻心，精神集中不到那儿!再帮我挠挠，挠挠



张 妻 你忍忍，先跟我亲热亲热。这几年我就象守活寡似

的 。

张 穷 我，我痒得直想喊哪 …… 琼 芳 你的头还痛吗?

钱光达 好些了。琼芳，我连抱你的力气都没了。 琼 芳 真怕你脑子受刺激，将来搞不了设计啦。 钱光达 我的心血都喂狗了，还搞什么设计啊?

琼 芳 别说了。他们都在等，等什么呢?等别人睡了，还是 等天明 ……

钱光达 我喘不过气来，喉咙里象塞了一团东西。 琼 芳 我直想哭 ……

〔是谁打开了半导体收音机，里面传来《步步高》的广 东音乐。

〔远处传来一种神秘的“咚，咚”声响。它象是人的急 促心跳，又象十字镐敲打大地的声音。紧接着是几 声母狼寻找配偶的长啸。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灯亮。帐篷里的人披衣坐起。

〔保卫股的两个工作人员上场。 **钱光达** (害怕地)找，找我吗?

**保卫甲** 不。大海到保卫股去一下。

大 海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穿好衣服)大翠，要是我回不 来，拜托你把我家属送回老家去。她身体不好 ……

大 翠 你，你要快回来呀…… 大 海 我知道，不怪你……

保卫乙 走吧，我们负责把行李给你送去。

海 嫂 (惊恐地)这是怎么回事儿?大海，你犯什么法了? 黄子牛 (不安地)大海，我 ……

〔保卫股的人带大海下。

〔随着开门，猛地刮进一阵狂暴的大风雪。刹那间， 帐篷，遮挡的各色床单、布帘都随风飘舞起来，整个 舞台一片混沌。

〔帐篷里的人几乎是赤裸裸地站在大雪地里。 〔 灯 光 渐 暗 。

**第** **二** **幕**

**开** **头**

〔 冬的深夜 。

〔一片神秘莫测的大雪地。

〔年老的黄子牛仍在白茫茫的大雪地里独自转着圈 子行走着。他已经疲惫不堪，时而跌倒，时而爬起， 有时不得不在雪丘上爬行，嘴里咕哝着什么 ……

〔歌队悄悄从一侧上场。

歌 队 (领唱)茫茫的雪地望不到边， 混沌的夜空不停地转，

前面后面一样的远， 里面外面一样的宽，

所有的故事都是一个结尾， 所有的道路都是一个圆圈。

(合唱)所有的故事都是一个结尾，

所有的道路都是一个圆圈。 〔歌队隐去。

黄子牛 ……快了，快到家了!你看，那益灯就是我的家 …… (笑着)没啥，道路是曲折的，光明就在前头。 …… 可，可我累了，真的累啦!我，我有点走不动了 ……

(又坐在雪丘上)

〔一个长长的影子缠绕着黄子牛。 **黄子牛** 你是谁?

〔影子的声音：“我是鬼打墙!” **黄子牛** 那都是迷信，你骗不了我……

〔影子的声音：“你没听说过我?”

**黄子牛** 听说过怎么样?小时候奶奶告诉我，遇到鬼打墙不 要怕，等到天亮了，就都化了……

〔影子的声音：“那你就等吧!寒冷、饥饿和这无边无 际的黑暗、迷茫…… "

黄子牛 不能等了，我得冲过去!(拼命地劈打着)他妈的，使 不上劲儿。(大声地)说!鬼打墙是个什么东西?

〔影子的声音：“鬼打墙不是个东西。”

黄子牛 鬼东西，有种的站出来和我交手吧!别象老娘儿们 似的缩在黑影里跟我作对!

〔影子的声音：“拼不拼，我都是胜利者。”

黄子牛 来吧!来吧!我总得有个抓手，总得大干一场，使出 劲儿来!象这种不死不活没着没落我受不了!受不 了!(嚎叫着)啊——(拼命地向前冲去，绕了一圈又 回到原地)他妈的!有时觉着走出很远了，可回头瞧

瞧，还在原地打转转 …… 〔 光 暗 。



〔二十八年后。初冬的夜晚。

〔一片没有个性的楼群中夹杂着的一座矮房子。这

就是黄子牛的家。

〔灯光复明后，大翠在细心地数着一些肮脏的毛票和 硬币，这是她卖冰棍和雪糕赚来的钱。旁边的床上 睡着已经成年的黄小海，他枕边放着一本地图册。

〔黄子牛穿得洋不洋土不土的，背着工具袋从外面进 来。

**黄子牛** 有酒吗?

**大** **翠** (冷冷地)自己看。

〔黄子牛找到酒瓶，猛地大喝几口。 **黄子牛** 天，真冷。

**大** **翠**(夺过酒瓶)大冷的天，不会烫烫再喝呀?喝凉酒，花

脏钱，早晚是病! **黄子牛** 小海，咋睡这么早? **大** **翠** 昨天半夜才回来。

**黄子牛** 这小子不学好，你咋不管管他? **大** **翠** 你咋不管呢?

〔黄子牛仔细端详着黄小海的睡相，他突然发现了什 么,恐惧地挪开视线。

**黄子牛** 小海这个头长得比咱俩都高，你说，他长得象谁呢? **大** **翠** 管他象谁。热饭去吧!

**黄子牛** 这小子，象谁呢……挺眼熟的……

**大** **翠** 这孩子是我跟野汉子生的，你是个绿盖王八。行了 吧?

**黄子牛** 我知道你心里想啥! **大** **翠** 知道就行 … …

〔 停 顿 。

大 翠 事情都了结啦?

**黄子牛** 结了。门上连封条都贴了。

**大** **翠** 你也别为这事儿上火，你们那个修旧利废车间也早 该黄了，一天弄些破闸门呀、轮胎呀、弯头呀，整天敲 敲打打，连个奖金也发不出。

**黄子牛** 它每年为国家节约几十万。

大 翠 几十万?你捞得着一个子儿吗?黄了好，人事科怎

么也得另安排个工作。 **黄子牛** (长叹一声)唉 ……

**大** **翠** 怎么啦?

**黄子牛** 组织上说，保留我六个月的工资，自己找接收单位。 **大** **翠** 自己找接收单位?

**黄子牛** 为了照顾我，组织上格外给我写了份鉴定。(从工具

袋里掏出一份封好的档案) 大 翠 (一把夺过档案袋)我看看!

**黄子牛** 别，别拆开!这是组织上封的，保密。

**大** **翠** 保什么密?我有办法，用水润开，看完了再糊上，一 样。

〔黄子牛默许了。

〔大翠小心翼翼地用水把封口润开。然后她擦擦双 手，掏出一份鉴定。

〔黄子牛害怕地躲开。 **大** **翠** 你过来，我给你念念。

**黄子牛** (紧张地)别，别，还是别念的好…… **大** **翠** 你怕啥?

**黄子牛** 几十年了，谁知道组织上对我啥看法…… **大** **翠** 我念了你就知道了。

**黄子牛** 还是封上吧。

大 翠 你呀!听着!(念档案)“黄子牛在我单位兢兢业业 工作了三十年，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忠实可靠，作 风正派。他干一行，爱一行，做过饭、修过鞋、养过 猪、喂过马，当过木工班班长、房屋维修班班长、锅炉 班班长、炊事班班长、修旧利废车间闸门组组长。他 从不计时间报酬，三十年来从未休过节假日(我们欠 他的节假日大约三百多天),他一心一意为了工作， 是难得的好同志。希望贵单位能予以接洽为盼 …… 工程公司人事科”

黄 子 牛 (激动得眼睛都湿润了)组织上信任我，了解我，这就 行了 ……

大 翠 这个鉴定写得不错，把你的一辈子都证明了。

黄子牛 (兴奋地)嘿!这才是无价之宝!别看现在有的人发 了财，那算啥?有了这份鉴定哪儿都会抢着要我。 人哪，就是别人需要，那活得才有意思!

大 翠 那倒是。

黄子牛 等找到了新单位，得好好卖力气，到时咱也拿点高奖 金，把家里弄得象个样儿!什么冰箱、彩电……对 对，还有地毯。

大 翠 我就不出去卖冰棍雪糕了。每天你下班，我早早地 把酒烫上。

黄子牛 老婆子，咱们也有好日子啦! 〔大翠和黄子牛开怀地笑了。 〔黄小海翻身醒来。

黄小海 吵吵啥?那份鉴定顶个屁用，还不如个二寸宽的纸 条。这么大岁数玩什么天真!

**黄子牛** 你，你再说一遍?

黄小海 (掏出一张纸条)你拿着这个。这是我们同学他爸爸 写的，保证管用。

**黄子牛** (气得撕掉纸条)你少给我整这套!

〔黄小海起身往外就走。 大 翠 小海，你干啥去?

**黄小海** 别管!我今晚不回来了 …… (下) 〔 停 顿 。

黄子牛 他小时候，我给他讲咱们当年是怎么干的，他竖着小 耳朵听，长大了，就不爱听了。他翅膀硬了，想飞走 了……

大 翠 他心里不痛快，想走。(难过地)咱们当父母的，也没 能力帮他。上次考技校，就差两分没录取，有门子的 差二十分都进去了。唉，咱们对不起孩子……

〔小轿车的刹车声。紧接着秀玲和女干事上场。 **女干事** 许主任，这就是黄子牛的家。

〔秀玲披着黄军大衣，剪着齐耳短发。她已经完全变 成了职业干部形象。

秀 玲 我们进去吧。(与女干事敲门进屋) 大 翠 你们是……

女干事 这是工会副主任——许秀玲同志。她代表组织来慰 问慰问老工人。(将一兜慰问品递上)

黄子牛 (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快泡茶!把那盒好烟拿出 来。

秀 玲 别客气，都坐吧，坐吧。昨天，我跟干事来了一趟，没

找到门，你怎么挤到这么个地方? 黄子牛 我一直住这儿。

**秀** **玲** 老黄，生活得怎么样? **黄子牛** 还好，还好!

**秀** **玲** 我代表组织来看看你们，有什么困难啊?有什么要 求啊?都提出来!好改进我们的工作嘛!

**黄子牛** (动情地)你来看我，比什么都强。说心里话，我常常 想起刚认识你的时候……

秀 玲(打断黄子牛的话)我一天穷忙，对你们这些老同志、 老工人关心不够。

**黄子牛** 快别这么说。只要大家心里都惦记着就好。那年冬

天，你下夹子打沙半鸡，把我的…… **秀** **玲** 孩子呢?

**大** **翠** (递茶)出去了。

**黄子牛** 想当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真是……

**秀** **玲** 老工人是我们的财富，也是我们的骨干!不过，在新 形势下我们也要转变观念，学些新东西：老黄，可不 能老抱着过去不放啊!

**黄子牛** (眯起眼睛看着秀玲，象不认识似的)我，我一直在不 停地转变……观……观念。

秀 玲 主要是经济观念。那个叫大海的，你认识吧?他搞 了一个进口汽车配件公司，一下子缓和了我们进口 汽车的维修问题，每年获利几百万。最近省报发了 消息，他是我们这个地区的第一个百万富翁。

**黄子牛** 我听说了…… 〔 停 顿 。

**女干事** (悄声地)大婶，我想方便方便。 **大** **翠** 我带你去。

秀 玲 哎呀，老黄早该住楼房啦!

**大** **翠** 几次他都让了。

秀 玲 回头我找房管部门研究一下，还是住楼吧。室内有

卫生间，方便。

大 翠 真得谢谢你。

秀 玲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大翠带女干事下。

〔黄子牛和秀玲默默地坐着。

**黄子牛** (又鼓足勇气)你，显得老多了 …… 秀 玲 你也老多了 ……

**黄子牛** 你和江国梁结婚这么些年，也没去看看。唉，人多 了，总也碰不上面……

秀 玲 他当局长，我搞工会，各干各的……

黄子牛 一 晃几十年了 ……我总在想，那个冬天雪下得真大

呀，铺天盖地的……

秀 玲一那年，我刚参加工作……

黄子牛 (摆弄手指头)你送给我的日记本，我还留着呢，上面 写着 ……

**秀** **玲** 那时，我很单纯幼稚。唉，我不愿意再提那些没意思 的事了。

**黄子牛** 现在你是领导了 ……

秀 玲 你要我帮什么忙吗? **黄子牛** 不用。

秀 玲 你生我的气了?

黄子牛 我生自己的气!

秀 玲 你也长脾气了 ……

〔沉默。大翠与女干事返回。

秀 玲 听说，你们那个修旧利废车间解散了，许多老工人需

要重新安排工作。这是个大事，要好好研究研究，一 定要安排好，照顾好!选他们最称心的岗位，让他们 快乐地欢度晚年!

大 翠 那就费心了。

秀 玲 你们还有什么要求? 大 翠 我儿子 ……

黄子牛 (生气地)别给领导添麻烦了! 秀 玲 有什么就说，别客气。

黄子牛 没啥了，真的没啥了…… 大 翠 谢谢您的关心。

秀 玲 我是代表组织，不是个人!我走了，还有好几家要看

一 看 。

**黄子牛** (木然地目送着已变得十分陌生的秀玲) … … 〔 灯 暗 。

〔数日后，傍晚。

〔住宅楼内。黄子牛已经搬进了新居。由于没有什 么象样的家俱，室内显得有些空落。

〔灯光复明。黄小海在收拾东西，准备远行。大翠坐 在一边，两眼噙着泪水。

大 翠 你不能不走吗?

**黄小海** …………

大 翠 还是等你爸爸回来吧。 黄小海 我的地图呢?

大 翠 在奖状后面。小海，你走了，妈怎么活呀?

黄小海 (停住手，坐下点燃一枝烟)我跟你说了，我出去走 走，外处看看……

大 翠 你到底要上哪儿?

黄小海 哪儿活得痛快去哪儿!反正这个家太憋闷，我受不 了……

大 翠 要是不好过，就回来。

黄小海 要么死，要么发财!象个人似的回来接你。(停顿) 妈妈，我爱你……

大 翠 小海，这些年我什么都忍受着，就是为了你…… 黄小海 妈妈，我知道你不幸福……

〔大翠的眼一下涌出了泪水。

〔黄子牛疲惫不堪地从外面进来。

大 翠 找到接收单位了? 黄子牛 没 。

大 翠 都两个多月了，这样下去……

黄子牛 我每天跑几个单位，腿都累直了，我不比你急? 大 翠 难 道 他们都……

黄子牛 都挺客气，可就是说不好安排，人员超编，专业不对 口。妈的，我还有什么专业呀?

大 翠 这个月的工资，你领啦?

黄子牛 (把钱扔在桌上)在这儿。

大翠(拿过钱数着)咋这么点儿? 黄子牛 没奖金。

大 翠 那也不对呀!

**黄子牛** 还扣了五十元的国库券儿。

大 翠 (把钱递给黄小海)带上吧。(又从衣袋里掏出些钱)

这是妈妈卖冰棍儿赚的钱，也都带上吧。

黄小海 妈，我有钱。你自己挣的钱，自己揣着吧。人老了，

兜里有钱，才受人尊敬…… 黄子牛 这是什么话!

黄小海 (平淡地)爸爸，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大翠进里屋。

〔 停 顿 。

黄子牛 你想说啥?

黄小海 爸爸，我要走了…… 黄子牛 要走?

黄小海 要走。

黄子牛 往哪儿走?

黄小海 反正我要走，哪怕是去冒险……

黄子牛 现在日子好了，咱们家又搬进了楼房。我不明白，这

儿哪不好?

**黄小海** 我没说它不好!

**黄子牛** 你们这些年轻人哪，整天就知道胡闹，什么都不顺你 们的心!就是天上掉馅饼，你也得伸伸头等着吧!

我看，就是短练，就是缺乏改造! 黄小海 改造成废物?

黄子牛 (立刻沉默了。少顷)啥时候走? 黄小海 一会儿 ……

黄子牛 走吧，留不住你了…… 黄小海 爸爸 … …

黄子牛 (抑制着眼泪)我老了，没用了，是个老废物……

黄小海 爸爸，你辛辛苦苦一辈子，我很尊敬你。是你给了我 一颗善良、正直的心。可我是个不孝顺的儿子，在这

时远离你 ……

黄子牛 (极度痛苦地)走吧走吧? ……

黄小海 爸爸，我有个要求。我走以后，别让妈妈卖冰棍儿 了，大冷的天，有几个人买呢?今后，家里就剩下你 们两个人了，我想，你的工资省着点是够用的。我求 你，陪着妈妈出去玩玩，哪怕是到大草甸子上也好 ……你们也该生活生活，快乐快乐 ……

〔大翠哭泣着从屋里奔出。 大 翠 小海，妈舍不得你走哇!

黄小海 (拎起简单的行装)爸爸，妈妈，再见啦 …… (下) 〔一个较长时间的停顿。

**黄子牛** 还有酒吗? 大 翠 没了。

**黄子牛** 唉，真累呀…… **大** **翠** 那就歇着吧。

**黄子牛** 今天回来，路过火车道，正赶上一列火车开过来。我 不知咋的就冒出个想法，心想，要是往前挪一步…… (笑了)人哪，也就那么回子事儿， 一堆肉， 一滩血



大 翠 可别。人家该说我给你气受啦!

〔黄子牛在衣袋里掏纸卷烟， 一封信掉在地上。 **黄子牛** 有个人，给你捎来封信。

**大** **翠** 给我?(接过信看起来，不由地紧紧咬着嘴唇不让自 己哭出声)

黄子牛 (默默地瞅着大翠)那年，我不该说那句话，想起来心 里就闹得慌。一句话，就一句话，把个人给送进去了 … … 当时怎么就……瞎!图啥呢?听说，那年腊月

最冷的时候，他熬不下去了越狱逃跑，被管教一枪打 在腿上，就这他也没停下，还是拼命地往前爬，那血 哩哩啦啦洒一道，把个大雪地都染红了……结果，抓 回去又加判了十年……

**大** **翠** (猛地把信撕得粉碎摔在黄子牛的脸上)你还有脸 说!

**黄子牛** 大海信上说啥啦?

大 翠 说啥?说他发了大财，要雇个杀手宰了你! 黄子牛 来吧，我光脚的还怕穿鞋的?

大 翠 (断断续续地)老婆死了，孩子送人了……光有钱，顶 什么用啊!……蹲了十八年大牢，出来才平的反 ……信的最后还问你：黄子牛好吗?想起我们在一 起的时候，多有意思啊……我想去你家坐坐，欢迎 吗?(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

黄子牛 哭啥?

**大** **翠** 是你害了他……

**黄子牛** 我?我就不信你那会儿没看清。当时，你们面对面 的站着说话，你能不知道他是谁?后来查这个人，你

就是不想说就是了…… 大 翠 我就是不想说!

黄子牛 为啥?对，你舍不得他。要是这样，你干吗没命地喊 抓流氓?噢，是为了自个的名声、面子、临时工作 ……后来，大海被抓起来了，可你倒是站出来说话 呀?说你当时没坚决反对，是自己同意的，这不就得 了。大海顶多给个行政处分，也不能开除工职，更不 能判为强奸罪。你呢?虽说名声难听点，可大海绝 不会蹲十八年大牢。哼!你这人哪，表面挺硬，实际

是个软蛋!大海遭的那些罪，我心里难受，可你比我 更难受!

〔大翠恼羞成怒， 一下掀翻了桌子，嚎啕大哭起来。 **黄子牛** 别把我当傻子!我说得不对吗?

**大** **翠** (疯狂地扑向黄子牛)你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滚出

去 — — 〔 灯 暗 。

三

〔冬日黄昏。工业的发展以及随之带来的大气污染 改变了气候，使初冬不再象以前那么寒冷了。

〔住宅楼前的一个街口。这里通向许多地方，形成闹 市。

〔几个时髦的小青年叼着进口烟，潇洒地打着台球。 旁边的录音机里放着摇滚乐。

〔两个嘻皮士样的青年，在跳着太空霹雳舞。他们跳 得很放松，技巧高超，如入无人之境。

〔一个卖服装的商贩在极力推销他的牛仔服。

〔乡下进城做木匠活的人，瞪着呆滞的眼睛注视着过 往行人。

〔一个卖冰棍的老女人，也许生意不好，她喊出的声 音都透着一股凉味儿。

〔最惹人注目的是一群走来走去的红男绿女，他们漫 无目的地走着，似乎道路就是他们的主人。

〔另一边是一些老工人挤在一起看着一盘没下完的 棋。这里有着许多我们曾熟悉的面孔。他们显然变

得衰老了，而且在庸懒中透着某种焦躁和不安。

〔张穷枯瘦如柴，他患着花脸病，脸上白一块红一块 的。

张 穷 (用“老头乐”挠着脊背)炮沉底，炮沉底呀!臭棋!

工人赵 瞎支什么?人家那儿有马看着呢!(拿起一张报纸)

去，去去，看报去，看报去!

张 穷 不看还明白，我是越看越糊涂! 工人赵 你放那儿，放那儿，别吃子不算。 **工人王** 我这子儿还没撂下吧?

〔几个人为一个棋子吵起来。

商 贩 ( 声嘶地)美国正宗牛仔服!看一看，瞧一瞧喽!我 这是挥泪破产大甩卖，卖完了今晚回家就自杀啊! 这服装您穿上，老婆看了舒心，情人看了顺眼，冬暖 夏凉，老少皆宜。原价四十八，现价要多少?嘿!您 给二十五块钱，拿走!

张 穷 尽瞎忽悠，那不就是劳动布嘛!

**工人赵** 就是裤裆紧点。

**老女人** 雪糕——冰棍儿!

〔在混乱中大海穿着宽大的皮夹克，手里提着皮箱匆 匆过场。他满脸络腮胡子，走路一瘸一拐的。

大白乎 喂!你们瞧，那是谁?他就是大华汽车配件公司的 经理——有名的大海。我操，那家伙可是发大财了。 银行存款数不清，固定资产几百万，自己有汽车、公 寓，光电话就两台。前些时候到深圳去玩，一个星期 就花了两万多。妈的，听说吃一盘烤乳猪，你猜，多 少钱?

〔下棋的人都抬起头来。 **工人赵** 多少?

**大白乎** 五百元!还是外汇。现在，大小官员经常到他家做 客。

**工人王** 听说他没老婆?

**大白乎** 可娘们儿没少玩!

张 穷 那小子没啥牛的!想当年，我们住在一个帐篷里，他 跟一个叫大翠的女人搞破鞋，叫人家判了八年，越狱 逃跑打伤了腿，抓回来又加判十年。

**大白乎** 当年是当年，现在人的价值变了。你懂吗?

**张** **穷** 你光看发财的，咋没看见破产的呢? **大白乎** 破产?

张 穷 我们邻居刘贵两口子，集资十几万，说到新疆倒一次 哈蜜瓜就能挣几万。结果一车哈蜜瓜叫铁路给压了 两个多月，等卸车的时候成了一堆臭大粪!税务部 门盯着要税，环境保护办盯着罚款，出钱的人跑到他 家抢东西作抵押。弄得两口子走投无路，喝了敌敌 畏，抱在一块死了……

**工人赵** 也挺惨哪……

**大白乎** 中国就得这样，要么发财，要么死去! 〔两个嘻皮士唱着走过来。

**嘻皮士** (唱)“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大白乎** 你不知道唱你爹那个卵子……

**嘻皮士** 你说谁?(一拳打过去)你他妈短练哪!

**大白乎** (捂着鼻子躲开)太野蛮!太野蛮!这就是中国文化 处在分裂状态……

**嘻皮士** 别走啊!我他妈根本就没文化，我就知道活得痛快。

来，找个地方练一趟。

**大白乎** 我没功夫!午饭还没吃呢，我得到那边买个油饼。

(逃开)

〔众人一阵哄笑。

**嘻皮士** 爷们儿，要彩电、冰箱票不?

**工人赵** 家里齐啦! **工人王** 多，多少钱?

〔钱光达柱着拐杖蹒跚着上场。他已经患了半身不 遂，完全失去了当年的光彩。

张 穷 (玩笑地)哎哟，钱工程师，您还没死呀?

钱光达 (呜噜着)到，到马克思，那儿，报到了……说，说，没 有接收单位……先，先挂起来……你，你那花脸，是，

是狗啃的? 张 穷 是娘们亲的。 钱光达 行，行……

张 穷 你夫人不是要带你出国吗?

钱光达 出，出什么国?我，我这样，谁他妈要……

张 穷 也是。别瞎折腾了。好好活几天，等死了，我们工人 给你写篇好悼词。

钱光达 别费心了，没用。你们，请，请我喝一顿吧? 张 穷 为啥呀?

钱光达 当年，咱们打、打赌，你们输了……不是吗?你看，现 在不是，变、变成了一座，美、美丽的城市了吗?

工人王 咱们大伙儿，是该好好请请钱总。当年，他用罗马表 给咱们换了两只鸡吃 ……

**工人赵** 我们不该把你的设计方案，卷了烟 ……

钱光达 (又哭又笑地)我，我这人……总是，赶不上点……现



在，让我干了，脑袋又、又不好用了……(哭起来)我， 我不如死了……

张 穷 别，别这样。你脑袋怕刺激……

工人王 快看!黄子牛又让他老婆给拎回来了。 工人赵 老天哪，他老婆揪他就象抓鸡似的…… 张 穷 唉，又喝醉了……

〔大翠背着酩酊大醉的黄子牛上场。黄子牛上身穿 着西服，下身穿着黄军裤，脚上还穿了一双旅游鞋。 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

黄子牛 (挣扎着)你放下我!放下我……我没醉，没醉!别， 别这样 ……

大 翠 别出洋相了，快回家吧!

黄子牛 (命令地)你放下我!放下!

大 翠 (一赌气将黄子牛放在地上，差点气哭了)没人管你， 死不死!(下)

**工人赵** 老黄，又喝了?

**黄子牛** (晃晃荡荡地站起)喝了。老李他儿子结婚，我给上 灶。真气派!光皇冠牌小轿车就有六辆 …… (又倒 地)还有录像的……

张 穷 (心疼地)老黄，你醉啦…… 黄子牛 没醉!

工人赵 没醉?那你自个儿站起来。

〔黄子牛站起来，但又倒下了。 **工人王** 有尿的，站稳啦!

〔黄子牛翅翅趄趄地站起来，刚要倒下去就被张穷扶 住了。

黄子牛 (推开张穷)我能站住!用不着你扶我 ……

工人赵 黄子牛，还没找到接收单位呀?是不是没人要了?

黄子牛 胡扯!我会没人要?笑话! … … 大局长江国梁，知

道吧?是，是我好朋友。当年在一起喝，喝过酒，他 主动跟我叫兄弟。我跟大翠结婚，是他的介绍人，知 道吧?

工人赵 你行啊，当年领导把你树成万能的，永不生锈的，铮 明瓦亮的螺丝钉。是我们大家学习的好榜样!

张 穷 别说了。

黄子牛 咋的?不服哇……赵三，你也来耍我，是吧?你算个 鸡巴，我一个人干活顶你八个!现在愿意干，老子一 只手提着裤子也比你强!你他妈的 ……

**工人赵** (揪住黄子牛衣领)你骂人?我打你! 〔几个人拉架。

**黄子牛** 放开他!赵三，你想咋的?

**工人赵** 不咋的!黄子牛，别觉着你不错，你现在也是一百斤 面做个点心——废物一个!

**黄子牛** (象是被别人捅了一刀子，站不稳了)没人，没人这样 说……(欲走)

**工人王** 别走哇，过来坐一会儿。

**黄子牛** 我，我喝多了一点，头，头有点那个……(又跌倒在 地)

张 穷 (心疼地)老黄，你喝多了，回不去家了……

**黄子牛** 我有家，也没家。有家没家一个样!老张，你扶我一 把 。

〔张穷扶黄子牛，但又被他推开。 张 穷 我扶你不对，不扶你也不对。

黄子牛 你根本就不对!我是谁，你知道吗?

张 穷 别让你老伴担心了。快回去吧!

黄子牛 我有老伴，也没老伴。我是绝户 …… 张 穷 又胡说了 ……

〔天空飘下细碎的雪花。

〔费伍拎着半截铁管子边敲边上场。他已经是个苍 老肮脏的精神病人了。

费 伍 ……我，我不合格，是，是个废物，废物……需要回回 炉，回炉……

〔张穷扶着钱光达。

张 穷 下雪了，咱们回家吧 ……

钱光达 谢谢，谢谢。(与张穷互相搀扶着走下) 工人赵 老黄，别生我的气，我不是故意的……

黄子牛 (把两手伸向天空，呼喊着)下——雪——啦——

〔摇滚乐突然强烈。两个嘻皮士又跳起太空霹雳舞。

〔那群漫无目的的红男绿女又走来走去。 〔 灯 暗 。

四

〔悄悄落雪的下午。

〔黄子牛的家。黄小海的照片醒目地摆在桌上。 一 个老式的大镜子放在中间，似乎反射许多过去的故 事。整个室内是冷漠单调的。墙角处是一些喝过的 空酒瓶。

〔大翠一个人在镜子前呆呆地望着，她好象在等一个 什么人。她听见小轿车的喇叭声，突然慌乱起来。

〔少顷。大海拎着小皮箱上。

〔大翠和大海的目光交织在一起，两人默默地望着， 千言万语涌上心头。静场。

大 翠 坐，坐吧。(拿出两桶罐装饮料)你现在得喝这个吧? 也不知好不好，第一次买 …… (说完又退回原位)

〔大海一阵酸楚。

大 海 你干吗离我这么远呢?我不会象当年那么粗暴野蛮 了 ……

大 翠 你有身份了，再也不会了 …… 大 海 你们生活得好吗?

大 翠 咋说呢?结婚这么些年，也没买点象样的家俱，你别

笑话就行。

大 海 怎么会笑话呢?我总想来看看，特别想看看你 …… 在监狱里那些年，我就想着你……

大 翠 (哭泣着)大海，我对不起你……那时，我真的一点法 律都不懂。

大 海 当时，我挺恨黄子牛，想出来报复他。可后来想想， 就恨不起来了 ……

大 翠 还用你报复他吗?日子已经够他 ……

大 海 别这样想。

大 翠 (平淡地)结婚三十来年了，想想也没什么特别值得 纪念的事儿。日子过得平平淡淡。他早出晚归，连 假日也不休……以前，还吵架，后来连吵架也很少了



大 海 我有钱，也不痛快。坐牢那些年，老婆病死了，儿子 送人了 ……现在到处打听也没下落……一些女人围 着我，还不都是盯着那些钱哪……

大 翠 我不是个好女人，我害了你，也害了黄子牛。自从咱 们有了那事以后，我跟黄子牛睡觉想的都是……

大 海 (握住大翠的手)我知道你想我。 大 翠 大海 ……

〔 停 顿 。 大 海 孩子呢?

大 翠 (慌乱地)啊，走，走了…… 大 海 去哪儿了?

大 翠不知道…… 大 海 男孩?

大 翠 男孩。就一个……

大 海 (站起身来环视屋内，猛然发现了黄小海的照片)这

小伙子是谁? 大 翠 我儿子。

大 海 他，他长得象我!象我年轻时候!(抓住大翠)告诉

我，他是不是我的儿子?说呀!说呀 …… 大 翠 (抑制不住地哭起来)大海，你走吧……

大 海 能让我见见他吗?

大 翠 我求你，别再折磨我了……

大 海 让我见一眼吧，哪怕是你的儿子…… 大 翠 他真的走了。

大 海 走了?

大 翠 1他脾气跟你一样，又野又犟……

大 海 我有儿子了!有儿子了!好样的，好样的!(拍着皮 箱)把所有的钱，都给他!给我的儿子……让他出 国!留学!

大 翠 那孩子说，他要自己站起来，谁也不靠。

大 海 象我，象我。他在什么地方? 大 翠 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大 海 我明白了……

〔 停 顿 。

大 翠 老黄他要回来了。 大 海 他好吗?

大 翠 他整天喝酒，总是喝得象死人一样…… 大 海 我给他些钱吧?

大 翠 大海，我求你，别在他面前炫耀你有钱，也别笑话他 ……他也许活不了多久了……要是你能劝他少喝些 酒，那我就谢谢你了。

大 海 我照你说的做。(拿出个戒指)为了孩子，你能收下

它作个纪念吗?(拽过大翠的手为她戴戒指) 〔黄子牛拎着酒瓶醉熏熏地从外面闯进来。

黄子牛 对不起，我走错门了…… 大 海 老黄，我是大海。

黄子牛 大海!(扑过去拥抱住大海)我的朋友，咱们也来点

现代人的礼节。大海，你是来报复我的吧?

大 海 你这样说，是撵我出去。 黄子牛 不不，我们是好朋友。

大 海 你好吗?

黄子牛 好好好!没有比现在更好的了。老婆子，今天又得 喝一盅。没啥菜，咱们也得喝。你看电视，人家外国 人喝酒就不讲究吃菜。咱俩好好喝一顿，你要是想

宰我，那我去给你磨刀…… 大 海 别提这些事了。

黄子牛 是啊，你发财了，混出个人样来。可我是穷光蛋!

(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来，一无所有 也得喝酒。老婆子，简单整两菜!

大 海 不，别喝了。

黄子牛 你，你瞧不起我? 大 翠 陪他喝点吧。

大 海 我 ……

黄子牛 你不知道吧?前些日子定技术职称，人事科说我干 得太杂，没法定!细想想，也对。你说我算个什么玩 艺儿哪?(拿酒瓶倒酒，喝起来)来，先干三杯。

大 海 你整天泡在酒里也不是个事儿。 黄子牛 (继续喝酒)你，你说什么?

大 海 今天好好聊聊，把心里话都倒出来，会好受些的。 黄子牛 我没啥说的啦 ……

大 海 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个非常能干的人。现 在只要有本事，比那时路宽。

黄 子 牛 1你是说我吗?别开玩笑了，喝酒! 大 海 跟我干吧。

**黄子牛** 我不懂你的意思……

大 海 到我们公司去，你当仓库主任，我保你高工资! **黄子牛** 你们是谁?尽说醉话 ……

**大** **翠** 是你说醉话!

**黄子牛** 我?不对。是他。

大 海 你不能少喝点酒吗? 黄子牛 什么?

大 翠 大海劝你少喝点酒!

**黄子牛** 那不行。喝少了脑子里老是胡思乱想，睡不了觉 ……酒，是好东西……

**大** **海** 你刚五十多岁，不想多活几年吗? **黄子牛** 多活少活一个尿样!(起身)

**大** **海** 你要干什么?

**黄子牛** 再拿一瓶，这瓶不够。

**大** **海** 你不要这样糟踏自己。从前，我们认为人生只有一 个目标，其实是很愚蠢的，人生为什么只能有一个目 标呢?如果这个不行，那就再换一个嘛!

**黄子牛** (拿酒回来)你怎么总是说呀说呀说呀的，喝酒! **大** **海** 你不想听了，是吗?

**黄子牛** 我这辈子总是听别人教育我。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听 了……

大 海 (愠怒地)那你就去死!

黄子牛 (又喝一杯)是，就是。我人还活着，心，这儿，已经死 了……

大 翠 (擦着泪水)真没办法…… 大 海 老黄，这样下去不行!

黄子牛 不能这样，又能怎样?大海，你怎么也得干一杯，赏

个脸吧?

大 海 (干了一杯)有一天，真的面临死亡的时候，你就特别 想活下去……当年，我从监狱里逃跑，被枪打中以后



**黄子牛** 你说完了没有?

大 海 我倒在雪地上，仰望着天空，想起这世界，这生命



黄子牛 你怎么象老太太似的，磨磨叨叨的。喝! 大 翠 你别喝了!

黄子牛 这关你屁事!

·73 ·



大 翠 (夺过酒瓶子递给大海)不能叫他再喝了!

**黄子牛** (伸手)她是开玩笑，说我放屁都酒糟味儿。把瓶子 给我，给我。

大 海 算了!别喝了。

黄子牛 (乞求地)把酒给我，我求求你!大海，再给我倒一 杯，就 一杯。你要什么?老婆?儿子?你都拿去! 这家里你看什么好都拿去吧!我不在乎，只要给我 倒杯酒 ……

〔黄子牛摔倒，大翠扶住他。 黄子牛 大海，你给我倒酒!

大 海 不给。我看你能不能死! 黄子牛 你这人是糊涂了。

大 海 是你糊涂，还是我糊涂了?

黄子牛 要不就是大家都糊涂了 ……倒酒吧! 大 海 只要你能说明白 —

**黄子牛** 他妈的，我告诉你——我瞧不起我自己!(猛地把酒 瓶摔碎，发出剧烈的破碎声)我不是个人，你知道啥 叫强奸吗?就是违背妇女意志。大海，当年你不属

于强奸，而我才是强奸! 大 翠 强奸?你疯啦!

黄子牛 假的，都他妈是假的!都给我滚，滚出去!你来干什 么?笑话我?

大 翠 走吧。他总是这样 ……

大 海 (被激怒了，上去揪住黄子牛的衣领)妈的!黄子牛， 你听好了!别以为你是什么英雄，你有多悲壮!我 告诉你，你什么都不是!你只是个奴才，离了主子你 就没法活!你怨恨谁?怨我?怨她?怨头头?谁没



一肚子窝囊气?这个世界谁也救不了谁!别等着哪 个上帝来可怜你，安慰你，同情你!你要是个男子 汉，你就堂堂正正地活着。去争，去斗，去闯天下! (从皮箱里拿出几捆钱来)这些钱，你拿去用。把家 弄好点，别让老婆孩子跟你遭罪!(含着泪水)你忘 了我们工友们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只有一个黄子牛 … … (下)

**黄子牛** (抓起钱朝门口扔去)拿走!拿走!我饿死也不要你 的臭钱!(停顿)大海，你回来，回来呀 …… (坐到地 上大哭起来，哭得象孩子一样伤心，委屈中带着愤

怒，象一头受伤的野兽) 〔酒瓶子在地上滚着。

〔大翠走过去抱起黄子牛。 〔 灯 暗 。

五

〔一个恬静的冬夜。

〔局长办公室。这是一处带套间的大办公室，宽敞、 庄严，透过落地窗那宽大的玻璃，可见这座工业城市 的万盏灯火。 一张硕大的写字台上放着黑红不同颜 色的电话，堆满了各种文件、报告等材料。

〔江国梁已是鬓发斑白的老人了。但他仍是精力充 沛，风度翩翩，似乎比当年还具有神奇的魅力。此刻 他正在全神贯注地批阅文件。

江国梁 (抓起电话)我，江国梁!调度长吗?通知，明晨八点

钟召开紧急电话会议。最近受西伯利亚寒流影响， 我地区将有大风雪。要让各厂矿、公司做好防寒准 备，还要保证道路畅通。还有，新开发区要特别注 意，新投产的部分决不能出问题。

〔另一台电话铃声响起。他抓起另一话筒。

江国梁 不行!谁的儿子也不行!他哪儿来的那么大胆子， 敢倒卖几百吨汽油，还不是我们这些头头开的绿灯? ……该抓的抓，该杀的杀，交法律部门。 ……你再说 也没用!啊，不处理，你们提意见发牢骚，处理了，你 们又来说情。好人都让你们当了!(摔下电话，点燃 一 支烟)

〔电话铃声又响起。

**江国梁** (拿起电话)我不是计划生育办，你打错了。(刚欲放 下)等等，我给你看一下号码。 ……34716。

〔敲门声。琼芳上场，她显得有些憔悴，但仍不失当

年的丰韵。 **江国梁** 进来。

**琼** **芳** 打扰你了吧?

**江国梁** 琼芳?快坐吧，我给你倒杯茶 …… **琼** **芳** (忧伤地)不 ……

〔 停 顿 。

**江国梁** 钱光达死了有一个多月了 ……你还这么难过 ……

**琼** **芳** 我说不出是难过还是别的什么。他病得这么久，使

活着的人看了就难受。有时我甚至想，他早一点离 开这个世界也许会更好些。他真的死了，我又感到 非常孤独。在那几间空房子里，我日夜望着那些苍 白的墙壁，我想不起来要做什么 ……

**江国梁** 开追悼会的那天，我流了不少眼泪。不只是为钱光 达，也是为我自己……

琼 芳 你跟他不一样。

**江国梁** 有什么不一样的呢?看起来我还不错……可这算什 么呢?任何一点东西，都是用时光和岁月作代价的。 每一次成功，也许都是一次新的失败。我头发白了， 老了……过完春节就退休了……(停顿)说实话，我 连家都不愿意回，只有拼命地工作……

**琼** **芳** 你是为了发泄……

**江国梁** 有时我想，也许是我把她变成了怪物。你说她怎么 会连一点女人的……

琼 芳 行了，别在我面前说你老婆坏话了。 江国梁 好了，不说。

琼 芳 当初我就说，你跟她不合适。 **江国梁** 那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琼** **芳** 你是军人出身的大学生，领导要提拔你，而我却是绊 脚 石 。

**江国梁** 别说得好听!

**琼** **芳** 真的。我出身资本家，又有海外关系。我说这些干

吗……到底谁错了 … … 〔 停 顿 。

**江国梁** (点燃枝烟)琼芳，我今晚到你家喝杯咖啡好吗? 琼 芳 还有这种勇气吗?

江国梁 (兴奋地)你同意了!好，晚上，八点。 琼 芳 好吧。这是最后一次了……

**江国梁** 怎么?

琼 芳 我是来和你告别的。下周，我就要到美国去了 ……

护照、签证都办好了。美国有我父亲留给我的一份 遗产……

**江国梁** 我不明白，那些年你为什么不走?而现在却要走



**琼** **芳** (痛苦地)别问我 ……

**江国梁** (起身握住琼芳的手)下周，我也去美国考察。可我 是要回来的，而你却要永远地留在那里……(酸楚

地)也许，我们就此天涯孤旅，永远地分手了…… **琼** **芳** 国梁，你的天性里，总有那么一点真的东西…… **江国梁** 我也是人哪!

〔琼芳把头依偎在江国梁的怀里。

〔江国梁的妻子秀玲拎着一大塑料袋东西，风风火火 地上场。

**秀** **玲** 我进来啦!

**江国梁** 她来了。(与琼芳分开身)

秀 玲 来来来，出国的服装我都给你弄好了，先试试，看合

适不?

**江国梁** 回家试吧。

**秀** **玲** 琼芳也在这儿!咋不回家呢? 琼 芳 我找局长有事情。

秀 玲 有事白天办嘛!(从塑料袋里往外掏东西)这是方便 面，这是榨菜。你艰苦点，听说一天补助十美元呢。

美元对人民币的比价是…… 琼 芳 官价是四七，黑市是七、八。

秀 玲 对对!二十天的补助能买个大件。 江国梁 中国官员吃方便面，这好看吗?

秀 玲 咋不好看?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嘛!

江国梁 你呀……

秀 玲 我咋的?我是一个心眼跟你，不象有的女人跳来跳 去!(气哼哼下)

〔江国梁疲惫地靠在沙发上。琼芳上前安慰似的拍 拍他的肩膀，长叹一口气。

〔 秘 书 上 。

秘 书 局长，有人找你。 江国梁 不见。

秘书 他说，无论如何要见你。

江国梁 (看表)好吧。你让他快点。

〔 秘 书 下 。

琼 芳 晚上我等你。(下)

〔江国梁痛苦地捂住脸。

〔秘书引黄子牛上场。黄子牛穿得很整齐，象是做了 认真的准备。他双手拿着一顶新帽子，小心谨慎地 走进来，生怕吵醒别人或是怕弄脏了什么似的。尽 管黄子牛曾鼓足勇气，可一旦进到这庄严、肃穆的办 公室里，他就不安起来，甚至不知手脚该放哪里，或 是怎样开口讲话。

**黄子牛** 你，您好。江国梁同志。 **江国梁** (想着)你是 ……

**黄子牛** 你不记得我啦?我是那个万能的，永不生锈的，螺， 螺丝钉……

**江国梁** (猛然想起)你是黄子牛!

黄子牛 (激动起来)是、是我!您总算想起来了。我说过，您 不会忘记我的……

江国梁 怎么会呢?你老了，我一下子没认出来。你别生气。

坐，请坐吧。

黄子牛 不，我习惯站着。

江国梁 黄子牛，你生活得好吗?

黄子牛 不好。 

江国梁 不好?你觉得哪方面不好呢?比如说 …… 黄子牛 我哪方面都不好。

江国梁 喝茶吧，刚泡的。

黄子牛 谢谢……我不喝。(不住地擦汗) 〔静场。

江国梁 你有什么事情让我帮助吗?是住房、工资，还是子女 问题?

黄子牛 (失望地)没，没什么,我就是想找您谈点事 ……

江国梁 是这样。(看表)我很忙，有事情就快说吧。对了，你 不要用您、您的。

黄子牛 (想好的一些话都忘了)没，没什么事 …… 江国梁 很抱歉，我晚上还有事情。

黄子牛 (不甘心)可是 ……

江国梁 (想了想)你是要揭发谁，还是要告谁的状?

黄子牛 你怎么了?还把我当成二百五吗?我找你就一定是 为了这个?

江国梁 (不悦地)你怎么……

黄子牛 可能，我不该来找你 …… 江国梁 你来总是有点理由吧?

黄子牛 有点理由……你不想为一个人负点责任吗? 〔电话铃声响起。

江国梁 你等等。(拿起电话) ……好的，准时开会。(放下电 话)你说什么,负什么责任?

黄子牛 我找不到接收单位成了废物。我老婆整天掉眼泪， 儿子瞧不起我出走了，这几个月我不停地喝大酒



**江国梁** 怎么会这样?你过去一直表现很好。

**黄子牛** 怎么会这样了?我也整不明白……你还记得那片大

雪地吗?一片白茫茫的 …… **江国梁** 什么大雪地?

**黄子牛** 从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俩喝酒，都醉 了，头顶着头，你说：我们是亲兄弟，还说，不会忘记 我……

**江国梁** 那时候天气很冷，同志们很艰苦……

**黄子牛** 大风雪使劲地刮着，大家拼命地劳动……后来，我再 也没见到过人能那样干活……

**江国梁** 是啊 …… 〔 停 顿 。

**黄子牛** 我跟大翠结婚，不是你的介绍人吗? 江国梁 她怎么了?

**黄子牛** 她，她挺好。可有些事情很难办，从一开始……唉， 真不好说……就是干那种事儿，她都想着别的男人



**江国梁** 别胡思乱想。

**黄子牛** 你说过，人是可以改造的呀!我听从教导，服从指 挥，我干过数不清的工作，我是个听领导话的老实 人，是这样吧?

**江国梁** 大家都如此，这又怎么样?

**黄子牛** 我有过机会，是吧?一次新技术培训班要我去上学， 你说舍不得，刚把我树起来……可你知道，我多想去

上学呀!小时候家里穷 ……

江国梁 (渐渐想起许多往事)喝点茶吧。

黄子牛 我得喝一小口。(拿起茶杯喝了 一 口，又放回原位) 我很激动。

江国梁 事 情都过去了…… 黄子牛 过去就不算数了吗? 江国梁 你这是什么意思?

黄子牛 得问问明白呀!我整天小心翼翼，兢兢业业，拼死拼 活……所有的人都来教训我，把我当个小丑耍来耍 去。这些我都心甘情愿，因为我总有个盼头……

江国梁 盼什么呢?

黄子牛 你们说过很多的呀!都忘了吗?我一辈子感恩戴 德，因为人家给我碗饭吃。可这会我才知道，我出的 力气，不该多得到些什么吗?

江国梁 事情总是不断地变化。过去大家都一样…… 黄子牛 您是我的老领导，总不能翻脸不认人哪?

江国梁 (生气地)这从哪儿说起? 黄子牛 我没了事情做了。

江国梁 那是你跟不上时代了。你没有文化，没有一技之长! 想想看，靠你这样的人怎么能建成现代化呢?

黄子牛 (激怒地)是谁把我变成这样的? 江国梁 这不能怨哪个人。

黄子牛 (大声地)人不是机器!设备报废了可以扔掉，可人 报废了也得活着……

江国梁 历史是无情的，它总是辗着一些人的肉体和灵魂前 进的……

黄子牛 (含着眼泪)我明白了 ……

〔电话铃声又响起。

**江国梁** (抓起电话)过一会儿打来。(放下电话)你明白什么 了?

黄子牛 (伤心地)什么都明白了 ……要是人的心被糟踏了， 那他就不是人了。(强忍着泪水)我受了委屈，想找

你谈谈，尽管你是个局长，我是个普通人…… **江国梁** 你，你冷静点!

黄子牛 (大声地)我不能冷静!我黄子牛是个有天才的人， 我有许多机会都让你给断送了!你想想，这些年你 都说过些什么?我是大家学习的好榜样。你是这样 说的吧?跟大翠结婚是顾全大局。你是这样说的 吧?要彻底改造思想，成为一个新人。你是这样说 的吧?从前我喜欢一个姑娘，她让我娶她，可是错过 了……这几十年大翠睡我身边，可她跟本不得意我! 有个儿子，还是个野种!车间贴了封条，我没了工 作!我不喝酒，还能干什么……我就象做了一场恶 梦，醒来出了一身虚汗，两腿发软，不知咋的好!你 这个大思想家，我心中最了不起的人，你给我说说明 白?!

**江国梁** (感到震惊，不知如何才好)你小点声，小点声

**黄子牛** (暴怒地)我不能小声!我就是要大声嚷嚷，谁愿意 听就来听吧!我现在没什么可怕的了!我解放了! 我明白过来了!我要告诉所有的人，全世界只有一 个黄子牛!

**江国梁** 住口!你向我发牢骚，可我向谁说呢? **黄子牛** 不向你说向谁说呢?

**江国梁** 你现在精神不正常，你先回去吧!回去吧!(推黄子

牛出屋)

黄子牛 (使劲挣扎， 一 甩手无意中打了江国梁一个耳光，看 着自己的手)我，我打局长了，打了……(在极度紧张 中昏倒在地，休克了)

〔江国梁抱起黄子牛将他放到沙发上。 〔秘书闻声跑了进来。

**江国梁** 没什么,没什么,你下去吧 …… 〔 秘 书 下 。

〔电话铃声又响起。

**江国梁** (马上捂住电话)琼芳吗?对不起，今晚我不能去你

家了……对，发生了点事情，很严重……再见。 〔黄子牛渐渐地醒过来。

**江国梁** 你好点吗?

**黄子牛** 我，我这是怎么了?

**江国梁** 没什么,一切都正常。老黄，我希望我能为你做点 事。是求你让我做。懂吗?

**黄子牛** (掏出工作关系)给我的工作关系上签几个字吧 …… **江国梁** 你说，签什么?

**黄子牛** 写上，黄子牛自愿到新开发区工作。

**江国梁** ( 激动地)我签，我签……可那里实在是太艰苦了，许 多人不愿意去。我给你挑一个 ……

**黄子牛** 不。我只是想，让别人把我忘了 …… (站起身来，平

静地走到门口) **江国梁** 还来吗?

**黄子牛** 你挺忙，不来打扰了 ……

**江国梁** 别这样。常来看看我……要是我退休了，就去找你， 我们好好聊聊。 ……用我的车送你吧。

**黄子牛** 不，不用了。

**江国梁** (老泪纵横)你是惟一的一个向我说真话的人。黄子 牛，我心里很不好受……你，你还承认我是你的朋友

吗? …… (默默地低下头)我们对不起你 …… 〔黄子牛离开办公室。

〔江国梁坐在沙发上，又点燃了烟。 〔秘书上，远远地站着。

〔灯渐暗。

六

〔风雪呼啸的冬夜。

〔一切覆盖在茫茫的大雪地里，到处是一片混沌和迷 茫 。

〔狂暴的风雪尖厉地嘶叫着，仿佛要把这块土地和生 灵都生吞活剥掉。雪浪象无数条巨龙翻卷着，在空 旷的荒野上肆虐地狂奔着。 一道道雪丘冰岭逶迤起 伏着，显示出神奇的力量。

〔黄子牛在无垠的大雪地里孤独地顽强地匍匐行进 着。他停下来，努力辨认着方向。

〔歌队悄悄地从一侧上场。

**歌** **队(合唱)一** **片大雪地，**

日夜刮大风，

东南西北分不清， 茫茫雪地真干净。

黄子牛 (呼喊)有人吗?有——人——吗——

〔雪野里传来黄子牛的回声。

歌 队 黄子牛在大雪地里折腾了一夜。他太累了，他实在 走不动了 …… (悄悄离去)

黄子牛 我累了，走不动了， ……我会冻死在这儿吗?我要回 家，回家……不行!我得走，走……(由于体力不支，

从一个雪丘上滚落下来)

〔远处传来一声母狼的长啸。

黄子牛 来吧，要咬死我，没那么容易!咱们试试，试试，我也 有一口锋利的牙齿!啊，我又冷又饿，真挺不住了

……要是有一堆火该多好啊! ……

〔传说快冻死的人，能看到神奇的火光。

〔黄子牛眼前出现了火光。他现在看到的一切都是 红色的。红色的飞雪，红色的荒野。

〔红色的飞雪变成许多精灵，这些美丽的少女不断朝 黄子牛伸出温暖的手臂。

**黄子牛** 啊!真暖，真暖和……你们是来接我的吗?接我回 家，回家……你们真好……

〔当年工人们开黄子牛玩笑的声音出现：“谁也不要 碰他，我们只有一个黄子牛!我们只有一个黄子 牛!”

〔工人们欢呼的声音。

〔雪的精灵们消失了。大风雪更猛烈了。旷野里不 断地重复着：“谁也不要碰他，我们只有一个黄子牛! 我们只有一个黄子牛!"

〔黄子牛终于一动不动地站在大雪地里 ……

〔伴随着猛烈的风雪，舞台上空掉下一排排硕大的红 花圈。歌队唱着上场。

歌 队 (唱)一百里路途我走了九十九，

还有那一里路就是不到头 …… 〔歌声在重复中隐去。

〔黄子牛在大雪地里冻死了。在这个多雪的冬天，工 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

〔灯光全暗。

**——幕** **落** **·** **全剧终**

**危情夫妻**



杨利民

**人** **物**

陈子明：普通职员，业余作家，四十五岁。他有时思 维混乱，有时又头脑特别清醒；有时慷慨助 人，有时又比较小气。长期的睡眠不足和吸 烟过多，使他常常处在一种浮躁而怨恨的状 态中。他善良却不自信，清高却也媚俗，生 活在理想的天堂里而自身却陷入生活的泥 沼 。

刘 坪：陈子明的妻子，微胖，是个漂亮而又精明的 女人。她有着男人的自尊和粗暴，同时又有 着女人的脆弱和虚张声势。她是工人出身 的工程师。

陈子重：陈子明的弟弟，四十多岁。他是个雄心勃勃 的现代富翁，经济活动使他对其他事情变得 冷漠和麻木，然而内心深处也常常处在矛盾 之 中 。

方玉曼：陈子重的妻子。富有使她常常害怕——害 怕别人算计她，害怕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

她占有了金钱，金钱也占有了她。多疑使她 变得有些神经质。

陈晓雨：陈子明惟一的而又理直气壮的女儿。她是 一个实在的全新的人物，传统的价值系统对 她没有多大的作用，读高中二年级，十七岁。

大柱子：三十多岁，弱智，仅有十来岁儿童的思维能 力 。

小来子：乐观自信、有钱又重情义的北方青年。 翠 华：小来子的情人，放荡而又朴实。

赵处长： 一个关心刘坪的领导、老朋友，是个联系群 众的好干部。

**第** **一** **幕**

〔时间：冬日，傍晚开始。

〔地点：陈子明家卧室兼客厅。在中国住房问题没有 彻底改善之前，许多家庭还都是这种样子，在卧室里 也得接待客人。 一张大沙发床摆在靠窗的位置，旁 边是一套老式家具，里面塞满了书稿和小摆设。周 围可利用的空间都放着沙发。其他如衣服架、落地 灯、玻璃茶几、电话、彩电和录音机也都摆放得恰到 好处。地毯和沙发上扔着些靠背软垫子，显得舒适 和随便。卧室兼客厅还有点文化人的味道，挂着油 画和书法之类的条幅。甬道里堆着些拖鞋，同时连 接着厨房、卫生间和另一小间居室。这个甬道很重 要，因为上场的人必经此路，而且透过通向室外的门 可听到楼道里的脚步声。

〔幕启：陈子明母亲的遗像两旁摆着冬青和八宝树。 刘坪和女儿陈晓雨臂上戴着黑纱，惶惶不安地等候 着。

〔正是春节期间，时而有鞭炮声传来。

刘 坪 (害怕地)他们快到家了吧? 陈晓雨 兴许火车误点呢。

刘 坪 (叹气)也不知你爸爸跟你奶奶，能不能最后见上 一 面……(停顿)

**陈晓雨** (不屑一顾地)可能老姑来长途电话的时候，奶奶已 经死了。

刘 坪 到底是什么病呢?怎么这么快就不行了 ……

〔陈晓雨打开收录机，里面传来流行歌曲的声音，她 下意识地动了两下。

**刘** **坪** (火愣愣地)你把它闭了!

**陈晓雨** (顺手关掉)今天是人家的生日嘛!

**刘** **坪** 家里出了这么大事儿，你个小孩芽子过什么生日!

**陈晓雨** 年没过好，生日也不让过。上帝呀，怎么这样不公

平!以后应该改一改。 刘 坪 改什么?

陈晓雨 人生下来先开追悼会，死的时候开欢送会。 刘 坪 那是你奶奶!

陈晓雨 奶奶?……奶奶去年还给我过生日呢! 刘 坪 到底出了什么事?这么快就离开了 ……

陈晓雨 反正是死了。不然，爸爸也不会说带奶奶的骨灰回 家。

刘 坪 (害怕地)你爸爸会怎么想? **陈晓雨** 谁知他怎么想。

刘 坪 (不安地朝遗像走去)咱们家，在你爸爸心里，谁也没 有你奶奶重要。我们登记结婚时，你爸爸就向我宣 布了一条原则，说他可以不要妻子，但不能不要母亲 和兄妹。我当时说，那就跟你老娘过一辈子吧，干吗

还要跟我结婚呢? 陈晓雨 奶奶死了……

刘 坪 (紧张地)那你爸爸会怎么样? 陈晓雨 谁知他会怎么样。

刘 坪 ……其实，我比谁心里都难受。谁知道会这么快呢? 头年秋天去你老姑家时还好好的嘛!当时，你爸爸 在北京进修，我跟你奶奶说，等她儿子回来再说，可 她非要走……

**陈晓雨** 你给爸爸写信，老是不说实话，尽挑好听的说。

**刘** **坪** (愠怒地)那我说什么?我能把家里这些乱事儿都告 诉他?

**陈晓雨** 爸爸是大孝子，奶奶一死，反正够他受的。他每次来 信，都说不让奶奶走，可还是走了……

刘 坪 (粗暴地)那能怨我吗?是你奶奶自己要走的!我说

等你爸爸回来再说，她死活要走，我有什么办法! **陈晓雨** 爸爸心疼奶奶，他有他的道理。

刘 坪 我看他是有毛病!没见哪个当儿子的对母亲恋得那 么深，像个怕断奶的孩子!不管什么事儿，他都站在 他妈一边，就不讲任何标准!

**陈晓雨** 啥标准?爸爸跟你联合起来对付奶奶?

**刘** **坪** 放屁!我对你奶奶咋样?你们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陈晓雨** 问题就出在这儿!大家都爱过劲了，剩下的就成了

怨 恨 。 〔 停 顿 。

**陈晓雨** 妈，我爸爸要把奶奶的骨灰带回家来，放哪儿呀? 刘 坪 (指写字台)我不是把地方都给腾出来了嘛。

陈晓雨 就放这儿呀，那以后呢?

刘 坪 谁知道他要摆到什么时候。

陈晓雨 我害怕。反正奶奶死了，我要把我那屋重新布置 一

下，先把双人床拆了，再把奶奶带来的箱子搬走……

**刘** **坪** (紧张地)什么都别动!这会儿可别惹他发火。文人 发起火来更难缠，又穷又酸。

**陈晓雨** 若是穷还能酸起来，也不容易。就怕一穷，就没酸味 了 。

**刘** **坪** (试探地)晓雨，你想奶奶吗?

**陈晓雨** 怎么不想呢?我上小学时，你们把奶奶从家乡接来， 和我在一张床上住了十几年；要考试的时候，我复习 到深夜，奶奶就坐在床上，给我削苹果，剥瓜子仁。

〔电话铃声响起。

陈晓雨 (接电话)……别来了!别来了!告诉同学们，我的 生日集会取消。 ……礼品?先放宿舍，什么时候举 行 party 等我另行通知!……什么什么?你再说一 遍! ……这消息可靠吗?……田梦、朱兰亚哭得死 去活来……还要自杀?那太过了……(眼含泪水，默 默放下电话)

**刘** **坪** 啥事儿哭得死去活来?

**陈晓雨** 香港影视超级红星张国荣要结婚了 … … **刘** **坪** 他结婚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陈晓雨** 这世上又多了一个不幸的男人……

**刘** **坪** 你奶奶死，也没见你掉一滴眼泪疙瘩! **陈晓雨** 这是两种感情!吃辣椒还掉眼泪呢!

〔 停 顿 。

刘 坪 我不知道你爸爸对我怎么想，反正这些年大家都在 装，装出一个幸福家庭的样子，结果老太太还是走 了。你爸爸怨恨，我也怨恨，大家莫名其妙地怨恨。

陈晓雨 妈妈，别说这些了。爸爸和老叔连夜坐火车去老家

给奶奶办丧事，又连夜赶回来，还不知折腾成啥样儿 呢，你给他们准备点儿吃的吧。

刘 坪 这个年谁也没过好，吃的东西都放在那儿没动。我 也是几夜没睡好觉了，一合上眼睛就是你奶奶：一会 儿在厨房里剁菜， 一会儿在卫生间刷厕所。昨天半 夜把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我梦见你奶奶穿一身黑 棉袄棉裤，盘腿坐在窗台上，怀里抱着个小男孩……

〔楼道里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陈晓雨** 妈，有人来!

**刘** **坪** (慌乱地)快，快开门 ……

〔大柱子傻乎乎地闯进来，他的裤子上烧了个大洞。 **大柱子** (憨憨地)大妈回来没有?大妈回来没有?我给她拜

年，拜年……大妈给我压岁钱! **陈晓雨** (快嘴地)你大妈上天堂了 ……

**刘** **坪** (赶紧制止)多嘴!别胡说!(挡住大柱子的视线，不 让他看到遗像)

**大柱子** 天堂在哪儿?我去找大妈 …… **刘** **坪** 什么天堂，是回家乡了。

**陈晓雨** 大柱子，你的裤裆烧个大窟窿?

**大柱子** 放炮烧的。去年大妈给补上了，今年又烧了，真倒

霉!嘿嘿，你看，透亮的。

**陈晓雨** 大柱子，你咋不娶个媳妇呢? **大柱子** 我爹还没媳妇呢!

**刘** **坪** 回家吧，大妈回来我告诉你。

**陈晓雨** 大柱子，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好吧，你要啥样的?

**大柱子。**啥样的都行啊-  -红的，黄的，蓝的，绿的，都行。 **陈晓雨** 张曼玉行吗?

**大柱子** 我不要!她在电视上跟谁都亲嘴。

刘 坪 (生气地)你这孩子，怎么唬弄一个弱智人?大柱子， 快回家吧，啊?

**大柱子** 大妈回来告诉我，我想她……想她呀……

刘 坪 (把大柱子让到门外，回身)你怎么这样对一个傻乎

乎的人!

**陈晓雨** 开个玩笑嘛。

刘 坪 你不知他对你奶奶感情有多深。前年，他犯抽风病， 躺在大道上，是你奶奶把他拖到树荫下，坐在地上抱 了他一上午，给他喂冰棍、冷饮，才把他缓过来。 ……你还逗弄他，犯病了咋整?他要知道老太太死

了，还不得折腾啊?那还有完? **陈晓雨** 我怎么知道。

〔方玉曼像幽灵似的从门外 一 闪身进来。 **方玉曼** 嫂子，可吓死我了!

刘 坪 怎么啦?

**方玉曼** 你让我喘口气儿 ……

**陈晓雨** 钱太多，撞上打劫的了吧?

**方玉曼** 可能。真的!刚才，我朝你家来，后面有一男人跟着

我，我快，他也快；我慢，他也慢，你说把我吓的…… 刘 坪 那人呢?

**方玉曼** 就在你们楼前，裤子上烧个大窟窿， 一看就不是好 人!

**陈晓雨** (忍不住笑起来)老婶，你遇到的是有名的傻子杀手。 刘 坪 别胡闹了! ……老太太去世了，我这心里乱得很。

你爸爸和你老叔怎么还不到家?

**方玉曼** 这可不是胡闹!人一有钱，谁都算计你。嫂子，你没

听说? **刘** **坪** 什么?

**方玉曼** 紫罗兰歌舞厅的大老板，让人给杀了，死得那个惨

哪，脸都绿了。 **陈晓雨** 脸怎么绿了?

**方玉曼** 说是把苦胆吓破了，都经法医鉴定了。 **刘** **坪** 别说这些了。

**方玉曼** (神秘地)嫂子，我告诉你，自从我家的存款上有这个 数——(比划)

**刘** **坪** 这是多少?五万?五十万?

**方玉曼**我就开始处处小心，我害怕哪天出点什么事儿!现 在，我装了两层防盗门，养了一条狼狗，还安了电子 报警器。 一过晚上十一点，我就把窗户上的铁丝网 通上电。

**陈晓雨** 老婶，你那是家呀，还是碉堡? **刘** **坪** 我看像监狱。

方玉曼 不得不防啊!我那儿子小明，才五岁，我都不敢让他 上托儿所，你说叫人家绑票了咋整?上次晓雨考试， 把老太太送我那儿去住，我都不敢让她下楼，你说出 点事儿咋办?结果老太太还就是招人，跟谁都是那 么实心热情，你敢保证那些人没安坏心?啥人都有， 你说把我吓的 ……

**刘** **坪** 还是好人多呀!你别总疑神疑鬼的。

**方玉曼** 嫂子，我信教了，求上帝保佑我们平安! **陈晓雨** 老婶，你是钱多烧的!

**刘** **坪** 怎么这样跟你老婶说话?没大没小的! **陈晓雨** 老婶，你充其量也就是个土地主婆。

**方玉曼** 这孩子!

**刘** **坪** 还是商量商量老人的丧事吧。

**方玉曼** 不都办完了吗?顶多烧烧三七，祭奠一下。 **刘** **坪** 完?你想得简单，我看是没完……

**方玉曼** 没完……那还能咋样 … …

**刘** **坪** (苦笑了一下)咋样?哼，等着吧 …… 〔停顿。

〔楼梯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刘 坪 (突然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快，快，他们回来了 … … 〔陈子明和陈子重疲惫不堪地冒着严寒从远方回来。 陈子明双手捧着洁白的大理石骨灰盒走在前面，陈 子重跟在后边。

**陈子明** (流着泪水)妈妈，我带你回家了 ……

刘 坪 (也哭出声来)妈，你真的就这样走了 ……

〔刘坪上前接骨灰盒，但陈子明像没看见她一样，把 骨灰盒放在遗像下的桌子上。

**方玉曼** (扑过去大嚎起来)我的妈呀!你怎么狠心就走了



陈子重 (恶狠狠地)行了! 〔方玉曼立刻哑然。 〔停顿。

〔刘坪看着陈子明的脸色。几个人都相互地观察着 神色。

刘 坪 晓雨，快去给你爸爸倒点儿热水，让他们洗一洗。 〔陈晓雨进厨房。

**方玉曼** 大哥， 一路上还顺当吧?买没买到卧铺? **陈** **子** **重** 你就知道卧铺，大哥差点儿没哭死过去。

〔陈子明脱下羽绒服，摘下围脖，坐在沙发上抽烟，一 句话也不说。

〔刘坪站在旁边，她有点儿害怕丈夫那充满怨恨的目 光。

〔陈晓雨端盆热水出来。 **陈晓雨** 爸、老叔，洗脸吧。

**陈子明** 子重，去洗把脸吧。 **陈子重** 我回家洗。

**方玉曼** 大哥，你得想开点儿，不管咋说，妈已经七十多岁了， 也算高寿。

陈子明 不是那么回事……我恨我自己，太迟了!母亲到妹 妹家去了四个月，我为什么不去看看她，把她接回 来!……她七十多岁了，我应该想到 ……

刘 坪 说妈死得很突然，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没让人侍侯。

**陈子明** 要是让人侍候就好了!

**陈子重** 哥，你冷静点儿。

**方玉曼** 大哥，你别太难受了，事情总算办得挺顺利……

**陈子明** 妈妈侍候我们一辈子，最后连个端汤喂药的机会都 没有，哪怕她病上些日子，让我在她身边 …… (又流 出泪水)一路上，我就觉得冷，打心里往外冷! …… 早晨下车，妹夫问我先上医院还是回家。我说，马上 去医院!……车开着开着，我就觉得不对劲儿，这是 把我往哪儿拉呢……太平间的门敞开着，两个男孩 在给一个老人烧纸……我呆住了，那就是母亲吗? 那就是操劳了一生的母亲吗?她怎么会躺在这儿， 儿女们都去干什么了?我跪在母亲身旁，摸摸她那 冰冷的手，我觉得世界是如此的悲凉!母亲最后是

多么孤独 ……

**陈子重** 妈已经死了，说啥都没有用。 **陈晓雨** (拿起热毛巾)爸，擦把脸吧。

**陈子明** ……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可我总觉得太遗憾了，这 遗憾使我一辈子心里都不会安宁!

陈子重 哥，你别空发文人的崇高愤怒了。谁知道会这么快 呢?(掏出厚厚的一沓钱)这是几千块钱，你先用着。 我得回去看看我的公司了。

**陈子明** 你晚去一会儿，你那个公司破不了产。 **陈子重** 那我打个电话吧。(拨电话)

〔有人敲门找陈晓雨。只听陈晓雨堵着门说：“今天 家里有事儿，你别进来了。谢谢你的生日礼物。拜 拜!”

〔陈晓雨端着一盒大蛋糕走进自己的居室。 **方玉曼** 晓雨，晚上最好别吃甜食，会发胖的!

〔刘坪给陈子明倒了杯热茶。

陈子重 (激烈地在电话里议论一桩生意)你跟老大说，这个 价钱不行!我们要把货弄到大连船上，这边还有铁 路，除去运费不说，我们还要打通关节，都得用钱。 ……什么?能挣三万?费这么大的劲儿，挣几万块 钱，我们不做!好了好了，我这儿还有事儿，反正少 于五万，这笔生意我们不做!(放下电话)

**陈子明** (一直盯着陈子重在打电话，脸色很难看)子重，你跟 玉曼回家吧。

**陈子重** 那我先回去，明天再来。

**陈子明** 把钱也拿走! **陈子重** 玉曼，走。

**陈子明** 我说了，把钱拿走!

**方玉曼** (拿起钱)也好，最后再算吧。 **陈子重** 你呀 … …

〔陈子重与方玉曼下。

〔陈子明疲惫地靠在沙发上吸烟。刘坪不安地望着 他 。

刘 坪 你走了以后，我们一直在等消息。

〔陈子明麻木地瞅着一个地方，不知在想什么。

刘 坪 你看，(指着陈子明母亲的遗像)这布置得还行吧?

〔陈子明仍吸烟不语。

刘 坪 我给你煮了粥，先吃一点儿 …… 〔陈子明仍不语。

刘 坪 (拿着拖鞋)来，换上拖鞋吧。 〔陈子明不动。

〔陈晓雨从自己房间出来。 陈晓雨 爸，我去睡觉了。

陈子明 你给我站那儿!我问你，原先你那屋里奶奶的旧照 片呢?

**陈晓雨** 照片怎么了?

陈子明 (从包里掏出一沓旧照片)你奶奶死后，留下个小箱 子，里面有几件衣服，还有一些钱，上面有个纸包，我 打开一看是一沓旧照片，最上面一张就是咱们全家 跟你奶奶的合影。听你老姑说，这张照片她天天都 拿出来看，她想我们……(站起凶狠地)晓雨，你跟我 说实话，你把奶奶的旧照片都给我塞哪儿了?原先 不是挂在你跟奶奶那屋的墙上吗?

陈晓雨 我把那些旧照片摘下来，换成港台歌星了——现在

谁家还挂那些黑白的旧照片!

刘 坪 我记得那些旧照片都收起来了，怎么老太太连这些 也带走了 ……

**陈子明** 因为她不想回来了，这里没有她的立足之地!

**刘** **坪** 你说这些是啥意思? 〔两人紧张地对视着。

**陈晓雨** 又要吵，真没意思……我可要睡觉去了。

**陈子明** (命令式地)晓雨，我告诉你，明天你把那些油头粉面 的、吡牙咧嘴的、十分浅薄的港台歌星影星照片儿， 从你的课本上、玻璃板下、墙上统统给我撕下来，换 上你奶奶这些旧照片!

**陈晓雨** 我现在才知道改革有多么难。 **陈子明** (把拖鞋扔过去)你给我滚!

〔陈晓雨作了个鬼脸跑开。

〔刘坪开始铺床，脱掉外衣，准备上床睡觉。 〔陈子明不动。

**刘** **坪** 你拿孩子撒什么气，有什么冲我来。我知道你想啥。 **陈子明** 知道就行。我真没想到 ……

**刘** **坪** 你没想到的还多着呢。 **陈子明** 行啊 … …

**刘** **坪** (恳求地)你太累了，睡觉吧，明天还有那么多事要处

理 。

〔陈子明气呼呼地把床上的被子抱到沙发上，和衣躺 在上面。

〔刘坪关掉了大灯，打开了床头灯，盖上了被子。 〔 静 场 。

**陈子明** (忽地走过去一把掀开刘坪身上的被子)你给我起

来!你看着母亲的遗像，你能睡得着吗?

〔刘坪陌生地望着陈子明，又把视线移到陈子明母亲 遗像上，忍不住嘤嘤地哭起来，哭得很伤心。

**陈子明** (理直气壮地)哭什么? … … 我妈到底因为什么走 的?

刘 坪 (平静下来)我撵走的。你不是就要这句话吗?

陈子明 你用不着来这个。我告诉你，我妈死了，我现在什么 都不怕了!(故意将靠背垫子摔在地上)打吧!闹

吧!把天弄塌了我也不在乎。

刘 坪 陈子明，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

陈子明 妈妈走时，问我了吗? 刘 一 坪 我记不清了!

陈子明 妈妈不会是生我的气吧?

刘 坪 谁敢生你的气!都是我的不对，行了吧?我们吵来 吵去耽误的只是睡觉。

**陈子明** 我真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走? 〔电话铃声响起。

**陈子明** (拿起电话)啊，是赵处长，对，我回来了……刘坪，找

你 。

刘 坪 (接过电话，客气地)没什么困难，都安排得挺好，你 忙就不用来啦。谢谢，好，有机会再聊。(放下电话)

**陈子明** 你可温柔多了。 刘 坪 对外人嘛!

陈子明 那么对我，对我母亲，你就不能温柔一点儿吗?

刘 坪 那太累，我不能天天装，偶尔装一次还行，自己家的

人实实在在，有啥说啥。 **陈子明** 你这性格就不能改改?

**刘** **坪** **改不了!**

〔刘坪躺下，拉过被子盖上。陈子明又把被子掀起 来。

**陈子明** 你不能睡!你得告诉我，妈妈到底因为什么走的?

原先不是说好的，不走了吗?

**刘** **坪** (睁大恐惧的眼睛)你想怎么样?

**陈子明** 我只想冷静地谈谈，只想弄清妈妈离开的原因。刘 坪，你知道吗?妈妈死亡诊断上写的是心衰，另一个 大夫说是气胸，他们争执不下。妹妹说，妈妈一直喊 着她憋得慌，憋得眼睛都要炸了。他们完全是误诊， 完全是由于乡镇卫生院医疗水平太差所造成的。 (流下泪水)刘坪，妈妈要是不走，她丁能不会死，她 可能不会这么快离开我们……这座城市最好的医生 是我的朋友啊!

**刘** **坪** 要是抢救及时，妈妈可能不会死。我也在想，妈妈到 底为哪件事走的呢?

**陈子明** (缓和地走过去坐在床边)你想想，是哪件事?因为 当时我不在家，可还差几天我就回来了。

刘 坪 ……有一天晓雨抱回一只猫，说没人跟她玩。奶奶 挺高兴，用温水帮她洗那只脏兮兮的猫。可那小猫 一爪子就把妈的手挠了一道口子……

**陈子明** 你没领妈去打狂犬疫苗吗?猫和狗同样能使人患狂 犬病的。

刘 坪 你让不让我说? 陈子明 好，好，你说。

刘 坪 我托了不少人才弄到狂犬疫苗，给妈妈打上。猫留 下来，挺乖，可影响晓雨学习，我一赌气把猫送到火

车站去了!晓雨哭，老太太也跟着掉眼泪…… **陈子明** 不就是一只猫吗?留下就完了!

**刘** **坪** 你说得轻松，到发情期，那猫叫得全楼都听得见。

**陈子明** 我妈不会为这事走!她不是那种不通情理的老人 ……不对 ……

**刘** **坪** 还有……就是晓雨期末考试，我跟妈妈商量，让她到

弟弟家住几天。 **陈子明** 为什么?

**刘** **坪** 妈妈要看电视，晓雨不安心复习，总跑过来看那些港 台的黏黏糊糊、没完没了的电视剧- 可我又不能 不让妈看，她看得有来道趣的，但她看就要影响晓雨

复习，所以我就劝妈去弟弟家住几天…… **陈子明** (忽地火了)你这不是撵我妈走吗?

**刘** **坪** 你怎么这样说话?妈妈同意了的呀!子重来小车把

她接走的，当时高高兴兴，还嘱咐晓雨好好学习。 **陈子明** 刘坪啊刘坪，看来你从来就不理解我!

**刘** **坪** 从来从来，一张口就是从来!你说这话真让我恶心! 〔刘坪与陈子明大吵起来。

**陈子明** 刘坪!我求过你，我说，我对你没有任何奢求，只希 望你对母亲好点儿!

刘 坪 你这是人话吗?我跟你结婚二十年，难道就是为了

让我对你母亲好点儿吗?就没有别的吗? **陈子明** 这不影响别的。

〔陈晓雨从里屋出来。 **陈晓雨** 来人啦!还吵?

〔陈子明和刘坪戛然而止，后看看没人来，又理直气 壮起来。

**陈子明** 我才不在乎呢，撕破脸皮打吧! **刘** **坪** 你不在乎我怕啥?

**陈晓雨** 对!干得好!爸，你是萨拉热窝的瓦尔特，妈是伊拉 克的萨达姆，你们就打吧!我妈来个“飞毛腿”,我爸

来个“爱国者”,叮，咚!

**陈子明** (哭笑不得)你这孩子 …… **刘** **坪**、没个正形!

〔真有人敲门。

**陈晓雨** 你看，我没骗你们吧。(去开门)

〔混出人样的小来子和他的小情人翠华扭扭打打地 进来。

小来子 (嬉笑着)大哥!我给大娘拜年来啦，还领来个对象， 让她瞧瞧，省着她老操心!(猛然发现遗像)哎呀! 我操……这咋的啦，啊?这啥时候的事呀?啥时候 的事呀?……咋不说一声啊!大娘啊 ……

**陈子明** 初二在家乡过世的 ……

**小来子** (跪倒地上)大娘，我来晚啦，我给你磕头。(指翠华) 你他妈傻呀?过来，给大娘磕头!

翠 华 磕啥头哇!人家现在都讲究默哀!

**小来子** 你说咋尽死好人呢?像我这驴尿马蛋的咋不死呢! 刘 坪 快坐吧。

**陈子明** 给来子拿烟!

刘 坪 (递烟)你大哥初二早晨上的火车。 **陈子明** 事情突然，也没来得及告诉朋友。

**小来子** 别人不告诉，我还不告诉?老太太拿我当亲儿子似 的。每次从拘留所出来，大娘总给我做一顿好吃的； 就是半夜敲门进来，也要披上衣服给我煮碗面条!

大娘教我学好，让我走正道，帮我出钱做小买卖。这 会儿，我有钱了，像个人样了，大娘又张罗给我介绍 对象，一个不成就再换一个，一连看了七八个。

翠华你他妈累不累呀!

小来子 大娘，我对不起你……(对陈子明)今天，我花钱雇了 个“马子”,寻思骗骗大娘，省得她老操心。没想到， 她还闭上眼睛了……

翠 华 哇!你他妈犊子，拿我充数啊!你连死人都骗，你缺 不缺德?

**小来子** 说好了，一把一利索!

翠 华 不行!咱们回去就结婚，你当着大娘的亡灵表个态!

陈晓雨 我看不错!

刘 坪 你别插嘴!

小来子 结婚!你扯呀?你跟多少男人鬼混过，人家叫你啥 ——交通车!

翠 华 我真的不想那样了!我改还不行吗?来子，我真的 好喜欢你!

**小来子** 一边去!(掏出一沓钱)大哥，这是一千块钱，你先用 着，回头我再给你提!

**陈子明** 钱够用，你先拿着，缺了我再说话。

**小来子** 大哥，你瞧不起我!你要这样，我就当着大娘的面把 它烧了。我小来子不跟钱叫爹，生不带来，死不带 去，玩玩痛快!钱是什么?钱是纸。人得讲感情! 这世界光剩钱，没了感情，要它有屁用!董辉离婚， 儿子在我店里住了半年；老伍死了，女儿要去加拿 大，我出一万 · 是朋友得够意思!大哥名气大，我 高攀不上啊?

陈子明 我……我收下。

小来子 明天早晨，我带车来。翠华，走。 翠 华 那结婚的事儿……

小来子 你傻呀!走!(拉着翠华走了) 陈晓雨 这俩人，挺有意思。

刘 坪 睡觉去!

〔陈晓雨走进里屋。 〔 停 顿 。

陈子明 像我母亲这样的老人，谁不说她好。 刘 坪 我也没说她坏。

陈子明 可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连句话也没留下。 刘 坪 怎么是不明不白呢?你别找碴儿!

陈子明 那她到底为什么走的?你说了半天也没说明白 刘 坪 我说不明白，你说呀!

陈子明 总不能因为我才走的吧? 刘 坪 那也很难说。

陈子明 反正每次争吵，最后都是我打白旗 刘 坪 因为你不讲理。

陈子明 是我不讲理，还是你不讲实情?就像你刚才说的那 件事儿，让妈妈到弟弟家住几天，原因是晓雨复习。 可妈妈会怎样想?她的第一感觉是让她走，首先是 走!母亲听了这话，能不伤心吗?能不感到自己已 经不受欢迎了吗?

刘 坪 即使这样，我又有什么错?每个子女都有抚养老人

的责任，她到弟弟家去住一段怎么就不行?

陈子明 哼!抚养?妈妈都七十多岁了，每天还为我们下厨 房，做三餐饭，到底谁抚养谁?你就是雇个佣人，每

月还得付百八十元工钱吧?

刘 坪 (狠狠地)你要这么想也行。是我把她赶走的，我把 一个佣人赶走了。

**陈子明** 你终于承认了!(走到遗像前)妈妈，我对不起你



**刘** **坪** 你想听吗?那我都告诉你! **陈子明** (吃惊地)当然想听。

**刘** **坪** 晓雨考完试，我把母亲接回来，因为九月初九是她的

生 日 。

**陈子明** 你总还记得。

**刘** **坪** 我开始筹备生日的晚餐，你弟弟说由他购买精瘦肉。 我说家里冰箱的肉太肥，又不新鲜，你买也可以，但 要下午四点钟以前送到，我好炒菜。事情就这么定 下来了。那天家里来了许多人，光蛋糕就摆了两桌 子，老太太高兴得一直合不上嘴。可是你弟弟陈子 重一直没来，我急得团团转。客人等着吃饭，晓雨饿 得用手抠蛋糕吃，最后我只好用冰箱里的肥肉炒的 菜。一直到晚上八点钟，你弟弟才拎着“大哥大”闯 进来。那天我是发火了，还气得哭了一场，连妈妈的 生日晚餐也没吃，客人也都不高兴。我实在吃不下， 笑不出来……

**陈子明** 你就不能装一装，把这个场面圆下来?生活有时也 需要逢场作戏，你懂吗?

刘 坪 (伤心地)是呀，像你一样，所有的人都埋怨我。晚上 十一点了，我看妈妈还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就走过去 说：妈，我惹你生气了?妈妈第一次朝我发火，说，还 不都是为了你!肉，肥了、瘦了，有什么关系?看把

家里闹的……我也火起来——这不是肉肥肉瘦的 事，而是他们没把母亲的生日放在心上!

陈子明 别说了，别说了，我的头都要炸开了!你就不能变得 大气一点吗?海湾战争，太阳黑子，大陆下沉，世界 流行艾滋病，苏联解体，而你却在这里和母亲为肉肥 肉瘦的事打得不可开交，闹得她如此伤心。(长叹一 声)我现在才感到哲学和美学在这个家里多么苍白。

刘 坪 是呀，我们已经不是一个档次了 用你的话，叫层 面。可我就生活在这么具体的琐事之中。

陈子明 (点燃烟) … …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对妈妈来 说，肉肥了瘦了无关紧要。爸爸是矿工，旧社会几乎 吃不到肉。六○年每户半斤肉票，大家都排队挤着 要肥的，可那肉瘦得跟狗肉一样。我不知道这个世 界发生了什么,肉瘦了苦恼，肉肥了也苦恼 ……

**刘** **坪** 日子不好过苦恼，日子好过还是苦恼 ……

**陈子明** (流下泪水)妈妈死了 ……可有谁知道妈妈的历史 呢?有谁知道这个女人的一生呢?或许儿子能比别 人记得长一点……(使劲地吸烟)刘坪，你知道，我父 亲死时我并没有怎么伤心。父亲在矿井里砸伤，他 病了三十六年，给母亲带来三十六年的艰辛劳苦，给 我们家笼罩了三十六年的阴影，穷困，就不用说了， 几乎见不到钱。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跟母亲架着 板车，没完没了地送父亲住院，又接他出院。(停顿) ……母亲挣钱养活父亲，养活儿女，操持这个家。她 给煤黑子洗衣服，洗三十个人的衣服，而一个人才向 她交五毛钱，五毛钱哪!……就为这，母亲洗不完的 脏衣服，泼不完的脏水，双手都泡烂了呀!……六十

年代大饥荒，人看到啥都想吃，母亲为了让我们能活 下来，冬天在大雪地里捡冻白菜帮子，半夜到糖厂背 甜菜渣子。可她还要精心侍候父亲，把全部细粮留 给他。我们吃菜帮，父亲吃炒菜心；我们吃粥，母亲 就捞两碗干的给父亲!为了 ……

**刘** **坪** (疲倦地)这些事，你说了许多遍了。

**陈子明** 是啊，晓雨听这些事，就像我们听旧社会一样。可这 才是多久的事情啊! ……母亲死了，这个世界仅存 的一代最忠贞、最善良的女人永远消失了 ……

**刘** **坪** (佯笑)你不能要求现在的女人都像你母亲一样!

**陈子明** 我们总希望变化、变化，可变化了以后又怎么样呢?

我真弄不明白，肉肥了肉瘦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则问 题吗?对母亲这样经历的人，她会把肉肥肉瘦的事 看得那么重吗?肥了就吃肥，瘦了就吃瘦，在她看来 最重要的事是叫大家高兴。而你呢，非要为肥肉瘦 肉的事较真儿，这值得吗?你就不能把肥肉瘦肉的 事看轻一点儿吗? …… (茫然地望着母亲的遗像，又 陌生地看着刘坪)刘坪，母亲的死，你有责任，至少是 一种遗憾。这在我心里已经形成了障碍，这个障碍 我很难跨越过去……也许我要离开这个家，我们从 此分手，各走各的路……

**刘** **坪** (粗野地吼起来)你滚!你现在就滚!抱上你娘的阴 魂，上天堂去吧!(大哭)

〔陈晓雨开开门缝，呆呆地望着。

陈子明 (扑过去，揪住刘坪的睡衣)你……你 …… (气得发 抖)你别以为我软弱可欺，我也可能说着说着忍不住 干出蠢事来!

刘 坪 怎么?你还要杀了我?

**陈子明**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我求过你，求过你，每次写 信我都求你，别惹母亲生气，你答应得好好的。可你 却为肥肉瘦肉的事把母亲气走了，而且遗憾地死了



刘 坪 陈子明，你他妈的太没良心了!

**陈子明** (惊呆)你敢当着我母亲的骨灰骂她?骂她?好吧， 你把衣服穿上。

〔刘坪抖抖索索地穿衣服。 **陈子明** 裤子，裤子……

刘 坪 鞋也要穿吗? **陈子明** 当然当然。

**刘** **坪** 都穿好了，怎么样吧? **陈子明** 走，我们这就去离婚。 刘 坪 现在法院还不开门。

**陈子明** (喊叫着)那我们就站在门口等! 〔陈晓雨害怕地走进大屋。

**陈晓雨** 你们别吵了!你们想吵得全城的人都不能睡觉吗?

爸爸，你不就想知道奶奶为什么走吗? **陈子明** 对，对对。晓雨你知道，快说。

**陈晓雨** 奶奶走时，好像在我的录音机里给我留了几句话。 **陈子明** 磁带呢?快拿来!

**陈晓雨** (害怕地)好像、好像让我给洗掉了，录了别的。 **陈子明** 天哪 … …

**陈晓雨** 我也不知道奶奶会死的!

刘 坪 你都十七了，怎么这样幼稚!你再好好找找!

**陈晓雨** 妈，你跟爸爸争吵的事我都听见了。你干吗总把事

情留一点儿，都说出来嘛!让爸爸都知道了，也就用

不着乱猜了，你们的矛盾也就解开了。 刘 坪 我留什么了你说吧!

陈晓雨 奶奶生日以后，你好多天都不跟奶奶说话，不跟她叫 妈。奶奶背后流了很多眼泪，最后她跟你道了歉，说 买肉的事，是老叔不对，不该批评你。

**陈子明** (一下躺倒在地上，喊)你们杀了我吧 ……

**陈晓雨** 爸爸，还有呢。妈妈也向奶奶道了歉，还把自己的金 戒指给奶奶戴上。奶奶高兴地说，她就想有个金戒

指，她从前的那个在挨饿的年代换黄豆子 …… 刘 坪 这回你清楚了吧?

**陈子明** (坐起来)那你奶奶为什么走?

**陈晓雨** 你们争吵的事情，都不是奶奶要走的原因 …… **陈子明** 那到底为什么?

**陈晓雨** 我也不知道，要是录音带不洗掉就好了 ……

〔 静 场 。

〔三个人都望着老人的遗像和骨灰盒。 **陈子明** 妈妈，你为什么走呢?

**刘** **坪** 为什么呢 ……

〔突然，在静夜的楼道里传来“咚咚”的脚步声，由远 渐近，声音越来越强。

〔陈子明、刘坪、陈晓雨都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着。 〔 灯 光 渐 暗 。

**第** **二** **幕**

〔时间：紧接前场。

〔地点：同前景，只是灯光有变化。

〔灯亮：陈子明与刘坪听着朝楼上走去的脚步声逐渐 消失，接着两人又对立起来。

刘 坪 我衣服都穿好了，现在就走吗? **陈子明** (不那么硬气地)走就走，请吧!

刘 坪 (没动)走啊! **陈子明** 你先走。

刘 坪你提出离婚，干吗我先走?

陈子明 害怕了?你走啊! 刘 坪 走就走，请吧!

**陈子明** 要不，你写个离婚申请，我签字。

刘 坪 你又不是我的领导，干吗要你签字?你写，我签! 〔陈晓雨从屋里探出头来偷笑着，作出怪样。

陈晓雨 (嘲讽地)嘿嘿嘿嘿 ……

**陈子明** (恼羞成怒)没什么了不起的!既然如此，何必捆在 一起玩炸弹呢!我就是担心女儿 ……

**陈晓雨** 别拿我当挡箭牌!我可以做打工妹。 刘 坪 一边去!

〔陈晓雨缩回头。

陈子明 好吧，我写!不过，得有个条件。 刘 坪 你说吧。

陈子明 ( 一 字 一 顿地)告诉我，母亲为什么走的?如果搞不

清，它会折磨我一辈子的。 刘 坪 我不都已经说了吗?

陈子明 不不，妈妈经受过那么多苦难，这些事她不会赌气走

的……她爱我们……

刘 坪 (认真地)你真想知道? 陈子明 当然!我都快疯了 ……

刘 坪 妈妈，可能是因为你才走的!

陈子明 (害怕地)你胡说!不，这不可能!决不可能! …… 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对母亲感情……那 么深!……我知道……你这是报复我……折磨我 ……想从精神上把我搞垮……

刘 坪 我本来不想说，可我得让你明白…… 陈子明 ……我不听!你撒谎!

〔突然传来敲门声。

〔刘坪去开门，赵处长满面红光笑吟吟地走进来。

赵处长 会刚开完，研究开发区的事：怎么吸引外资，怎么给

外商创造投资环境，怎么让人家吃好、玩好高高兴 兴!哎呀弄得满脑子是钱的问题，比搞运动还累!

〔陈子明与刘坪不得不装出热情的样子来接待领导。

**陈子明** 你这么忙，还赶来…… **刘** **坪** 这些年没少麻烦你 ……

**赵处长** 快别说这些!(停了一下) ……听说老太太过世了， 我连会都没心思开。我给大婶行个礼吧。(规规矩

矩对遗像行了个大礼，眼睛里还滚出几滴泪水，用手 帕拭着眼角)

**陈子明** 你快别这样!刘坪，给赵处长倒茶。 〔刘坪顺从地去倒茶。

赵处长 去年老太太过生日我来了。我说，大婶，你儿子不在 家，我就是你儿子，我来给你祝寿……(伤心地)老太 太身板挺结实呀，怎么这么快就没了呢!

刘 坪 (看了陈子明一眼)这不，正为这事闹心呢!去年老 太太过生日，赵处长还带了六条活鲫鱼 ……

赵处长 我是把大婶当亲妈，就喜欢跟这老太太说话，心里有 啥解不开的疙瘩，听老太太一说，全开。……我就没 见过这么善良的老人，看见孩子摔破腿，她都掉眼 泪，恨不得把所有人都当成亲人!你要说留下来吃 饭，嗬，老太太翻箱倒柜的恨不能把所有好吃的都给 你拿出来! ……母亲哪，我这辈子最大遗憾就是从 小没了母亲 ……

**刘** **坪** 别说这些了，再说就有人昏过去了。

**陈子明** (极度痛苦而又装出笑脸)没啥，没啥 ……

**赵处长** 老人能有你们这样孝顺的儿子、媳妇，也是幸福。

**陈子明** 幸福? … … 是够幸福的。

**赵处长** 特别是刘坪!这几年，你在外边进修，她一个人操持 这个家，上有老下有小，真是不容易!

**陈子明** 是，是……(苦笑)是不容易 ……

**赵处长** 子明，你真是摊上个好妻子!我告诉你，当年我都追 求过刘坪，她在我们高中是个全校的双项第一!长 得漂亮，又文静；学习头名，又谦逊。

**陈子明** (哭笑不得)看不出来 ……

刘 坪 你能看出来啥?

赵处长 (从兜里掏出个红本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你们家，

被评为上年度全处室的五好家庭了! 〔陈子明和刘坪愣了一下。

**赵处长** 我先回去了。子明也好好休息休息，别太悲痛了。

(下)

〔陈子明和刘坪将赵处长送到门口。两人返回后，立 刻又紧张起来，但毕竟缓和了一些。

**陈子明** (拿起红本)五好家庭……滑稽! 刘 坪 现在就去离婚吗?

陈子明 明天再说吧。我太累了，又饿又困，你能不能给我弄 点儿粥和咸菜?

刘 坪 (不情愿地)我以为你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呢! (下)

〔陈子明疲惫地靠在沙发上。

〔少顷，刘坪端一碗粥拿着一个咸鸭蛋上。

刘 坪 吃吧!这还是老娘腌的五香咸鸭蛋呢。要不要来点 儿酒?

**陈子明** 我会自己倒!(倒了杯酒，坐下来剥咸鸭蛋的皮)

刘 坪 (余怒未息地看着陈子明)我告诉你，要吃，你就把咸 鸭蛋吃完。

陈子明 (愣了一下，接着啪地一声将咸鸭蛋按在茶几上)我 为什么就非得把它吃完，而且还是“我告诉你!”你有 什么权力这样告诉我?

刘 坪 因为你总是吃黄儿，不吃清儿。 陈子明 黄儿比清儿好吃，这谁都清楚。 刘 坪 那留下清儿谁吃?

**陈子明** 那也不能因为吃那盐砖似的鸭蛋清儿，让我犯咳嗽

吧?

刘 坪 那难道，咱们家剩的鸭蛋清儿就非得我吃吗?你们 就不怕我犯咳嗽病吗?

陈子明 不吃可以扔掉!你今天是怎么啦?啊!这鸭蛋清儿 和鸭蛋黄儿比我母亲的死还重要吗?

刘坪 既然不重要，那你怎么总吃鸭蛋黄而不吃鸭蛋清呢? 还有，肉肥了瘦了，没有海湾战争重要，怎么每次吃 肉你总是挑肥拣瘦的呢?还有，你怎么总是要求别 人，而不要求自己呢?还有……

陈子明 行了!你饶了我吧……我太疲劳，太难受，你让我睡 一会儿，这鸭蛋我不吃了，中吧?(拉过毯子躺在沙 发上)

刘 坪 (过去一把掀开毛毯)你起来!你现在想睡觉了，我 还不想睡了呢!

**陈子明** (要哭了)你想怎么的 ……

刘 坪 我想跟你说说清楚。母亲，是你气走的!

**陈子明** (又躺下)你说吧，这不可能。 刘 坪 你起来!

陈子明 难道躺着就不能听你说吗?好，我坐着听。我真没

想到，你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泼妇!恶魔!像你这 样的女人，除了我以外，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能受得 了 。

刘 坪 我就这样了! **陈子明** 有啥你快说!

刘 坪 陈子明，我对你们陈家是有功的。我刚认识你的时 候，你是个什么熊样儿，你自己清楚。你浑身上下只

有一件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上海半钢手表，还总在交 通车上把手腕抬得高高的勾引姑娘。你还穿了一套 样板戏《沙家浜》的灰服装，扎着皮带，别着一脑门子 红像章，简直像个傻帽儿。

**陈子明** (笑了)嘿呀，这都是旧社会的事了。

刘 坪 你去找我，说你什么都没有，只有真诚。

〔陈子明不笑了。

刘 坪 我们结婚了。在一间不足七平方米的小屋里，你把 破行李卷和两个装香烟的纸壳箱子搬过来，和我的 行李放在一起。你用二十八块钱娶了个媳妇，可你

连袜子也没给我买一双 …… **陈子明** 那时候，大家都这样……

刘 坪 那年冬天雪很大，天气非常冷，可我们小屋的火墙却 烧得暖乎乎的。你在小桌上给宣传队写对口词，我 趴在床上给你抄稿子。你写着写着就开始下道了， 你扑过来跟我耍流氓。你说我是世界上最美丽、最 温柔、最善良的女人……

**陈子明** 我想不出，那时的你跟现在的你有什么关系。简直 是判若两人!

**刘** **坪** 我不是要说这些，而是后来! **陈子明** 后来怎么啦?

刘 坪 后来，是我提出把弟弟从穷山沟里调出来，然后再把 父母接过来，我们一同实施这个计划。陈子明，你说 是这样吧?

陈子明 是这样，我承认。关于这一点，我不止一次地跟我家 里的人谈起，我们感谢你。记得我从北京给你写的 一封长信吗?我说，别怀疑我，到了这种年龄，我们

谁还能离开谁而独自生活呢?我们不仅是夫妻，也 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伙伴啊!可现在怎么样呢? 这个肥肉瘦肉事件，还有刚才这个鸭蛋事件……母 亲走了，死在妹妹家，而你又变得越来越凶。当然， 我可以坚持下去!可“坚持”这个词，换一种说法就 是挺住，我不知道像我们现在这样相互怨恨，到底能 挺多久?

**刘** **坪** 你别打断我的话，咱们先说你弟弟。是我托人把他

调来的，这是不是事实? **陈子明** 当然。

**刘** **坪** 可他怎么样呢?来了不到半年，就把他们单位的书 记打了，以后进拘留所就成了家常便饭。你常常不 在家，我是到处厚着脸皮托人求情，走后门拉关系。 可你弟弟越打越凶，成了流氓团伙的头头，到了下警 察枪的程度，气得老公安局长迟天峰下令，如果陈子 重拒捕，可以当场击毙。

**陈子明** 可他现在是大款，是腰缠万贯的富翁，退休老公安局 长迟天峰是他的法律顾问。

刘 坪 你说得对。可你心里真是这样想的吗?你们哥俩吵 得昏天黑地，你担心他会成为最大的走私集团，最大 的诈骗团伙，气得妈妈哭了好几次。

陈子明 他们现在好了!在老局长的帮助下，进他们公司的 两劳释放人员没有一个重新犯罪的，既解决就业，又 为社会稳定做了贡献，这有什么不好?当人们富有 了，他们也要尊严!

刘 坪 而母亲却为他担心，这你知道吗?

陈子明 当年，为了我能走出山沟来这座新开发的城市，弟弟

承担了全部家庭重担!他下小煤矿，修铁路，到粮库 扛麻袋，那时他才十七岁……

〔刘坪脱掉外衣，激动地来回走着。陈子明却疲倦得 强打着精神，拉过毯子躺下。刘坪又一把掀起陈子 明身上的毯子。

刘 坪 谁让你躺下了?起来!

**陈子明** 天哪!我可是遭了大罪了。刘坪，你今夜是不是想 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彻底消灭我?

刘 坪 不。现在，我再来说说你妹妹。 ……她弱智，嫁给了 一个农民，我们无法帮她解决城市户口，只好留在家 乡。可她每次拖儿带女到咱家来，我怎样呢?我总 是把家里穿得半新不旧的衣服鞋子给她背一大包， 还带上些常用药。 一直到农村承包，第一批种子钱

都是我们贷的款，可她却一分钱也没还我。 陈子明 应该是我们。

刘 坪 陈子明，我问你，我给母亲的那枚戒指呢? 陈子明 留给妹妹了。

刘 坪 处理母亲丧事剩的钱呢? 陈子明 也让我留给妹妹了。

刘 坪 (恶狠狠地)你站起来!陈子明，我可告诉过你：不许 给她一分钱，那是个无底洞!

陈子明 (火冒三丈)你太过分了，连点儿同情心都没有!她 毕竟是我的亲妹妹呀!她的孩子上学，连学杂费都 交不起，而你呢?一个朋友过生日你就拿了二百元， 一个同志病了，你就出了一百元，可我的妹妹贫困成 那样，我留给她一点儿钱，你却要和我拼命，你还是 人吗?

刘 坪 我出的钱，是我主动给人家的，而你妹妹是伸手朝别 人要。

**陈子明** 要又怎么样?

**刘** **坪** 现在干点儿什么不能挣钱呢?她有男人，要是连老 婆孩子都养不起，那说明他无能!

陈子明 按你这个逻辑，那扶贫工作和希望工程就不要搞了? 妹妹弱智，她的丈夫也不比她聪明。我们结婚时去 过她家，这你不是知道吗?

刘 坪不是穷，是懒惰!

**陈子明** 不许你侮辱我妹妹!

刘 坪 (冷笑)哼!她穷，是穷。可房前屋后局的屎不铲掉， 跟穷有什么关系?那手指甲盖又黑又长跟穷有什么 关系?那水又不要钱，洗洗脖子洗洗脸跟穷有什么 关系?……在她家吃饭，得雇两个小孩给轰苍蝇，那 院子里脏得下不去脚!

陈子明 (激动地)你别忘了，我们去的那天下雨，路不好走， 泥泞，是我妹夫卸下门板找人把你抬进屋里炕上的。 他们多么善良、淳朴、真情啊!他们把你这个大嫂当 成皇后一样，你竞然这样埋汰他们!

刘 坪 她穷，怎么知道要母亲的戒指呢?我听子重说，她现 在抽烟、玩牌，还赌钱，你不是也为这事儿发火吗?

**陈** **子** **明** (暴怒地)我发火，是心疼她!而你 …… 〔陈晓雨从里屋走出来。

**陈晓雨** 行了行了!啥意思呀? … … 闹得慌!有这工夫都离

好几次婚了! **陈子明** 这是 … …

**陈晓雨** 你别吱声!

**刘** **坪** 我们 … …

**陈晓雨** 你也别说话 …… (打开录音机) 〔录音机里传出流行音乐。

**陈子明** 你把它关了!我烦透了这种音乐! 陈晓雨 那也比听你们吵架强。

刘 坪 晓 雨 —

陈晓雨 (关掉录音机)你们要是再吵，我就走……你们谁也 离不开谁，一天还穷较劲!你说，你们翻腾来翻腾去 的，有啥意思?要不就潇洒一回，到大酒家，订一雅 座，要两杯法国香槟，好说好散，高高兴兴的。把什

么事儿都弄得那么复杂，就不能简单点儿? **陈子明** 能简单起来就好了 ……

刘 坪 … … 晓雨，去睡吧，明天还要返校呢。

陈晓雨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祝你们晚安!(进里屋)

〔 停 顿 。

〔过了一会儿，陈子明和刘坪都和衣躺在一张床上， 背对着背。

陈子明 (痛苦地)我能怎么办呢?过去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 遗憾。就说我妹妹，她十五岁下乡，是一个没有知识 的知识青年，小学念了八年还没毕业；到了农场她被 污辱、被损害，患上了耳聋的毛病，父亲为了减轻家

里的负担，把她嫁给一个农民—— **刘** **坪** 你又来了!

陈子明 不是我又来了，人不能割断历史呀!这几年，她累得 一身病，肝不好，胃也不好，种的玉米大丰收，却卖不 出好价钱；看人家种西瓜发财，她就跟着丈夫住在沟 里种西瓜，可那么偏远的地方谁去买呢?两口子望

着烂在地里的西瓜直哭……刘坪啊，事情不像晓雨 想得那么简单，这块土地不饶人哪!我妹妹小时候 多漂亮啊!人家都说她像小天使，可你现在看看，简 直快成老太太了。

**刘** **坪** 我不在乎我的钱，只是 ……

陈子明 (坐起来)你的钱?怎么是你的钱呢?这个家就是股 份公司，也应该有我的股吧，也应该有我批准二百块 钱的权力吧?

**刘** **坪** 好好，我不跟你争权力。既然你要说，我再说你父

母 。

**陈子明** 你要把我们家的人全翻腾一遍吗?

刘 坪 父亲和我们生活不到四年就病逝了。最后一年你不 在家，去什么西北采风。我送他六次住院，六次出 院，最后他自己都烦了，说还是死在家里吧。我看他 肺心病憋得上不来气，就在卫生所借了个氧气袋，半 夜和晓雨到工地去偷氧气。那氧气瓶子压力太大， 把氧气袋冲破了，发出爆炸声，吓得晓雨直哭……老 爷子最后是靠在我身上死的……你在哪儿?你的孝 心呢?去年妈妈患急性肠胃炎，半夜找不到车，我背 起妈妈就往卫生所跑，还没进门我就瘫倒在地上，脸 煞白，头发像雨浇了似的在脑门上打绺儿……你在 哪儿?你的孝心呢?

**陈子明** 别说了，别说了!我牙痛，嗓子痛，浑身没有一块好 地 方 。

刘 坪 (激动地)温柔、漂亮、多情，生活会把每一个女人变 成泼妇、魔鬼!我的热情早就耗尽了，剩下的只是粗 暴!让我说，我好喜欢你!我说不出，张不开嘴。在

大街上，遇到漂亮的女孩子我也多看几眼，可生活也 会把她们变得跟我一样!陈子明，你知道女人是怎 么老的吗?是因为男人!不是吹牛，从前没有那么 多的化妆品，我也不比现在的模特逊色。

**陈子明** (又倒下)那你知道，男人为什么老吗?是因为女人! 我牙痛，我要死了……

刘 坪 你给我起来!要是你死了，我现在就给火葬场打电

话 。

〔 停 顿 。

〔陈晓雨从里屋探出头来，无奈何地摇摇头。

陈子明 你太不尊重人了!我在机关也算是有名的笔杆子， 哪个大材料不是我主笔?领导对我也得客气点儿， 谁敢这样对我说话?只有你。

刘 坪 你算了吧!有一天我替你清理稿件，我看着看着浑 身发冷，双手发抖 你都写了些什么呀?前前后 后，驴唇不对马嘴，一个时期一个样，一场运动一场 风，一会儿喊着向前冲，一会儿喊着往后冲，你就不 怕把人踩死?

陈子明 这，这能怪我吗?我是秘书，只能体现别人的思想 至少我还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些小说，呼唤一些美 好的情感。

刘 坪 不错，你是有点儿才气，可你现在已经不会用自己的 大脑思考了!你脑子里塞满了污七八糟的概念，整 天想入非非，又不敢面对现实!躺在被窝里批评领 导，当面又向人家点头微笑……

**陈子明** (恨不得找个地方藏起来)行了!这些琐事，常常搞 得我昏头胀脑，神志不清。这样下去，我怎么能写出

东西?而从前，我是个多么快活的小伙子，走到哪里 都是一片欢笑声，你不也夸我有幽默感吗?我毕竟 写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刘 坪 (冷笑)得了吧!我一直给你留着面子怕你受不了。 陈子明，我告诉你，你不过制造了一堆文字垃圾，没 写出一篇有价值的文章，没说出一句你自己的语言!

陈子明 (一败涂地)我，我不跟你说这些!你总是把话题岔

开，不涉及实质! 刘 坪 什么实质?

陈子明 你说到半夜，也没解释清楚我母亲到底为什么走的! 你不是说，是因为我吗?

刘 坪 ……你在外面找女人，而且不止一个!把妈妈气病

了 。

陈子明 (暴怒地)你胡说!造谣!(抄起沙发垫子朝刘坪打 去)既然你想打碎，那就彻底打碎吧!这个家还有什 么完整的东西，都打碎吧!

刘 坪 你敢打我?好吧 …… (把沙发垫子扔回去) 〔陈晓雨伸出头来。

陈晓雨 有本事枪战!你们打吧，我这就离开家!(缩回头 去 )

〔陈子明和刘坪冲到一起，互相凝视着，但终于没有 动手。

陈子明 (抓起一面小镜子欲摔)我 ……

刘 坪 别摔!留着你自己照照吧，照照你是个什么家伙! 你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既想在传统美德里找到光辉 形象，又不甘心现代生活的诱惑!

〔大柱子不知怎么进来了，他手里拿着一支拐杖。

**大柱子** 大妈回来没有?大妈回来没?我给她拜年，拜年! 我还给她捡了个拐杖，你看……

刘 坪 (将大柱子往外推)快走吧，快走吧!你大妈没回来。 **大柱子** 那是咋回事儿?

**刘** **坪** 快走吧，你爹该找你了。

**大柱子** 我爹喝多了，他不管我。大妈回来告诉我，告诉我



**刘** **坪** 我们睡下了，你走吧!

**大柱子** 我想大妈…… (被推出门外)

刘 坪 (把门关上)回来告诉你。(紧接着前面的话题继续) 你想做个正人君子，又想风流风流!你想要钱，又怕 失去体面!你想当个大孝子，又不肯作出牺牲!你 拿着小镜子，好好照照你自己是一副什么德行!

**陈子明** (害怕地后退着)……我、我容易吗?我容易吗?我 是人，人!

刘 坪 母亲帮你清理东西，发现一沓女人照片。你跟那些 女人玩天真，玩浪漫!母亲吓得把照片藏起来，偷偷 掉眼泪。你知道我们过的什么日子?(哭起来)三个 女人等一个男人!母亲盼儿子，妻子等丈夫，女儿想 父亲……

**陈子明** (瘫在沙发上，想点支烟，但手抖得厉害)这、这么说，

你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了? 刘 坪 我还是个了不起的母亲!

陈子明 那，我也是个好父亲!我在外面容易吗?四十多岁 上大学，住单身宿舍，泡方便面。学外语学得头发都 白了，挂得满宿舍是单词。我为啥?我是怕掉队，怕 这个家将来生活水平下降，怕老母亲没有稳定感，为

我操心。我是老大，得给弟弟妹妹做出榜样!(停了 一下)我像在大海里游泳，不挣扎就得淹死。我是男 人，在外我得咬牙撑住，上下左右我都得撑住!

刘坪(平静些)谁都不容易 … …

陈子明 ……我这大半生，就没赶到点子上。人家的痞子生 在脸上，那叫美人痣；可我总长在脚后跟上，成了鸡 眼，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连滚带爬地往前赶……童 年挨饿，上学停课，高考时批“读书无用论”,上山下 乡返城待业。好容易进了机关，人家又都“下海”了。 再过几年就退休了，可现在又搞股份制……我是房 无一间地无一垄，就剩下热爱社会主义了!要是年 轻些，赶上这个好时候，我陈子明服谁呀……

刘 坪 说这些有啥用!我不这么看 ……

**陈子明** 我是手里捧着魂儿，不知往哪儿放。你到街上看看， 人家活得多滋润哪!男的女的，抱脖搂腰的，树荫 下，沙滩上，甜甜蜜蜜，亲亲热热。离别久了，见面拥 抱、亲吻。你看看我们，惨不忍睹!

刘 坪 所以，你就抓住青春尾巴抖威风! 〔 停 顿 。

**陈子明** 刘坪，跟我说，母亲不是因为我走的。说呀! **刘** **坪** 我说过了 ……

**陈子明** (不愿意承认)那不是事实!母亲对儿子的一切都会 原谅的!

刘 坪 你要能这样安慰别人就好了。

**陈子明** 只要你说，不是我……刘坪，我最怕伤害母亲，要有 半句假话，让我不得好死!(流下泪水)妈妈死了，死 在妹妹家，最后连个面也没见着……母亲会怎么想?

她临闭眼睛的时候该多孤独，一个儿子也不在身边 ……要我们有什么用……刘坪，说呀，不是因为我 ……你是嫉妒，才把母亲走的原因安到我头上。

刘 坪 陈子明，有件事你忘了吗? 陈子明 什么事儿?

刘 坪 元旦前，妹妹从家乡给你打过一个长途电话，说妈妈

身体不好，问是不是接回来。你说，过完春节再说吧

**陈子明** (恐惧地)别说了。我当时抽不出身，正在赶写年终 总结……很忙，真的……我不知道会这样快……

刘 坪 现在母亲死了，你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你心里不 平衡，想拿我出气，我为什么就该忍受这些! …… (哭了)我和母亲生活了十几年，比你在她身边还长， 可最后却没能为她老人家送终，难道我心里好受吗?



**陈子明** (跪在母亲遗像前)妈妈，我只有请你原谅我，原谅我

这个不孝的子孙……(痛哭起来) 〔 停 顿 。

刘 坪 陈子明，你不是要离婚吗?我想好了……

陈子明 不，不。我那都是气话。刘坪，别扔下我一个人…… 刘 坪 不行。我知道你这人……

陈子明 以后不再提这事了。日子总得过下去 …… 刘 坪 过下去?过下去 ……

〔传来敲门声。陈子明像得到救星一样，赶紧去开 门 。

〔小来子和翠华哆哆嗦嗦地进来。 **陈子明** 刘坪，来客人了。

小来子 大哥，大嫂，我跟翠华在街上走了半夜，聊了挺多。 ……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我这不是骗大娘吗?花钱 雇个“马子”,领来给大娘看，说我有媳妇了，结果大 娘还死了。大哥，大嫂，你说我还是人吗?

翠 华 你啥缺德事干不出来!

小来子 闭嘴!你说，大娘活着的时候，那是真心疼我，真想 帮我成个家呀!你说我整得这叫啥事，骗一个死去

的老人，我这不是丧良心吗? **陈子明** 以后会有机会的。

**小来子** 不行!翠华，你过来，咱们当着大娘的面，今天订亲! **翠** **华** (惊喜地)真的?

**小来子**我当着大娘的亡灵，还能说谎吗?来，给大娘跪下。 **翠** **华** 今天这日子 ……

**小来子** 今天这日子就得让大娘放心!你他妈同意不?还端 起来了!

翠 华 同意同意，谁说不同意了? 〔陈晓雨也从屋里跑出来。

**陈晓雨** 这太好了，太好了!这才叫潇洒。 刘 坪 你跟着起什么哄!

小来子 来，给大娘跪下。

〔小来子和翠华虔诚地跪在遗像前。

小来子 (哭了)大娘，我学好了，有钱了……我跟翠华今天订

.婚，等你过了周年，我们就把事办了……我会跟翠华 好好过日子。大娘，你就放心地走吧……翠华，你 说 。

翠 华 我说啥呀?

小来子 作风问题，别跟谁都睡!

翠华 大娘，我改恶从善，重新做人，再不干那见不得人的

事儿。(激动得哭起来)我一心一意跟来子好，做他 的好媳妇，泰山压顶心不变，海枯石烂腰不弯!行了 吧?

小来子 泰山压顶腰不弯，海枯石烂心不变。没文化——操!

翠 华 定了吧? 小来子 定了!

翠 华 (激动地扑上去狂吻小来子)我有老公了!有老公 了!

小来子 吃错药了?你也不看看这是啥场合，弄我一脸唾沫。 陈晓雨 我祝贺你们!

刘 坪 来子，这挺好……

翠 华 大哥，你别太难受了。啥事都是该着，我奶奶从家乡 接来，第二天就死了。所有的亲人都在身边，你说这 不是该着吗?结果，在火葬场出了笑话……骨灰一 端出来，我们就像大合唱似的哭起来。结果，哭错 了。一个男人气乎乎地喊：“那是我爹，瞎他妈的哭 什么!”你说这不也是该着吗?

**小来子** 你文明点儿!

**陈晓雨** 是够火的了!我喜欢她的性格。 〔大柱子闯了进来。

**大柱子** (不甘心地)大妈回来没有?大妈回来没有?我给她

拜年，拜年! 刘 坪 大妈她 ……

大柱子 你们骗我!骗我 …… (发现了遗像与骨灰盒)这是咋

的啦?这是咋的啦?啊?这是咋的啦? … … **陈子明** 大柱子，你冷静点儿，大妈她死了……

大柱子 (呆滞地)大妈死了?……大妈死了 ……死了 ……好 人死了……我咋不死?……我咋不替大妈死……她 说回来看我……她说……

**陈子明** 她对你说过什么?

**大柱子** (疯狂地呼喊着)大妈!我不让你死! …… (扑通一 声跪在地上，不住地磕头，把地板磕得咚咚直响)

〔几个人拉大柱子也拉不起来。

**陈子明** 大柱子，别这样……

**小来子** (拧把鼻子)没想到，一个大傻子这样…… **翠** **华** (流着泪)真他妈感人!

〔大柱子的额头出了血，陈子明和小来子将他扶起 来。

**陈子明** 大柱子，大妈走时跟你说什么了? **大柱子** 她说 … …

**陈子明** 说她为啥走的吗?

**大柱子** 她说，她老了……得回家乡看看…… **陈子明** 看啥?

大柱子 ……看山上的树……看树尖上的天……看你家小屋 后面的河……看河套边上的老黄牛……说你们小时 候……

**陈子明** 什么?说呀!

**大柱子** 我忘了，忘了…… **陈子明** 想起来再跟我说。

**大柱子** 嗯哪。大哥，我得给大妈……(从衣袋掏出一沓花花

绿绿的香烟盒，抓起桌上的火柴就要点燃)

刘 坪 你干什么?

大柱子 我给大妈烧纸，送点儿钱去……

**刘** **坪** 屋里不行，你别把房子点着了!

**大柱子** 那我上外面烧去，我得把钱都烧了……

〔方玉曼散乱着头发，嘴角上还留着一丝血迹，哭着

进来。正在大家吃惊的时候，陈子重也紧跟着进来。 **陈子明** 这是怎么啦?

**小来子** (机灵地)大柱子，走，我陪你到外面给大妈送钱去。 (领大柱子、翠华下)

**陈子重** 哥，你让她说!

**方玉曼** 我不说，你说!

**陈子重** 这日子没法过了 ……

**方玉曼** 他打我，还要把我赶出去……

**陈子重** 哥，嫂子，你们知道咱妈为啥走的吗?

**刘** **坪** 为啥?

**方玉曼** 他不讲道理!

**陈子重** 住嘴!上次晓雨复习考试，不是把妈送我那儿去了 吗?

刘 坪 是啊。

**陈子重** (凶狠地)她居然把我妈锁在屋里二十多天，没让老 太太出屋!

**陈子明** 你怎么 ……

**方玉曼** 出屋干什么?那房间里要啥有啥。饿了吃，困了睡， 闷了看电视听音乐，想方便上卫生间。她出门干啥? 那门开来开去，丢东西咋办?

陈子重 她是人，不是动物!她得到门外去，看天，看地，看阳 光，看大街上的男女老少!我真恨我自己，为了挣钱 没过问这些!……我老娘，那些日子是怎么过的呀



方玉曼 我也是为她好。现在啥样人都有，卖虎骨的，卖鹿鞭 的，换鸡蛋的，送财神的，整天敲咱家的门，老太太让 人杀了咋办?钱叫人抢走了找谁去?你还打我，还 要离婚……

陈子重 ……我真想当着妈妈的面，把那些钱都烧了……(痛 苦地)小时候穷怕了，妈妈为借五毛钱跟人家说小 话、看脸色。我总想多挣些钱，让妈妈活得快活轻 松，最后给她老人家买栋别墅。我总想当个孝子，可 妈妈临死连我一口水也没喝上，我算个什么东西?

我要这些钱有啥用?我 …… **方玉曼** 以后，我改还不行吗?

**陈子重** 改个屁!我妈都死了……你这娘儿们，就是钻钱眼、 守财奴!嫂子，今天我回去一看，她又把儿子锁屋里 了 。

**方玉曼** 那被坏人绑票咋办?

**陈子重** 明天我把钱都捐给敬老院，你就能从那“大牢”里刑 满释放了。

刘 坪 玉曼，你能这样想想也好啊!

**陈子重** 嫂子，今天我得给你赔罪，请求你宽恕! 刘 坪 你这说哪儿去了?

**陈子重** 去年妈妈的生日没过好，全是我的错。我只忙自己 的生意，没把精瘦肉按时送过来，惹得妈妈和你都生 了气……

刘 坪 都过去了 ……

**陈子重** 我心里过不去!……现在买一火车精瘦肉也没用了 ……嫂子，你把我从家乡弄出来，这些年给你添了不 少麻烦。(从兜里拿出一个首饰盒)弟弟没什么报答

你，你就把这枚钻石戒指收下吧! 刘 坪 我有 ……

**陈子重** 你的那枚给妈妈了，我知道。嫂子，你收下吧，让我 心里好受些……

刘 坪 (热泪盈眶)我、我收下…… **方玉曼** 嫂子，这枚戒指一万多呢! **陈晓雨** (夺过来，打开)嗬，太美了!

**陈子重** (伤感地)若是妈妈能重新过一次生日该多好啊! **陈子明** 那是不可能了 ……

**陈晓雨** 我有个绝妙的好主意!(跑进里屋拿出一盒大蛋糕，

上面还插满了小蜡烛) **陈子明** 你要干什么?

**陈晓雨** 把我的生日改成奶奶的生日，让她老人家重过一次。 **陈子明** 这……别胡闹了!

**陈子重** 我看行。

**陈晓雨** 如果这世界真有灵魂，奶奶看到我们在一起，她会高 兴 的 。

刘 坪 要是有灵魂……

**陈晓雨** 来，咱们站在奶奶的遗像前。

〔一家人站到遗像前。陈晓雨将蛋糕摆在遗像前的 桌子上，点燃了蜡烛。

刘 坪 妈妈，你在我们心里活着…… **陈子明** 母亲，你在儿子心里活着…… **陈子重** 妈妈不死 ……

**陈晓雨** (拿出一盒磁带)我放上点儿音乐。咱们一起唱，祝 奶奶生日快乐……

〔一家人流着泪水，唱起了《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 … "

〔音乐陡然一转，传出流行歌曲《妈妈的吻》: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小呀小山村 … … " 陈子明 把它关了吧!

陈晓雨 别!我想起来了!奶奶给你们留的话，就录在这盘

磁带上!

陈子明 真的?大点儿声! 陈子重 别说话，听着!

〔磁带没洗净， 一会儿是陈子明母亲那苍老而又慈祥 的话语， 一会儿是演唱的流行歌曲。

〔陈子明母亲声：“子明、子重吾儿：妈妈走了，是我自

个儿要走的。妈妈老了，想回你们出生的地方看看 ……"

〔歌曲：“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 …… ”

〔陈子明母亲声：“……看山上的树，树尖上的天和 云，看你们洗澡的小河，河边青草地上的老牛 …… " 〔歌曲：“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斑斑，过去日子不再 来，不呀不再来 …… ”

〔陈子明母亲声：“……子明，你是老大，要团结兄弟 姐妹一道过好日子，丢下哪个妈妈也不放心 …… ” 〔歌曲：“妈妈曾给我多少吻，多少吻 …… ”

〔陈子明母亲声：“……子重，钱，是福，也是祸。你自 己掂量吧 …… ”

〔歌曲：“吻过我那幸福的泪花，吻过我那痛苦的心 …… ”

〔陈子明母亲声：“……妈妈走了，去你妹妹家。她缺 心眼儿，日子过得不好，我得帮帮她……我的孩子 们，妈妈惦记你们，舍不得离开呀 …… "

〔歌曲：“妈妈的吻，甜蜜的吻，伴我一生到如今…… ” 〔陈子明母亲声：“……我走了……走了 …… ”

〔录音止。

陈子明 妈妈!你干吗还操这份心哪! 〔一家人都默默地流着泪水。

〔停顿。长时间的停顿。 陈子重 哥，我回去了。

陈子明 回去吧。 陈子重 那我走了。 陈子明 走吧 … …

〔陈子重走了，方玉曼悄悄地跟在后面。

陈晓雨 好艰难的一夜!天都快亮了，我得睡一会儿。(下) 〔陈子明远远地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刘坪。

刘 坪 有时，我真想……

陈子明 真想什么?

刘 坪 真想杀了你!

陈子明 那我去帮你拿刀。

刘 坪 可有时又想，你也不容易 …… 陈子明 我 不 好 … …

〔停顿。

刘 坪 以前，我觉得丈夫对妻子不忠，这是最可怕的。现在 我觉得，还有比这更重要的 ……

**陈子明** 什么?

刘 坪 我说不清……

〔刘坪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天色已经亮了起来，满 城飘洒着洁白的雪花，到处是玉树银花的白色世界。

陈子明也走到窗前，向外面望着。 刘 坪 下雪了……真美呀!

陈子明 你看，老马太太又起早卖大饼豆浆了。 刘 坪 她儿子在监狱里……

陈子明 母亲哪…… 〔 静 场 。

〔远处传来起早卖豆浆大饼老女人的叫卖声： “豆浆大——饼——,豆浆大——饼—— ”

〔北方的冬晨寒冷而透明，大雪把这座城市覆盖得洁 白而美丽。

〔灯光渐渐地暗下去。

〔窗外却天光大亮， 一片晶莹。 〔 幕 落 。

**——剧终**

**黑色的石头** **(列车房里的两幕对话)**

杨利民

沉重的石头，燃烧的石头； 愤怒的石头，欢乐的石头。

——无名诗

人 物

柳 明地质员，二十二岁。 老 兵 架子工，三十五岁。

大宝子 钻工，十九岁。

大 黑 钻工，二十六岁。

石 海 司钻(班长),二十四岁。 庆儿钻工 ， 十八岁 。

秦队长 钻井勘探队队长，四十六岁。 林坚钻探公司党委书记 。

秦芳 勘探前线巡回卫生员，秦队长女儿。 彩 凤乡下女人，绰号“小红袄”。

月 梅 老 兵 的 妻 子 。

赵 发 一 个 贪 心 的 农 民 。

金鹏一个领导干部的儿子 。

管理员胖子、吹口琴的青年、三班李、四班王、大班

刘、老闷和警察、工人等。

**时** **间：**现代，或者说是昨天的事。 **地** **点：**三江平原最蛮荒的土地上。

**第** **一** **幕**

1

〔江湾里静静的夏夜。

〔纵横交错的江岔里，高坡上有十几栋列车式露营 房。房后是一座孤零零的井架。远处一条条亮带， 绵延地伸向漫漫的荒野。

〔呈现在舞台上的这栋列车房，从横向的剖面看，有 两张上下铺的双人床，板墙上有列车式的小窗。

〔幕启：屋内混乱不堪，吃饭用的大盆小罐摆在工具 箱上，玩过的扑克、象棋扬得到处皆是。每一个床头 都是一个丰富的小世界，有的贴着裸露一痕雪脯的 影星画片，有的把小镜子翻过来镶上全家福彩照。 总之，个人的情趣不同，设置也各异。右侧深处是一 门斗，里面堆着油渍渍的工服和杂物。列车房外放 有长凳和晾衣绳。远处可见一栋栋列车房的外貌和 一排排小窗。

〔幕启时，老兵、柳明在上铺，大宝子在下铺，都以各 种姿势在睡觉。(请注意这些声音的气氛)列车房外 偶尔传来安装井架的钢铁撞击声，推泥浆坑的推土 机灯光也不时掠过。正是这些单调的声音，显得荒 野更加空旷和寂寥。

〔一个初学吹口琴的青年，用单调的音阶反复吹着一 句人们熟悉而又陌生的乐句。这段乐句他总是吹不 完就卡壳儿，叫人听了心里难受……沼泽地不时传 来几声古怪的吼叫声。

〔老兵翻身打开手电偷偷地看信。

柳 明 老兵，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老 兵 听当地人说，这是大黑鱼的叫声。

柳 明 石海他们怎么还没下来?都半夜了 ……

**老** **兵** 赶着明天开钻。我说，地质员，这口探井的行情咋 样?能闹出油来吗?

柳 明 从物探测得的曲线看，这口井希望最大。它是古龙 层系最好的地区。

**老** **兵**那上头还是高看俺们队了。

柳 明 不知道。反正得快点打，要不到了雨季就撤不出去

了 。

老 兵 这地方叫……叫啥?哈拉坝 ……

柳 明叫塔拉哈!在清代，蒙古族和达斡尔族移居到了这  里。哎，白天大黑他们不是下屯了吗?那个屯子离

这儿多远?

老 兵 二十来里地儿吧，得走两个多小时。要是摸不准道

儿，掉到沼泽地和暗沟里就得淹死。 〔口琴声又响起来。

〔大宝子猛地坐起来，打开小窗。

**大宝子** (声嘶地)别他妈吹了!像挠脚后跟似的，闹心!(紧 贴小窗欲向外尿尿)

柳 明 大宝子!你文明点行不行?

**老** **兵** 快关上，进蚊子!上外头尿去!

**大宝子** 外头?头天晚上在外头撒尿，老二都叫蚊子咬肿了。 (关上小窗，从床上摸出空酒瓶背着尿了起来)

**老** **兵** 这小子……

**柳** **明** 这口琴吹的是没这尿有味儿。 **老** **兵** 尿完，倒喽去!

**大宝子** 我上夜班捎出去。喊!

**老** **兵** 我说宝子，你跑井队遭这份罪干啥，你爹是官儿。 **大宝子** 我爹?那老灯，为了捞政治资本，不惜血本儿。

**老** **兵** 咋的?

**大宝子** 咋的?好听呗!在大会上一讲：我儿子都上井队了， 你们还有啥说的?可我能呆长了吗?我爹跟我交底 了，有机会送我去上学，从基层干出来的，叫你们没 得说。不像你，当了三年大兵一枪没放，复员来油田 又窝在钻井队儿。整个媳妇在农村，没他妈城市户 口还调不来。啥意思……(停一下)哎，我说老兵，你 结婚这么多年，咋没儿子呢?

**柳** **明** (制止地)宝子!

〔老兵点燃了烟，心情很沉重。

**大宝子** 别愁，老弟帮你使使劲儿，把嫂子调来，给她个庄稼 不收年年种!

老兵(并不生气)宝子，到点了。起来，吃点饭，跟我上井 值班去。

大宝子 (拎着油腻工服犯愁，不知先穿哪条腿好受)妈的，这 身衣服是真难穿哪!湿乎乎、黏唧唧的，还没等穿，

浑身上下就起鸡皮疙瘩了。 〔大黑和庆儿从钻台上回来。

**老** **兵** **大黑，设备装完了?**

〔大黑不语。

老 兵 要是明天能开钻，就可以正常倒班了。省得你们干

了小半夜，明天还得上。(拎着架子工的安全带下) 大 黑 (气乎乎地)庆儿，脱鞋!

〔庆儿像仆人似的俯身给大黑脱鞋。

大 黑 (把庆儿踢倒)你轻点行不?干活时像个猫似的，脱 鞋倒来劲儿了。

**大宝子** 大黑呀，你他妈欺负老实人不怕作损哪! 大 黑 你要是皮子发紧，我给你松一松。

**大宝子** 我怕你咋的?兄弟还没见过吃生米的呢!当初，要 不是我打遍油田，我爹还不能把我发配到井队呢。

你访一访，兄弟是不是省油的灯? 〔大黑抓起鞋欲甩，庆儿赶紧拦住。

庆 儿 别闹别闹，刚才干活时钻杆滚堆了，大黑把我推开， 自己的脚却挤到里头，好不容易才拔出来。这会儿 可能肿了，脱鞋痛，他发激歪。

大 黑 穷白话啥?打水去! 庆 儿 嗯。

大 黑 带上盆儿，把饭捎回来。 庆 儿 嗯哪!(下)

大宝子 真是贱种!他爹怎么“揍”他来的?

大 黑 ( 嘲 讽 地)他爹哪像你爹呀!建油田时砸死在钻台上

……你爹呢，不管干啥都领导别人。全能!

**大宝子** 怎么的，那叫有功之臣。

大 黑 当然，要不油老大上哪儿吃苦去呀? **大宝子** 你小子脑后有反骨。

大 黑 怕啥?你爹那官怕降成副职，我又不怕降成副工人。 〔庆儿端着热水和饭盒上。

大 黑 咱这儿有酒，宝子陪大哥喝一杯? 大宝子 你玩我呀?

大 黑 (从床下摸出酒瓶)这酒还真不多了。庆儿，翻翻，看 谁还有酒。

庆 儿 大宝子床下有一瓶。

大 黑 拿来。 庆 儿 这 … …

大 黑 吵是吵，闹是闹。可大宝子从来不小气，是吧? 大宝子 喝吧!这酒算哥们儿给你顺气了。

〔庆儿拿酒。

大黑(从庆儿手中接过酒)“雷司令”!好酒，好酒。 **大宝子** 当然。酒香溢人，微酸爽口!

大 黑 让我尝尝——

〔柳明捂着被子笑作一团。

〔大宝子走到门口准备逃走。

大 黑 (抿一小口，品着滋味)怎么这个味儿呢?臊啦巴唧 的 。

庆 儿 (一本正经地)可能……可能变质了吧?我尝尝。

(喝了一 口)嗯，嗯，可能外国酒都这个味儿。

大 黑 你别充内行了，什么外国酒。 〔柳明笑得床都在颤抖。

〔大宝子也大笑起来，欲逃走。

大 黑 啊!上当了，可能是……(将瓶打在大宝子的屁股 上 )

〔大宝子一个高蹦出了列车房。

大 黑 (也哑然失笑)兔崽子，把我给逗了。

庆 儿 我说他今天怎么这么顺溜呢。 柳 明 哎，石海怎么没回来?

庆 儿 他说，好像听见江岔子里有人喊叫什么。 大 黑 尽扯蛋，我咋没听着?

庆 儿 今儿白天，你在屯子里的小店跟人家打架，八成是找 来 了 。

大 黑 就那几个“屯不错”,来找死呀!

庆 儿 听说可恶了，是暴发户，有摩托有枪呢!

大 黑 有导弹我也不怕他。什么玩艺儿，跟人家开小店的 女人摸摸索索，手都快伸到裤裆去了。一个村干部 的儿子就这么霸道，他爹要是当了县长，他能抢男霸 女!我管管他，他就把酒碗给人家摔了。气得那女 人都快哭了，我不揍他留着他呀?

柳 明 大黑，我的提兜儿呢?

大 黑 坏了!可能打架打丢了。

柳 明 糟了糟了，我那包的二层格里有地质资料，要是丢 了，我这地质员算干到头了。

〔列车房外传来秦队长说话声。 大 黑 真倒霉 … …

庆 儿 队长来了，先别说了……

〔秦队长领着林坚上。 秦队长 这是老林同志。

林 坚 (放下行李)我叫林坚。

秦队长 公司调度喊话过来，说老林到咱们队当工人。当工 人嘛，就是当工人。不要瞎猜，是不是在机关犯什么 错误了，有什么毛病了，啊……

林 坚 猜也没关系。

**秦队长** 跟你们班长石海说一声，就分到你们班吧。住大毛 的 床 。

大 黑 那大毛回来呢? 秦队长 大毛调走了。

大 黑调走了?才来井队几天哪! 柳 明 又调走了一个 ……

庆 儿 他连行李都不要了呀?

大 黑 要啥?带回去怕把家里弄脏了。哼，队里又开绿灯。 秦队长 你少说风凉话!我是下级，能不服从上级吗，啊?你

瞪什么眼睛?我还没找你哪!今天，都谁跟车下屯 了?

庆 儿 我俩，还有三班的大李小赵，四班的德龙和大柱。 秦队长 谁打架了?

大 黑 我 。

秦队长 你们就不注意点影响!人家老百姓说啥?说油鬼子 进庄了。这话好听吗?坐在车上， 一看见女的就穷 喊穷叫，就那么没出息?就算几个月没看见女的，也

不至于那样啊!你们都有姐妹，要是她们在车下呢

大 黑 大家是高兴，没别的意思。

秦队长 高兴?有这个高兴法吗?食堂在屯子买了一百斤咸 菜，回来一称还剩三十多斤，叫你们这帮秃小子给扔 了一多半，还高兴?

大 黑 就是高兴嘛!你上次半年没见老伴，见面还掉眼泪 呢。你有出息?

秦队长 我……我那是风流眼。老林，你别笑，井队就这个条

件。不过，比创建初期可好多了!

大 黑 你也真好意思比。你咋不跟原始社会比呢?那时，

人都不穿裤子，吃草根树皮。

秦队长 这叫光荣传统，中央都肯定了的。

柳 明 人家肯定的是精神，并不是做法。老队长，我最不愿

意听你那句话了。 秦队长 哪句话?

柳 明 (学秦队长)“井队就这个条件，比大会战时强多了!” 井队这条件就不能改一改，变一变?

**秦队长** 怎么变?

**柳** **明** 我不跟你争。你去问问石海吧，他写的意见书都有 半斤干豆腐那么厚了。

**秦队长** 我看了，没一样行得通。

柳 明 怎么行不通?人家二四七都实现了!有更衣室、游

艺室、电器伙房，倒班工人还举行舞会。 大 黑 吃饺子用机器包。

庆 兒 听说那饺子没馅儿，尽皮。

秦队长 电器伙房，二十多万!石油部哪儿来那么多钱，啊? 你说——

大 黑 人家队里，有困难的调离井队，得大家讨论定。就这 条我就服了!不像咱们队，接个条子当圣旨，拣块牛 屎当黄金。

秦队长 人家二四七一年打两万多米，是全国的金牌队，这个 你们怎么不比呀?

柳 明 没什么不能比的，都是年轻人。

秦队长 (伤心地)你们是嫌我老了 ……老林，你睡吧。(下) 林 坚 队长生气了?

大 黑 没事儿。他就是那个德性!滚在工人堆里带头吃 苦，还一身病……

柳 明 其实传统本身就有陈旧的 一 面。从哲学的角度讲， 永恒的创造与永恒的破坏，这就是生活的逻辑。未 来的科学就是要打破传统。

林 坚 这是马克思的观点。你还读些哲学?

柳 明 石海他二哥在北大哲学系，常寄些书来，我早劝队长 也读点哲学。哎，老林，你怎么到我们队来了?

林 坚 (掏烟)来，抽烟，抽烟，这是新牌子，挺有劲儿的。 〔石海领彩凤从右侧上场。

〔彩凤显得惴惴不安，她卷着裤角，手里捧着提兜儿， 睁大好奇的眸子望着这新奇的一切。但，她那件粉 红色的上衣却十分诱人。

石 海 你等一下。 **彩** **凤** 嗯。

〔石海进列车房。

石 海 大黑，有个女的找你。 大 黑 你别拿我穷开心!

石 海 把屋收拾一下，臭袜子掖起来! 柳 明 真有女的?那我 … …

石 海 你睡吧。(看见林坚)这位 ……

林 坚 我叫林坚，分到你们班当工人。有事吩咐，请别客 气 。

石 海 当工人 …… (打量了一眼林坚)

〔庆儿赶紧收拾屋子，他从来都不怀疑石海说的话。 〔管理员胖子诡谲地窥视彩凤，从一侧悄悄地溜过。 〔三班李穿着裤头唱唱咧咧地从最后区走出准备小

便，他一眼瞥见彩凤，吓得耗子似地钻回后排列车

*房。*

〔这一切都是在石海进列车房后同时发生的。 石 海 进来吧。

彩 凤 嗯哪。(进列车房)

石 海 (指大黑)你是找他吧? 大 黑 是你? … …

彩 凤 哎，我就找这位大哥…… 大 黑 找 … … 找我? … …

彩 凤 嗯，就找你……

〔停顿。每个人都十分窘迫和尴尬。彩凤也不安起 来，她渐渐地靠近大黑。

石 海 你坐吧。

庆 儿 (倒水)喝水。

彩 凤 嗯。我找这位大哥是给他送提兜儿的。 柳 明 提兜儿?

彩 凤 (发现上床还有人，猛回头吓一跳)是……是提兜儿。 大 黑 谢谢你了。我正为这着急呢。

彩 凤 你们走后，我见了这个包儿，跟着汽车喊了半天也没 停。我寻思算了，一个人造革的兜儿，你们还在乎 这?可回到小店一翻，在二层格里发现了一沓图，上 面曲溜拐弯地画着不少线线，还有一个个圆点。我

吓坏了，怕不是联络图吧? 〔几个人都笑了。

彩 凤 你别笑，真的。我这个急呀，一下晌都没安生，嘴都 起泡了。傍晚，我站在土坎上朝着大甸子望，见这蓝 汪汪的天边竖起一座大井架，我想你们准在这儿。

谁知，望山跑死马，干走也不到!天都黑了，也没撵 上井架。好像我往前走，井架也往前走。真怪…… 天大黑了，我绕到江岔子里就转不出来了。我…… 我都差点儿急哭了……(一笑)后来我就喊哪——多 亏这位大兄弟。你看，光听我磨叨了……真是的



柳 明 可得好好谢谢你呀!

彩 凤 要说谢，我得谢这位大哥。今天在店里多亏了他!

要不……瞎，不说了。 庆 儿 你们屯子好大呀!

彩 凤 听说要是出了油，就能改镇了呢。 大 黑 你们不怕油鬼子进庄了?

彩凤看你说的。我们这个山高皇帝远的瘪旮旯儿，巴不 得来点啥冲一冲呢!那天你们搬迁从屯子路过，好 威风哟!几十台大汽车，还有这么老宽轱辘的拖拉 机——

庆 儿 那是进口的D80。

彩 凤 前后带电匣子—— 庆 儿 那是对讲机。

彩 凤 反正够气派的了!你们通过后，这两天屯子像开锅 似地叨咕着。(停了一下)可说，你们也得多个心眼，

有的人要打你们的主意，想捞你们的东西发财。 大 黑 我们有啥可捞的?

彩 凤 油哇、铁呀，管子、绳子，反正他们什么都划拉。

庆 儿 你倒像我们石油上的人。 彩 凤 你们要我吗?

石 海 你开小店不是挺好吗?

彩 凤 唉，我命不好哇…… 庆 儿 现在还讲命?

彩 凤 我知道命那玩艺儿是假的，可有些事儿…… 大 黑 怕啥，堂堂正正地干呗!

彩 凤 你是个男子汉，可俺是个女人哟。 石 海 你丈夫呢?

彩 凤 他?(突然有些绝望地)结婚没几天就抓起来了。他 耍钱，骗人，偷东西……瞎!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了



〔胖子向秦队长打了小报告，领着秦队长朝列车房边 嘀咕边走过来。

秦队长 (进屋装着送信件)石海，你们班的信件。哎哟!这 位女同志是……

彩 凤 我是屯子小店的，我来……

秦队长 (干笑着)嗯，嘿、嘿，井队净男人，不大方便。这会儿 ……(看表)夜里十点多了……石海，派两个人送送 她……

彩 凤 是……我该走了。 石 海 大黑，你送送她吧。 秦队长 叫庆儿去吧!

庆 儿 我……我害怕。

胖 子 队长，要不，我跟庆儿去送!嘻嘻，你的小锅饭我做 好了。

秦队长 (生气地)我不是说过，不许给我做小锅饭吗? 胖 子 您一天操这么多心，身体又……

大 黑 (瞪着胖子)哼!溜须，打小报告。什么玩艺儿! 胖 子 大黑，你这是什么意思?

大 黑 (对彩凤)走，我送你! 秦队长 你! … …

大 黑 咱们丢了东西，人家大老远的送来，队长你就这样? ……走吧!

〔彩凤与大黑下。

秦队长 (发火)石海，我告诉你!这女人外号叫“小红袄”,不 正经。你要是给井队惹出破鞋烂袜子的事儿，我叫 你吃不了兜着走!

〔老兵、大宝子带着拎着塑料桶的赵发上。 老 兵 进屋!

**赵** **发** 饶了我这次吧。求求你了，大叔。 老 兵 走!进屋说去。

〔老兵、大宝子、赵发进列车房。 **秦队长** 怎么回事儿?

**老** **兵** 他偷柴油。

**赵** **发** 领导哇领导哇，我讨麻烦了讨麻烦了!我想弄点灯 油，被这位大叔抓住了。我他妈的不是人，是驴进 的——

**秦队长** 你哪儿的?

**赵** **发** 北边大屯子的。

秦队长 这油料，是从几百公里外送上来的，你这样大桶地偷 不是犯法吗?

赵 发 知道知道，我认罚认罚。 胖 子 你认识“小红袄”吗?

赵 发 认识认识，那是我侄媳妇，我是她老叔。以后到她小 店里，我请客!

秦队长 别说用不着的。上队部说去。

〔秦队长、胖子、赵发下。 石 海 老兵，你的信。(递信)

老 兵 谁给拆开了? 石 海 是磨开封了。

林 坚 那个农民管你叫大叔，你四十几了? **老** **兵** 我?唉，才三十五岁。显老吧?

〔林坚显得很尴尬。

〔石海换衣服。庆儿为石海倒洗脸水。

〔老兵看信，极力掩饰内心的激动。 **石** **海** 老兵，怎么了?

**大宝子** 想老婆了吧?(夺信)我看看，嫂子又写啥了。 **老** **兵** 别，别介……别撕了 ……

**柳** **明** ( 放下手中的书)大宝子，看人家信不礼貌。 **大宝子** 咱们这个天地，没有秘密。

**老** **兵** ((无奈)想看就看吧，也没啥。

**大宝子** 干脆，我给你们念念吧。(读信)“老兵：想你。晚上 睡下的时候，我悄悄把你的枕头摆在旁边。虽然你 不在，但我闭上眼睛就觉得你在。我真想当妈妈啊， 有个孩子会省不少的寂寞。可你一年回来一次，总 是来去匆匆。说句玩笑话吧，生个豆芽也得多浇几 遍水呀!现在农村别人的日子好过了，而我却更难 了。每到晚上，村子里一掌上灯，别人家都是丈夫、 孩子、热汤热饭，而我……唉!不说这些了，谁让我 嫁给一个找油郎呢!真想你呀，有时我偷偷地哭 ……"(停顿，眼里涌出了泪)柳明，你念吧……我受 不了这个 ……

柳 明 (接念)“老兵，要是不那么忙，你跟领导请个假，多请

几天，为了我和我们有个孩子。可请假时千万别这 么说，那显得俺多没出息呀!要是不准，就再等等， 打井的事大。还有，你要好好学习，没文化多受憋 呀!不说别的，就说你写的信，一篇纸斗大的字，从 头到尾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有。去了前边的问好，再 就是后边的‘别不多谈’,你谈什么了?你什么都没 有说呀!你干的那种活，穿的那身衣服，我见了心都 碎了。坐汽车的人，谁能想到油是这么找出来的呀!

…. "

〔列车房里的人沉默了。

〔庆儿为老兵端过洗脸水，老兵擦脸掩饰。

庆 儿 老兵师傅，你媳妇真好。我将来要是能找上这么个

媳妇，哪怕长年不在一块儿，有这句话就知足了。 林 坚 老兵，你是什么地方人?

老 兵 老家在河南。 林 坚 复员几年了? 老 兵 九年了。

林 坚 家属为什么不来? 老 兵 农村户口。

林 坚 不是说够八年工龄，农村户口也可以落吗? 老 兵 没门子，排不上号哇……

〔 停 顿 。

〔林坚接过信封看着。

〔石海端出一盘插满小腊烛的生日大蛋糕。大家惊 异万分。

石 海 来来，换个题目。今天是六月十八号，庆儿的生日。 (看表)还差十五分钟就过不着了。

庆 儿 我的生日?

石 海 花名册上写的。

庆 儿 对，是今天!我……我自己都忘了呀 ……

〔大家沉浸在幸福和激动之中，向庆儿祝贺生日。

**大宝子** 石海行啊!领导们就稀罕这样的。将来当个标兵、

劳模，提个一官半职的…… 老 兵 宝子，有这么说话的吗!

大宝子 好，不说。今天晚上又得喝一盅!

石 海 (点燃腊烛)庆儿，过来吹灭腊烛吧。

〔庆儿轻轻地吹灭腊烛。

〔一束淡红色的光渐渐暗去。 〔口琴声又断断续续地响起。

2

〔灯亮。夏日里清新的早晨。

〔景同前场，气氛却大不相同。云雀在天空中飞啼， 碧空如洗的蓝天醉人心魄。江湾里飘浮着淡淡的薄 雾，空气也显得湿润而甜蜜。挺拔秀美的芦苇掩映 着深蓝色的列车房，远处九曲江湾犹如金色的缎带 缓缓流淌。刺破青天的钻塔涂上一层余辉，显得顶 天立地。

〔幕后钻机轰鸣，大钳叮咚，已经进入正常钻进阶段。 〔石海这个班组今天是大倒班，休息二十四小时。他 们都换好了时髦的衣服，准备进城。

〔列车房外，林坚在用包装绳编织排球网。不时有交 接班的钻工上下。晾衣服的小伙子吹着口哨。

〔石海用蛤蜊瓢装着抓的小鱼，小心翼翼地走上。

石 海 老林，快看，快看!这小鱼多美，金翅金鳞的，活蹦乱

跳的!

林 坚 在哪儿抓的?

石 海 江边。你用脚在沙滩上狠狠地踩个窝，浪一涌上来 就灌满了水，一会儿小鱼就一个跟一个地游过来了。 可好抓了!

林 坚 我们把它养起来吧!

石 海 是啊，生活应该有点色彩。老林，你听过这话吗? “无论环境多么险恶，人们总是按着美来创造生活。”

这是谁的名言? 林 坚 泰戈尔。

石 海 老哥们儿，政治干部要有你这种素质就成了。哎，你 是怎么下来的?三种人?还是生活作风 ……

林 坚 (大笑)三种人不够格，要说生活作风这倒有可能。

因为，我看见漂亮的女人，总忍不住要多瞅几眼。

石 海 这很正常。连美都无动于衷的人，不会对生活有热

情。哎，你到底怎么下来的? 林 坚不称职呀 … …

石 海 不称职的多了!我看干部多半是奴才，是接收指令 的机器人。

林 坚 因为奴才毕竟听话嘛。 石 海 这也是光荣传统?

林 坚 不能这么说。 石 海 怎么?

林 坚 有创造性的基层干部也不乏其例。

石 海 我指的是普遍而不是典型。要讲典型，可能在旧中 国也能找几个农民万元户，还有地主嘛!

林 坚 石海，昨晚我到队部去，看见一沓子请调报告，怎么 这样多的人想调走?

**石** **海** 怎么说呢?大家反映，苦点、累点都没啥，就是生活

得不痛快，没劲。 林 坚 怎么不痛快?

石 海 守着大江，洗澡怕淹死；倒班进城，怕喝酒闹事儿；看 录像怕中毒；找女人怕搞破鞋。剩下的，就是吃饭、

打井、睡觉…… 林 坚 要你当头头呢?

石 海 要是我当头头，请调报告能少百分之九十。 林 坚 我以为你有多大气魄呢，不能一张没有吗?

石 海 不 能 。 林 坚 怎么?

石 海 还得留出走后门的呢。

林 坚 (笑起来)你小子，太偏激!(喜爱地看着石海)

〔后台一声怪叫：“走哇，看女的去呀!”“进城喽!”

〔三班李、四班王、柳明、大宝子等人准备搭值班车外 出，在列车房外议论着。柳明穿得很洋气，留着长长 的头发，穿着紧身的牛仔裤。

〔秦队长怒气冲冲地上。

**秦队长** · 喊什么?穷叫唤!……别都去了， 一班派一个，把该

捎的东西统计一下。 **三班李** 叫我们去呗。

**四班王** 求求你队长，我们都三个多月没出去了 …… 〔大家请求队长放行。

**工人甲** 没烟抽了!

**工人乙** 刮胡子刀片不快了。

**秦队长** 不行!那个镇子小得放个屁满街臭，离这儿一百多 里路，你们去了闹得鸡飞狗跳墙的，影响不好!都回 去吧，回去吧!一会儿传达文件，还要迎接领导视 察。

〔大家迟迟不散。

**秦队长** 你们要不怕扣全月奖金，你们就去!(下令)开车! 〔汽车声远去。

**三班李** (咕哝着)操你个妈的。

**秦队长** 你骂谁?小崽子，一张嘴就骂人…… **三班李** 骂我自个儿，还不行吗?

**秦队长** 你那是骂你自个儿吗?

〔胖子出来劝解。秦队长下。

胖 子 算了算了。队长也是好意呀，怕你喝多了，回不来， 耽误了生产。现在不是提倡“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 人"嘛!

**三班李** 你少给我玩轮子!你把你食堂伙食搞好得了。 一连 吃了半个月的烂韭菜，说话都韭菜味。

〔大家垂头丧气地欲散去。 〔彩凤背着杂货篓上。

〔青年工人一下围上来。 **工人甲** 你可真是及时雨呀!

彩 凤 可别这么说，我也是为挣几个钱哪! 工人乙 都有啥呀!

彩 凤 有香烟、酒、罐头，还有牙膏、肥皂、香胰子。 工人甲 太好了。我们班包了!

〔工人甲把货篓子抱起来就跑，三班李拦住。 **三班李** 哎，你们别独吞哪!

**彩** **凤** 货，背得不多，还是大家都分点吧! 工人甲 (把几张大票塞给彩风)给你钱。

彩 凤 哎哟，还得找你两块呢。 工人甲 找啥呀，这块八毛的……

彩 凤 大兄弟，你们这儿有个叫大黑的，他没在?……(期 待地张望)

**工人甲** 我去给你喊去!(跑下)

〔彩凤手里拿着一罐辣酱，被大宝子看见。 **大宝子** 这个怎么卖呀?

**彩** **凤** 这是给人家捎的。

〔大黑从钻台上下来。 彩 凤 大黑 … …

大 黑 彩风，你来了……

彩 凤 给队上送点杂货，一哄就卖完了。这是给你的，用辣 椒和肉炸的。

〔工人们买了货并不走开，远远地望着彩凤。 大 黑 这么远，路又不好走……

彩 凤 那你送送俺呗。

大 黑 走吧。(和彩凤下)

〔庆儿抱着一只受伤的小灰雁跑上。 庆 儿 班长、班长!雁、雁!

石 海 哪儿搞的?

庆 儿 大刘用小口径枪打的，伤了翅膀。你看它痛得直抖 ……这咋办?这咋办?

柳 明 快进屋。给它抹点盐水，防止感染。

庆 儿 你抱着，我找点布给它包一包。(将自己晾着的床单 撕下一条)

〔大班刘、三班李闯上。 **大班刘** 庆儿，雁我们不给了。 **庆** **儿** 说好了嘛!

**三班李** 我们要拎回去，剁了吃肉，下酒。

**庆** **儿** 别别别，我求求你了，这小灰雁多可怜哪。 **三班李** 不行!(抢雁)

**庆** **儿** (急得要哭)我 … … 我给你买十瓶好酒、十盒罐头行

了吧?要不兑现，你们就杀了我吃肉! 〔 停顿 。

**大班刘** 算了，给他吧。

〔三班李、大班刘下。

〔老兵拎着礼品回来。 石 海 回来了?

老 兵 嗯。昨天我搭车出去的，在基地住了一宿。 石 海 快进屋歇歇吧。

老 兵这雁… …

石 海 咱们班的。(和庆儿下) 〔老兵、柳明进列车房。

**大宝子** 老兵，又送礼去了?

**柳** **明** 你真是，有那东西还不如自己吃，保养保养你那身板

*儿。*

林 坚 送什么礼?

柳 明 为了老婆落户呗。

老 兵 唉，不怕你笑话，送礼我都摸不着大门呀!宝子，你

以为礼那么好送啊?送不明白人家不收哇。

**大宝子** 那是。

老 兵 到机关大楼办事儿，我都摸不着大门儿。那牌子一 挂就是一溜，听说整个大机关光干部就好几千人，每 天都忙得够呛!我站了一个多小时都没人理我。我 一想，人家都忙大事情，怎么能顾得上我呢?别给人 家添乱了，走吧……路上，我真想打自己两个嘴巴，

心里骂自己：你给当过兵的丢人! 林 坚 还差什么手续?

老 兵 说不清。反正报告上已经盖了十六个戳儿了。(拿 出报告)

林 坚 (拿过)把这个放在我这儿吧。 老 兵 这 … …

林 坚 我托人给你办办看。

老 兵 (不好意思地)不麻烦你了。 林 坚 我上边有熟人。

老 兵 那……需要什么,你吱声。钱、东西…… 林 坚 不，不需要……不需要……

老 兵 我在路上碰着大黑子，还领着个女的，好像来过咱这 儿 …

**大宝子** “小红袄”真多情啊，给大黑子勾上了。

**老** **兵** 你别胡说。

**大宝子** 真的!你没看见“小红袄”那两个奶子翘翘的，男人 见了要是不动心，那他妈纯粹是骡子!

**柳** **明** 你呀!好事情，也叫你给说脏了。

**大宝子** 行啊!大黑哥有了意中人，班长当年的小情人也要 来前线巡回医疗了，你们都有希望啊!

**林** **坚** **你呢?**

**大宝子** 我?我也要走喽!就这几天的事儿，咱这儿有秘密 手谕——

林 坚 手谕?来，给咱开开眼行吗? **大宝子** 不行不行，这是绝密文件!

柳 明 大宝子，石海有对象我怎么没听说? **大宝子** 等你听说，孩子都抱出来了。

柳 明 哪儿的?

**大宝子** 前线卫生所的，咱们秦队长的大小姐。 **柳** **明** 是吗?

**大宝子** 现在还不敢肯定。那丫头挺怪，长得贼水灵，金处长

的儿子也看上她了，恐怕要发生一场决斗! **老** **兵** 尽扯蛋!

〔庆儿抱着包扎好的小灰雁返回，石海跟上。 石 海 你就放那儿吧!没事。

庆 儿 我不。死了咋办?

**石** **海** 我这儿有小鱼，喂喂它，看吃不。 〔 停 顿 。

〔大宝子百无聊赖。

大宝子 来来，玩扑克!柳明你下来。 柳 明 我不玩。

〔大黑进屋，掩饰不住内心的幸福，回到铺位。

大宝子 (看着兴奋的大黑)给她铆上了? 大 黑 去你妈的!你说的是人话吗?

大宝子 石海，玩一把。 石 海 你们玩吧。

大宝子 喊!大黑，老兵，咱们玩。哎，老林你凑把手儿。 林 坚 我不大会。

大宝子 你就整吧，几把就会了。反正也没啥事儿，甩到点吃 饭。咱们讲好，打对主的，输了钻床腿!成破两趟， 抠底光头翻番儿。

〔几个人打起扑克来。大黑与林坚对主，老兵与大宝 子对主。

**老** **兵** 我听说一个老领导，要到咱们队看看。

**大宝子** 管他呢!乐意谁来谁来，孩子她老姨办喜事儿，嫁给 谁咱都照样喝喜酒。(看牌)我说大黑，扣不下牌了 吧?认抠吧!

**石** **海** 大宝子，真难为你爹呀，有你这么个宝贝儿子。

**大宝子** 你还没这么个爹呢!大黑，你头年能不能出牌了， 啊?

老 兵 柳明给我弄本书看看。

柳 明 (扔书)给，普希金的爱情诗。学学，好给嫂子来点情

话 。

**老** **兵** 普希金?哪国人?

**大宝子** 朝鲜人。朝鲜人一色的姓金。出牌呀! **石** **海** 你别不懂装懂，普希金是俄国大诗人。

**大宝子** (乐得跳起来)玩赖也不行，钻吧! **大** **黑** 钻?凭什么!

**大宝子** (数底牌)一二三四五六七，五七抠底!算抠底吧!

来来来，让地方，让地方。 大 黑 (摔牌)庆儿，替我钻一趟。 大宝子 不行不行，替不行!

大 黑 我块儿太大，钻不过去。

庆 儿 我替吧。多钻几趟也行 … … 大宝子 你他妈的……瞎!我说 ……

〔庆儿替大黑钻床腿。 老 兵 我看老林就算了吧。

大宝子 钻钻钻!岁数大的更要带头。来吧，别客气。头一

次不好意思，钻顺溜了就好了。 〔林坚钻得很困难，大家哄笑着。

**大宝子** (推林坚的屁股)你真比狗熊它姥姥还笨! 〔秦队长闯进来。

秦队长 老林哪，你……瞎!这么大岁数怎么也像孩子似的 跟着胡闹。

林 坚 (尴尬地笑了)我是凑热闹 ……

秦队长 收了收了!把屋子拾掇拾掇， 一会儿老领导就到。 后边喊话过来了，已经上路四个多小时了。他先到

二四七队，拐过来到咱这儿。 柳 明 哪位老领导?

秦队长 反正比我大。你们可都小心点，别跟我过不去!

〔列车房里的人有点紧张，赶紧打扫卫生。 〔秦队长在列车房内巡视一圈。

秦队长 你看看这屋，像什么样子?尽整些用不着的。这谁 织的网这么大眼儿，还想捞大鱼啊?

林 坚 我织的。 秦队长 你?

林 坚 排球网，业余时间玩玩。

秦队长 这蛤蜊瓢里还养了鱼。庆儿，你别躲!天哪，还养了 雁……你们这儿开动物园哪?石海，你赶紧把这些 处理喽!

石 海 用不着这么紧张。

秦队长 还有，你们要提提精神!别什么家庭啊，女人啊，想

那些没出息的事。当年我们创业，提出三年不探家， 五年不谈恋爱，八年不结婚!白天打井，夜里会战， 饿得眼珠子发蓝，也都规规矩矩，队伍也没像你们这 么难带 。

石 海 按队长说的做吧。快点!

秦队长 把床下的破瓶子烂罐子收收，把床头那些穿没领衣

服的女人照片，还有那光大腿的都摘下来。

柳 明 这是女子体操，那照片是张瑜。

秦队长 什么章鱼、墨斗鱼的，掖铺下面。(上下打量着柳明，

看着心里别扭) 〔胖子急上。

胖 子 队长，队长!我搞了八个菜，够了吧? 秦队长 你找挨骂呀!四个菜一个汤，照旧。

胖 子 (小声地)上次弄柴油的赵发，给送来一只羊，他想要

点…… 秦队长 给钱!

〔三班李穿油腻工服急上。 **三班李** 石海，求援了。

石 海 怎么了?

**三班李** 卡钻了。大黑技术好，有经验……

大 黑 别他妈尽说好听的，走吧!(与三班李下)

秦队长 柳明，你这头发是不是理一理?扎毛搭相的，男不 男、女不女，像个老娘们!老领导最讨厌这一套。

柳 明 队长，你应该尊重我的人格。 秦队长 干好工作，这就是人格。

**大宝子** 队长，头发长就不革命了?马克思大胡子长头发，是 革命导师；林彪是秃子，还反革命呢!

秦队长 你就会玩嘴。柳明，你是知识分子，要有个朴素的作 风，给全队青年带个头。你看你，穿的这个裤子，紧 绷绷的，后面还有一个铜牌牌，前面鼓出个包包儿。

尿都快露出来了。瞎，我都替你勒得慌。 〔众人一阵哄笑。

柳 明 (激动地)队长，这纯属我个人爱好。我没妨碍别人， 也没影响工作，你没有权力干涉。

秦队长 (固执地)在我这个队，我就管!你立刻理发，换衣 服!

柳 明 在这方面，我有权不听你指挥。

秦队长 (气急)你……(猛然发现柳明的床头挂着 一 幅题名 为《泉》的裸体女人油画复制品，严厉地)那是一张什 么画，啊?

柳 明 我喜欢的画。 秦队长 摘下来!

柳 明 ……

**秦队长** 摘下来!

〔柳明无奈将画摘下来，递给秦队长。

**秦队长** 老林，你们看看，这这……这能看得下眼去吗?这基 本上是棵(裸)体嘛!

庆 儿 (小声地)队长，那念裸体。

秦队长 啊，裸体。老林，你说说，这下流不下流?

林 坚 老秦，这是一张世界名画，是19世纪法国油画大师 安格尔的作品，叫《泉》。

秦队长 是够“全”的了，啥都露出来了嘛。这种东西，我要是 给你们报上去，非把你当成搞淫秽书画抓了去。柳 明，我是爱护你。立刻毁掉!

**柳** **明** 不能毁掉美好的艺术!

林 坚 有的艺术家把美妙的人体比作真理，因为真理也是 赤裸裸的，毫不遮掩的。

**秦队长** 老林哪，你这么大岁数说这话也不脸红?

**林** **坚** (一笑)看我的面子上，还给他吧!

**秦队长** 给他?(气得撕碎油画)我不能让这种东西有立锥之 地!(怒气未消地欲下)

**柳** **明** 等等!

**秦队长** 怎么的?

**柳** **明** 对于今天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你要负责任! **泰队长** 我负责到底!(气得来回踱步)

柳 明 (沉重地)队长，你当领导，我有义务尊重你；我当小 兵，你也同样有义务尊重我。因为我们同样是公民。 我愿意把头发留长一点，喜欢穿紧身的牛仔裤，是为 了形体健美，这纯属我个人的生活爱好。我并不妨 碍别人和工作，也不强加给别人，我想这一点自由是 属于我的。队长，我希望你当着全队人的面给我赔 礼道歉。第二，这幅世界名画是我一位同学赠给我 的，虽然是复制品，但也价值昂贵。我希望你能赔 偿，否则，我要向法院提出起诉。

〔秦队长大笑起来，但笑声过后，他突然想到什么。 〔三班李扶着满身泥浆的大黑上。

**石** **海** 怎么了?

**三班李** 卡瓦滚出来，把大黑的脚砸了。 〔老兵、庆儿、林坚都围过来。

**石** **海** 疼吗? 大 黑 废话!

〔庆儿轻轻地给大黑脱鞋。 〔大黑忍着剧痛。

秦队长 你忍着点，我给前线卫生所喊话! 庆 儿 哎呀，这鞋窝里全是血呀!

大 黑 乍乎个屁!流点血死不了人。去，拿口酒喝!

庆 儿 嗯哪! 大 黑 快点!

〔庆儿赶紧拿酒，大黑猛地喝一 口。 〔口琴声又响起 ……

〔灯光渐暗。

3

〔灯亮。 一个神奇的黄昏。

〔景同前场。橘红色的落霞染红了远处多情的江湾。 高高的井架，像是镶金镀银的金字塔。列车房仿佛 不是深蓝色的，它已被橘红色的落霞涂抹成一种奇 妙的颜色， 一切显得十分柔和与恬静。

〔石海与柳明在琢磨刚刚取上来的 一 截岩心。大黑 半卧在床上养伤，已经不那么痛苦了。庆儿在用小 纱网筛选着刚捞出来的小鱼小虾，准备喂雁。

柳 明 (用放大镜观察岩心)奇怪! 石 海 怎么样?

柳 明 按说，这个层段取上来的岩心，应该有良好的油气显 示 。

石 海 可取上来的岩心不是油砂体，而是水砂石。 柳 明 (果断地)拿锤子来!

石 海 (递地质锤)给。

〔柳明砸开水砂石，又拿出另一种岩样用放大镜观察 , 比较。

柳 明 (惊喜地)石海，你看!这水砂石很像含有天燃气的 岩样!这种情况还不多见呢!

石 海 给负责这个区域的张总写个分析报告。 柳 明 我想，他们也会发现这一点的。

石 海 咱们共同证实不是更好吗?要是他们万一按常规处 理，不射孔试采，那损失就大了。你写吧，我想办法。 哎，老林干啥去了?

柳 明 好像有急事，一大早就搭车出去了。 石 海 柳明，你对老林怎么看?

柳 明 我怀疑他是上边派来的。 石 海 不是。我托人打听了。

柳 明 他这样的人，含量很大。 石 海 也许……

〔 停 顿 。

庆 儿 大黑，我的小灰雁伤好了，今天飞出去，又飞了回来。 回来时还围着钻塔盘旋两圈，嘎、嘎地叫了两声，像 是认识咱们队似的。

大 黑 小灰雁将来能变成个漂亮的女人，永远陪伴着庆儿。

庆 儿 你别逗了。到了秋天，小灰雁就飞走了，也不知明年 还能不能飞回来?

大 黑 就是能飞回来，咱们也不知上哪儿了!

庆 儿 我想买个小项链儿，挂在小灰雁的脖子上。无论飞

到哪儿，它都能记着我们和这大井架。 柳 明 它是只孤雁，冬天会冻死饿死的。

庆 儿 我不信，不信!

〔秦芳背着医疗包随秦队长和穿摩托服的金鹏走过。 秦芳在门口停下，敲门。

秦 芳 可以进来吗?

**柳** **明** **请** **!**

〔秦芳进列车房，给大黑换药。

秦 芳 勇士，你的伤好多了，过几天就可以上钻台了。 大 黑 柳明，陪我出去走走。

柳 明 啊……对对!多么迷人的黄昏啊，是该出去走走。 庆 儿 我也去喂小灰雁喽!

〔几个人讪笑着下。

〔列车房里剩下石海与秦芳二人。 〔沉默。看来两人都很为难。

〔石海站起来欲走。 秦 芳 等等。

石 海 听说你快结婚了 …… 秦 芳 你恨我?

石 海 为什么要恨?

〔秦芳拿起桌上的烟点燃一支。 石 海 你学会抽烟了?

秦 芳 ((痛苦地)麻痹神经呗……

石 海 别跟我说这些。我的照片你都拿来了?

秦 芳 (拿出一沓照片，摔在桌上)拿去吧!别影响了你的 好名声。

石 海 (翻看)还缺一张。

秦 芳 哪张?

石 海 小时候……

〔 停 顿 。

秦 芳 (哽噎)丢了……(大声地、痛苦地)丢了! 石 海 是啊，丢了……就丢了吧。

秦 芳 那张照片就留给我吧!别狠心把它拿走。 石 海 他对你好吗?

秦 芳 他父亲为我联系上大学，然后我才答应结婚。 石 海挺好的一桩买卖。

秦 芳 别折磨我，咱们的感情要比——

石 海 还谈什么感情呀?要是我爹是个处长，咱们的感情

就不会贬值了。

秦 芳 要不，你跟我走，离开井队。

石 海 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走呢?到大自然中来 ……

〔 停 顿 。

**秦** **芳** 看来，我们谁也不能跟谁走了。

**石** **海** 是啊，生活毕竟是一件最实际的事情。你从小理想 当一名医生，可又没有文凭，要是他能帮你实现愿

望，你就跟他去吧!我祝你们幸福…… **秦** **芳** (抽泣)幸福……

石 海 有些是气话。请你原谅我……我真是……怎么说呢 ……有时在草原上看蝴蝶，不知怎么总是想起你辫 子上系的发带儿……那是小时候……我这个人哪， 注定要浪迹天涯……

**秦** **芳** (激动地)小海，我不能忘记，不能……从童年……可

我没有信心……(含泪依偎在石海的怀里)

〔秦队长领着金鹏闯进，他们被这拥抱的场面震慑

了 。

〔秦芳与石海并没有即刻分开，这使秦队长与金鹏十 分难堪。

**金** **鹏** (克制着)对不起 … … (转身欲走)

**秦** **芳** 等等。让我来介绍 一下，这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石 海 。

金 鹏 (傲慢地)听说过 …… 秦 芳 这是金鹏。

石 海 噢。

秦队长 不像话!小芳，你出来!

〔秦芳随秦队长出列车房，金鹏与石海也跟出。

秦队长 你太不像样子了!一脚踩两只船，还……还相互介

绍 。

秦 芳 你放心，我只能嫁一个。不过，另一个可以当朋友

嘛!

**秦队长** 你给当爹的留点老脸吧!咱们家怎么生了你这么个

妖精……你找个对象，还，还找个朋友 … …

〔胖子献殷勤地走到金鹏身旁。

〔大黑与柳明遛弯儿回来。三班李、四班王、庆儿远 远地看着。这些青年人对那些来井队跟他们争夺女 人的陌生人，都有一种本能的仇恨感。

金 鹏 秦芳，快走吧!这不是人呆的地方——

大 黑 ( 逼 视 ) 你说什么?不是人呆的地方?你这些钻工爷 爷是干什么的，啊?

胖 子 小金不是那个意思。大黑你别瞎联系 ……

金 鹏我没那个意思。我是怕天黑了，秦芳在这儿不方便

大 黑 我们会保护她的。我倒是怕你在路上不规矩。 金 鹏 你这是什么意思?

胖 子 (埋怨大黑)人家是对象，你怎么这么说呢?看看，这 多那啥—

大 黑 没你的事儿，滚!金三，你那点老底爷知道。你不就 是靠你爹用公家的钱买了个大学文凭吗?你不就是 靠给别人调换工作玩了几个女孩子吗?狗崽子，你 听好了，石海与秦芳是青梅竹马，你要是依仗权势撬 了行，我就打断你的腿!

金 鹏 哼!你们别仗着人多。要是想会会，哥们儿指个地 方!谁他妈要是不按时去，谁是茄子!

大 黑 你是不是皮子发紧，想让人抬着你回去! 石 海 (制止)大黑，算了……

大 黑 石海!你，你怕他…… 石 海 不值得……

柳 明 哼!找老婆还靠你当官的爹。无赖，滚吧!

胖 子 越来越不像话了。这要叫金处长知道了，多不好



金 鹏 秦芳，走吧!我用摩托送你。 〔大班刘急上。

大班刘 卫生员，我们班有个人拉肚子，发高烧，你去看看。 秦 芳 这……我这儿有药，你拿去给他吃了。

秦队长 不行!要是中毒性的就来不及了。小芳，快去看看 吧 。

秦 芳 我看也没用。 金 鹏 快走吧!

秦队长 小芳，你爹也是打井的出身哪!

**秦** **芳** 所以你就窝囊一辈子。 秦队长 混帐!

秦 芳 ( 激 怒 ) 你……你只能带出一帮土匪!

秦队长 (失手打秦芳一耳光)滚!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 秦 芳 (惊惶地)你 ……

金 鹏 别说了!走 … … (感到四周有一双双愤怒的眼睛在 盯视着自己，慌乱了)

〔长久的停顿，一双双喷射火焰的眼睛。 〔金鹏领秦芳下。

胖 子 再来呀!给金处长带好，啊!别生气 … …

〔大黑踢了胖子一脚。

**胖** **子** 这是谁?队长，你看 …… 秦队长 你也回去!

〔摩托车开走的声音。

**秦队长** 石海，你们班准备上井!

〔众人各自散去。

〔石海、柳明、庆儿回到列车房，他们默默地换着那身 油工服。

〔秦队长站在院里沉思着。

〔老兵与大宝子从外面归来。

**大宝子** (似乎非常高兴，唱着《热情的沙漠》)

我的热情，啾!

好像一团火，啊!

**秦队长** 你他妈的发情呢?嗽、啊的。

**大宝子** (拿出批条)队长，这是批条，放行吧! 〔秦队长看批条。

**老** **兵** 队长，我……我写了份请调报告，我寻思爱人调不

来，我就调回去。家里老父亲久病在床，实在是…… **秦队长** (气得发抖)走走走；到你们班说去!

〔三人进列车房。

**秦队长** 老兵是个党员，带头写请调报告，还到处送礼，这像 话吗?

**石** **海** 他的困难应该考虑。

**大宝子** 那我呢?

**石** **海** 你没有理由。

**秦队长** 大宝子有领导批示，不放行吗? **石** **海** 我看批条。

〔秦队长将批条给石海。

**石** **海** 放我这儿吧。我丑话说在前边，谁要是开后门儿，我 就把这批条贴在纪检委的大门上。

大宝子 (激怒地)石海，你他妈太损了!你欺负我大宝子咋 的?你看我眼眶子发青咋的?我大宝子人称神行太 宝，三进拘留所，身上四处伤疤。既然你不够哥们儿 义气，也别怪我不客气!你们闪开，我跟他拼了! ……(一拳将石海打倒)

〔秦队长与老兵上前将大宝子抱住。

大宝子 (大哭起来)妈的……你显大眼，扎根井队，干啥卡别 人!妈的，我走不了啦，走不了啦……我得死在这儿 了……

秦队长 唉!一塌糊涂 …… (下) 〔 停 顿 。

石 海 (把条子还给大宝子)要是你真的想走，那就走吧

……但我想，你最好在这儿多干二年…… 〔大宝子平静了些。

〔天渐渐地黑下来。

〔石海拎着大宝子的工作服。 石 海 穿吧，准备接班。

〔赵发背着半面袋子东西点头哈腰地上。 赵 发 哎哟!兄弟们都在。这是准备上夜岗吧? 石 海 你啥事儿?

赵 发 没啥事，没啥事。看你们在这儿挺那个的，就给你们 送点庄稼院儿产的东西。没啥稀罕玩艺儿，蒸了点 黏豆包儿，炒了些毛子嗑，还有点干巴鱼，给你们下 酒 。

〔赵发正说着大黑进来了。

**大** **黑** 你来干什么?

**大宝子** 人家是来慰问的。吃，吃呀!不吃白不吃呀。

**赵** **发** 还是这位大兄弟实惠，不外道。 老 兵 慢，你把东西装上背走。

赵 发 这扯不扯，我还能给你们讨麻烦吗? 老 兵 你想吃小亏占大便宜!拿走!

赵 发 哎呀，我说这位大叔可真那个，我干啥那么讨人嫌 呢?我图啥呀 ……

老兵 柴油!那是国家的， 一滴你也别想弄走。 赵 发 你真是江北的胡子，一点不开面呀!

大 黑 赵发!

赵 发 (吓一跳)哎。

大 黑 别的我不多管，你们姓赵的今后对彩凤好点，别他妈 胡诌八扯乱造谣。你们要是逼人太甚，别怪我废了 你!

赵 发 这位大兄弟跟彩凤挺那个的，别的不说了，要是能给

我点方便，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的，就当没看见…… 啊，再说你们成汽车地造，还在乎那几桶?人心换人 心，要是给我们个方便，那彩凤是我侄媳妇，我就给 你们拉个拉个，叫你们这帮生荒子也来个实实惠惠 儿的——

大 黑 (气得揪住赵发衣领)放你妈的屁!

赵 发 (连连告饶)哎呀，哎呀，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老兵将面袋子摔在赵发怀里。 大 黑 滚吧!

赵 发 这扯不扯，真是……没见过……(下) 石 海 走吧，吃饭，上井。

〔石海、柳明、老兵、大宝子、庆儿每个人拎着饭盒儿 相继而出。

〔大黑躺在床上，他的脚仍然缠着绷带。 〔天完全黑了下来。

〔不远处又传来口琴声。

〔彩凤拎着篮子悄悄地走进列车房。 大 黑 你 … …

彩 凤 他们都上井了?

大 黑 我跟你说过，别上这儿来找我。 彩 凤 可俺老是想着你……

大 黑 我有什么好想的。

彩 凤 好多好多个晚上，就站在高坡上朝你们这儿望，看井

架上的灯…… 大 黑 别跟我讲这个。

彩 凤 你负伤了，我来看你不行吗?我给你煮了鸡，可香 了，吃吧。(从篮子里取出)

大 黑 你，你这是干啥?

彩 凤 我看你好，城里人叫爱。 大 黑 爱……什么?

彩 凤 你结实，人也好。你是座山，我能靠。 大 黑 这不行……

彩 凤 你们大工业，也这么不开化呀! 大 黑 不，你有丈夫。

彩 凤 我跟你说过，结婚后第二天他就被警察抓走了。耍 钱，骗人，偷东西，被判了六年，我早就提出和他离 婚 。

大 黑 小声点，别叫人听见。

彩 凤 我把门掩死。(去关门)

大 黑 那就轻轻关上吧。天黑了，你不怕吗?

彩 凤 跟你在一起就没有白天和黑夜了。 〔 停 顿 。

彩 凤 你怎么老往别处瞅啊? 大 黑 我听见有人来。

彩 凤 那是打钻的声音。

大 黑 真静啊，列车房里难得有这么安静。 彩 凤 看你，都出汗了。我给你擦擦吧……

大 黑 别碰我 … … 彩 凤 咋 的 ?

大 黑 你一碰我，我就……就站不稳了…… 彩 凤 你不喜欢我?

大 黑 正因为喜欢。

彩 凤 外面滴嗒雨了，我有点凉…… 大 黑 那就把窗子关上。

彩 凤 (关窗)还是凉 …… 大 黑 那咋办?

彩 凤 跟你在一起还会让我凉着吗? 大 黑 再等等，等你离了婚，我就娶你。 彩 凤 离婚……

大 黑 我帮你去办，最多再等一个月。

彩 凤 这一个月我怎么活呀?要是贴在你的胸脯上睡一个 月，时时听你的心跳，听你的呼吸，那还能挺过来



大 黑 有时我害怕…… 彩 凤 怕什么?

大 黑 怕你跟我吃苦。

彩 凤 苦死我也快活。你不知道现在有多难……(渐渐靠

近大黑)

大 黑 别靠我那么近。

彩 凤 你抱抱我，像电影上那样。 大 黑 你听，有声音……

彩 凤 那是风。

大 黑 雨也下大了。

彩 凤 我有点冷，让我暖和暖和…… 大 黑 别这样……

彩 凤 你跟钢铁岩石打交道惯了，你就不想…… 大 黑 我没碰过。我怕它把我压碎。

彩 凤 不会的，不会的……

大 黑 (使劲抱住彩凤)彩凤，别骗我……我可是第一个



彩 凤 我是最后一个……到死……

〔彩凤拉灭了灯。 〔黑暗中的对话。

彩 凤 你的手真有劲儿。 大 黑 我怕你冷。

彩 凤 轻点，别扯破我的小褂……

〔胖子和赵发指指点点带着两个地方警察上。 彩 凤 这回真的有人来……

大 黑 那就来吧…… 〔警察进列车房。 〔灯亮了。

〔秦队长也赶来了。

警 察 你叫大黑? 大 黑 是。

警 察 我们是镇上派出所的，你被拘留了。 大 黑 我……我没犯法!

警 察 你在北大屯小店打架伤人，又破坏他人家庭幸福。

彩 凤 不，不不!这不怨他，是我，是我主动的。我要离婚。 我有权利!

**警** **察** 可还没有正式判离。带走!

**秦队长** 等等。(恳求着)同志，我们加强教育，给他行政处 分，请你们千万不要带他走!他……他脚上还有伤 啊!

警 察 ((冷冷地)不行。带走!

彩 凤 (跪了下来)求你了!把他留下，把我带走吧 …… 秦队长 同志，照顾照顾吧!

**警** **察** 不行啊，人家亲属上告了。带走吧!(下) 彩 凤 (撕心裂肺地呼喊)大黑! … …

〔秦队长怒视着惊惶失措的彩凤。 〔那口琴又响起来。

〔 幕 落 。

**第** **二** **幕**

1

〔到了雨季，分不清早晨还是黄昏。

〔景同前场。漫漫荒野处在一片迷蒙之中。铅灰色 的天空低吻着高高的钻塔，远处的江湾泛着白色的 光亮，一切都浸入在风雨飘摇之中。

〔雨滴均匀地打在列车房的铁皮顶盖上，发出单调而 有节奏的声响，听来使人心焦火燎。

〔幕启：昏黄的列车房内，石海、柳明、老兵、大宝子、 庆儿用各种姿势无聊地躺在床上。

柳 明 这雨下几天了?

石 海 不知道，把我都下糊涂了 ……

老 兵 ( 看信)这路也不通了，全泡在水里…… 石 海 老兵，嫂子又来信了?

老 兵 嗯。她还劝我哩。

石 海 (接信，激动地看着)你别急，她的户口会落上的。 老 兵 你别安慰我了。

柳 明 庆儿，给我找个盆儿，这儿漏水了。 〔庆儿拿盆接雨。

**老** **兵** **唉，这雨……**

〔列车房外不时有人顶着饭盒儿跑过。

〔列车房内又静默了，只有轰轰的钻机声。

〔大宝子摔掉手中的扑克，开开小窗朝外望着。

大宝子 (声嘶地大叫)别——下——了!妈的，可能王母娘 娘得了糖尿病了，啦啦起来就没完。老兵，旱烟还有 吗?给我卷一棵。

**老** **兵** 烟口袋都翻过来了。

**大宝子** (趴在地上找烟头)这他妈谁吸的烟，这么狠，连个烟 屁股都不留。(摔掉寻来的一截过滤嘴，又弯腰寻找 烟头)我这一没烟抽，浑身没劲儿，嘴里没味!

**石** **海** 你到别的班去借两盒。

**大宝子** 全都断捻儿了。这雨下的，谁也出不去。再过些日 子，咱们都得变王八……(又在地上爬着寻烟头)

石 海 你快变成爬行动物了。 **大宝子** 喊 。

〔大班刘上。他浑身泥水，手里拿着一把树枝。 **大班刘** 有水吗?喝一 口。

**大宝子** 这不到处都是水吗?

**大班刘** 到处都是脏水，连江里的水也像黄泥汤子。后勤又

送不上来，整天泡在水里，还他妈渴得要命。

柳 明 打到哪儿了?

**大班刘** 硬夹层，干哈悠不往里进。

**大宝子** 处女地嘛!

**大班刘** 你小子就没好话。撅腱眼子找啥呢?

**大宝子** 烟头。哎呀!这还真有一截，是恒大牌的呢!(把大 半截烟点燃)

**大班刘** 给咱来一口，解解馋。 **大宝子** 行，整一口吧。

〔大班刘猛吸一 口。

**大宝子** 哎哎，你轻点，到头了!你小子属驴的，肺活量倒 蛮大。

老 兵 给咱弄一 口。 大宝子 再弄我就没了。 老 兵 烟酒不分家嘛。

大宝子 不分家得分时候。谁能弄来烟，我磕头叫爹。 石 海大刘，你手里攥着树枝干啥?

大班刘 给司钻打蚊子。你说司钻站在那儿手扶刹把，脚踩 离合器，动得了吗?这花脚大蚊子也能欺负人， 一怃 一脸，咬得满脸起大包，痒得司钻乱蹦，差点没碰天 车。

**石** **海** 可得小心。刹把连着三条命，人、井、设备。 **大班刘** 所以我站在后面，拿树枝儿给他轰蚊子。

**柳** **明** 你说这蚊子也不搞搞计划生育啊。

**大宝子** 人家那叫性解放。像咱们……哼!老二硬得能挂双

大头鞋!明天我出家，剃个秃子，再点六个点。 **大班刘** 我上去了。(下)

**大宝子** 唉!还不如到老山前线打一仗。死了是个烈士，活 着是英雄。

**柳** **明** 还有女大学生写信，那词措得叫你听了热血沸腾。 **大宝子** 咱们倒好，今晚发水冲走了，可能都没人知道。

〔列车房里一阵静默。

庆 儿 大宝子，一会儿你帮我喂喂小灰雁，把这盆食端出去 就行了。

**大宝子** 你干啥去?

**庆** **儿** 我去给你们买烟。 **大宝子** 上哪儿去买?

**庆** **儿** 趟过前边那片沼泽地，在北头有个打鱼的窝棚，我想

他们那儿可能有旱烟叶儿，都是当地人。 **大宝子** 对对对!雨季他们都有储备。

**庆** **儿** 我想多买几斤，给各班送点，让这帮烟鬼过过瘾。

**大宝子** (扑通给庆儿跪下)庆儿!你就是我的亲爹活祖宗

啊!以后谁欺负你，你找我。有机会我帮你走走后 门，调出井队。

庆 儿 不不，你别这样。在井队，我觉得挺好。我身体弱， 干不了重活儿，给你们跑跑腿，打打水什么还行。再

说，大家在外，都是亲兄弟。 石 海 庆儿……

老兵 那路倒不远，可你不熟啊!别出事儿。 柳 明 注意暗沟，要是掉进去，喊都没用。

大宝子 不会的。庆儿，给你钱。(拿出一把十元钞票) 庆 儿 我有。

**大宝子** 拿着!(把钱塞给庆儿，又摸出两个瓶子)要是求求 他们，给弄二斤酒就更好了。

**庆** **儿** 我看看。他们打鱼的都喝酒，我多说点好听的呗。 **大宝子** 对对对!

石 海 把雨衣带上。

老 兵 要是陷住，就不要靴子了，光脚好往外拔。 庆 儿 没事儿。(下)

老 兵 这雨，小点儿了……

石 海 小?过一会儿又上来了。

[秦队长带着蓬头垢面的大黑上。 石 海 回来了?

〔大黑不语。

石 海 快换换衣服吧!

〔大黑不动。 **老** **兵** 没事儿了吧?

**秦队长** 没事?就地开会，重点解决你们班的问题。大宝子 去叫一个班派个代表来。

**大宝子** 我没挣那份工资。 **秦队长** 你，你小子…… 石 海 我去叫吧。(下)

秦队长 今天，我是给你们班留点面子，要不然我就开全队大 会 !

柳 明 全队大会?有地方吗?外边又下雨。 秦队长 你的事还没完呢!

柳 明 你想完，我还不想完呢!我等着你赔礼道歉。 **秦队长** 那你就等着吧!

〔石海领三班李、四班王、老闷上。 石 海 开吧。

**秦队长** 我讲讲，然后你们讲讲。重点是大黑，还有老兵，其

次还有柳明、大宝子，石海也在内。 **大宝子** 我们班没好人了。

**秦队长** 怎么,不服?你们班最操蛋! **柳** **明** 你说话文明点。

**秦队长** 你们办的事儿文明吗?啊?石海，你说! **石** **海** 你先说吧。

**秦队长** 事情，都出在你们班，把咱们队的脸都丢尽了。

**三班李** 不能这么说。石海班进尺最高，质量最好，生活上也 比较活跃。

秦队长 就这么个活跃法儿?把娘儿们都活跃到列车房来 了 。

石 海 这解决不了问题，你说事实吧。

秦队长 我还要讲传统。当年，我们住在老乡家， 一个工人跟 房东的女主人开了句过火的玩笑，就被开除了。事 后，老百姓把我们称为不穿军服的解放军。那时，我 们吃黄花菜、代食品，常常栽在钻台上……

**大宝子** (恶作剧地哭起来，唱)“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 伸……"在那万恶的旧社会……

〔众人一阵哄笑。

石 海 大宝子!你干什么? **大宝子** 我感动得直流鼻涕。 **秦队长** 我，我把你开除!

**大宝子** 我谢谢你。

秦队长 石海，你们班我管不了，另请高明吧! 石 海 队长 … …

秦队长 啊，这个，这个这个……咱们掏心窝子说，你们做得 对吗?老兵是个党员，带头打请调报告，整天提溜着 礼品到处送，这像话吗?柳明，顶撞领导，无理取闹， 小资产阶级思想非常严重。大宝子，是个吊儿郎当 的二滑屁，五毒俱全。石海是班长，带头纵容这些 事。石海，你爸爸也是个老石油，他的光荣传统要是 在你这一代丢了，他能不心疼吗?

石 海 (激怒地)我们要发扬传统，而不是守着传统。

秦队长 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大黑，我给你个机会，你要深

刻地检查自己!说吧。 〔众人沉默。

〔大黑不语。 **秦队长** 说呀!

大 黑 没什么可说的。 **秦队长**你先讲讲过程。

大 黑 (沉重地)我负伤了，她来看我，还带着煮好的鸡。我 们坐着，屋里没人……她说冷，我就叫她把门窗关了 ……她离我很近，喘气儿喷到我脸上热乎乎的，那眼 睛里含着泪水，她说她真的喜欢我，我就抱了她 …… 队长，哪怕把我枪毙了，也别难为她呀!(泪水滚出 来)彩凤，小时候没了父母，赵家用钱把她买过去，像 使用牲口那样叫她干活。那男人是个恶棍，刚结婚 几天就进了大狱。队长，彩凤她没享一天福啊，她太

可怜了 ……

〔许多人落下泪。

**秦队长** (不那么强硬了)可……可她还没离婚，这你知道。 你刚才讲得不深不透，没有从主观上找原因。

柳 明 我看这事无所谓。主观，大黑是男人；客观，她是女 人。这两厢情愿的事，不违犯法律，我们不该干涉别 人的私生活。

秦队长 你少搞这套现代派!大家说。

**四班王** 大黑，是要从思想上认识。咱们工人应该守纪律，那 女人毕竟有丈夫。这样会造成工农不团结，很不好。

**秦队长** 小王说得好。谁再说?

**大宝子** 我整两句。这事我看怨女的，她不来勾引大黑，也不 会出这事儿。你看她那个样儿，穿个小红袄，奶子翘

得高高的，走起路来还一扭一扭的，这，这样……(学 女人)

**大** **黑** (忽地扑过去揪住大宝子)我不许你说她坏话! **大宝子** (害怕地),我，我是为你好啊!

**秦队长** (上前拉开)放手!你疯了，让大宝子把话说完。

**大宝子** 反正女的都不是好东西。要是我掌权，把她们统统 杀掉——不，留一个，留我妈。

〔众人一阵哄笑。 秦队长 老兵，你说说。

老 兵 我谈谈我自己吧。 秦队长 好 。

老 兵 听了队长的话，我心里很不好受。我在部队入了党， 受了多年培养。可现在，为了个人的事儿到处送礼， 真没脸见大伙。队长，这送礼的事儿是我情愿的，你 怎么处分都行……

**四班王** 这事确实要严肃处理。井队的同志本来就不安心， 而老兵一个党员还带头搞这套。这像什么样子!

秦队长 这事儿要是在一般人身上，还说得过去。可你是个

党员，搞这种事儿够一个党员的资格吗?啊? 老 兵 ( 要哭了)我不够，不够……

石 海 (非常激动)不，我看老兵够个党员，而且还是个不错

的党员。 秦队长 你 … …

石 海 能让我说几句吗? 秦队长 你说!

石 海 会，可以开。队长，你刚才批评的这些，有对的一面， 也有错的一面。

秦队长 胡说八道!

石 海 你让我把话说完。大黑，他性情粗暴，但心地纯正。 彩凤喜欢他，他也爱彩凤，这有什么不好?法律上缺 手续，我们应该努力去办。柳明，他为了维护做人的 尊严，要求你赔礼道歉，这完全是应该的!说到老 兵，我心里非常激动。他是想送礼，但他每次拎出 去，又照样拎回来。有人看见他在领导门前走来走 去 … … 为什么?他为什么要送礼啊?他家里有难

处，你们知道吗?这困难是一般人忍受不了的! 老 兵 石海，你别说了，我在请调报告上写了。

石 海 队长，你认真地看了吗?你只是一看“请调报告”这

四个字，就怒火冲天。 〔秦队长沉默着。

柳 明 我发言。这话我想了很久，不知该说不该说。 秦队长 有啥说啥，别绕弯子。

柳 明 队长，你应该辞职! 〔大家都怔住了。

柳 明 你可以当一个不错的工人和劳模，可你实在没能力 管理这样一个平均年龄二十一岁的钻井队。尤其是

以后，你将更加困难。 **四班王** 这太过分了!

柳 明 想想看，你靠什么?仅仅靠讲传统，或是靠发发火、 训训人?年底我们要换进口的新设备，你可能连说 明书都看不懂。你总是跟过去比， 一张口就是过去 ……可我们的劳动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还谈什么 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呢?现在，连科威特、沙特阿拉伯 那样的小国，勘探工人倒班都用直升飞机了，可见石

海提出的那些并不过分哪!关键在于你不愿意否定 自己，没勇气从那些陈旧的观念中走出来。我说完 了 。

**大宝子** 这话实在。队长，你辞职吧。要是像马科斯似的叫 人赶下台就不好看了。

**秦队长** 什么马克思?你胡说些什么? **大宝子** 菲律宾的马科斯。

**秦队长** 马克思什么时候到过菲律宾呢?胡来，没个原则。 **大宝子** 你别辞职了，我劝你退党吧!

〔老闷激动地将披着的衣服摔在地上，两眼气得发 直。

老 闷 大宝子!你他妈是人吗!干什么?干什么?看队长 好欺负哇!(走到秦队长身边将他拉起来)你们看看 队长，他身上的哪一个零件没受过伤!每天起早贪 黑，井上哪儿出事，哪儿找他。这些年，你们看他休 过节假日吗!人，总得讲点良心啊!跟他一起到油 田的，都坐小汽车了，可他一直滚在井队。回到家， 老婆说他是住店的，女儿骂他窝囊废。在队上谁想 说就说一顿，谁想骂就骂一顿，你们都是祖宗，就他 是孙子……你们有本事给总书记写信哪!别他妈拿

队长出气。这种会，我不开!(起身欲走) 老 兵 老闷，别走。

老 闷 (含着泪水)说队长怎么高明，谈不上!可他，他是个 好人哪……

〔青年们沉默了，老闷的话是真诚的，实际的。

〔猛地传来异常的钻机声，令人恐惧。 〔大班刘急上。

**大班刘** 井下情况异常!

柳 明 可能打到油气层了。好!这说明压力很大，大有希 望!

**大班刘** 架子不稳，摆动很大。

老 兵 绷绳松了，我上去紧紧吧。队长，这是我的检讨书， 你放心，我老兵不会再做那些丢人现眼的事儿。

秦队长 (接检讨书)别说了 ……上架子小心点! 石 海 准备上!

秦队长 (有点激动)石海，我带着上吧!不用这么多人。 石 海 大宝子陪大黑聊聊，其余的全上。

〔人们迅速行动着，可以看出这些青年人的献身精神 是可贵的。

〔钻机的轰鸣声异常。

〔此刻林坚背着菜筐与月梅上。众人惊喜。 老 兵 月梅!你怎么来了?

月 梅 你给俺发的电报，还找车接…… 老 兵 我……我没发电报啊。

林 坚 这是你们的户口，已经批了。(递过) 老 兵 这 … …

秦队长 (接过老兵的工具)你别上了，我上。陪月梅去队部，

晚上就住那儿。 大 黑 队长，让我上吧!

秦队长 你心情不好，呆着吧。 大宝子 妈的，我上。

秦队长 滚蛋!你有那两下子吗?

林 坚 这口井大有希望!一定要保住! **秦队长** 走!看看去!

〔秦队长冲下，林坚与青年工人跟下。

〔老兵把月梅介绍给大黑、大宝子。 老 兵 这是大黑，这是大宝子。

大宝子 嫂子，你好。你要再不来，老兵师傅就该得相思病

了 。

〔大黑不语，心情沉重。

月 梅 你们这儿可真难找啊!车还在大甸子那头，没事吧? 老 兵 没事儿。这是谁发的电报呢?

月 梅 真怪，那上边写得清清楚楚的 ……

老 兵 走吧，上队部去。我给你找点吃的，换换衣服…… 〔老兵、月梅下。

大宝子 (自语地)不会喷吧? 大 黑 喷了倒好!庆儿呢?

大宝子 他去弄烟酒了。(端着喂雁的食盆欲走) 大 黑 干啥去?

大宝子 我去替庆儿喂雁去。

大 黑喂他妈什么雁，杀了吃肉!

大宝子 别，别别。那是庆儿最心爱的东西。 大 黑 什么心爱的东西?滚蛋!

大宝子 大黑，你怎么变得这么野呀? 大 黑 我野?我还想杀人哪!

〔大黑从床下摸出菜刀，大宝子拦住。 大宝子 你别，庆儿回来该不干了……

大 黑 (痛苦地)天冷了，雁飞走了 ……不再回来了 …… 大宝子 是啊……

大 黑 这些多情意的事咱不配!咱就是喝酒、吃肉最实惠。 没你的事儿。

**大宝子** 这，这行吗? ……

大 黑 婆婆妈妈的，滚开!(持刀冲下) **大宝子** 也是，要不飞走了也怪可惜的。

〔石海、柳明回来。 **大宝子** 怎么样?

柳 明 泥浆比重加大了，还在观察。 石 海 大黑呢?

**大宝子** 他，他要杀雁，吃肉下酒。 **石** **海**什么?(欲下)

〔大黑拎着鲜血淋淋的雁上。

大 黑 (把雁扔在地上)杀了!喝酒、吃肉 …… 柳明 你太野蛮了!杀了，杀了 … …

大 黑 在我们这儿没有文明。我杀了 ……

石 海 你就拿它出气，畜牲!(打大黑一个耳光)

大 黑 我心疼命苦的彩凤，这犯什么法?你们文明，你们说 呀!我要喝酒!喝酒!

〔几个人沉默了。

〔庆儿光着脊背，怀里抱着用雨衣和衣服包裹的工具 袋，浑身泥水，跌跌撞撞地撞进列车房。

庆 儿 弄来了!旱烟叶儿，还有酒，都弄来了 ……天下雨， 我就把衣服脱下来包在烟叶上，要是湿了，该抽不出 烟儿来了。班长，我没误了接班吧?路上蚊子把我 包围了，一怃一脸，一落一身……

*〔几个人沉默着。*

庆 儿 你们怎么了?咋不高兴，不是想抽烟喝酒吗?(终于看 到地上那只血淋淋的死雁，惊呆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 眼睛)谁杀的，谁杀的呀?……为什么,为什么呀 ……

〔沉默，死一样的沉默。

庆 儿 说呀，说话呀，小灰雁怎么惹着你们了 …… 〔还是沉默。

庆 儿 (哭着)你们就容不下这么个小东西。(狂怒嘶叫)告

诉我!大宝子，你是怎么给我看的雁哪! 大 黑 是我杀的……

〔庆儿操起菜刀要和大黑拼命，被石海抱住。

大 黑 (捡起地上的菜刀递过去)你要是心里堵得慌，就砍 大哥几刀吧!

〔庆儿像疯了似的，把刀打落在地上。 〔静场。

庆 儿 (大哭起来，抱起小灰雁)小灰雁死了，它再也不会飞

了，它真可怜啊—— 柳 明 你真忍心下手!

庆 儿 (用手抓住自己的胸膛)我真痒啊!快给我挠挠、挠 挠啊 … …

石 海 快，快拿防蚊水。给庆儿身上擦擦。 〔众人把庆儿抬上床。

大宝子 妈呀，咋咬成这样，全都苍起来了。麻麻裂裂的，都 是血 … …

柳 明 那是蚊子撑破了。

庆 儿 给我挠挠，使劲儿，使劲儿呀!

石 海 (望着庆儿肿胀的脸和脊背不敢下手)这……

庆 儿 (撕扯着自己的胸膛，在床上翻滚着)我心里难受，难 受!难受啊……我痒，我痒，快拿刀子给我刮刮!我 受不了……

大 黑 (抱住庆儿)庆儿，你别……快倒盆水!

〔大宝子倒水，大黑给庆儿脱鞋、洗脚、擦身子。

〔列车房里静默了。 大宝子 咱们戒烟吧……

大 黑 酒，我也不想喝了 ……. 〔 静 场 。

〔胖管理员端着碗热面片上。

胖 子 庆儿，喝碗热面片吧。我一直给你留着，听说你去给 大伙买烟了。哎呀!这咋咬成这样?

大 黑 (接过热面汤)你小子，头一回办件人事，以后少给当 官的溜须拍马。

胖 子 瞎!你是不知道哇，得罪谁也不能得罪领导。我当 初要不是得罪了后勤的张主任，能下井队吗?早他 妈当科长了!(停一下)这话又说回来了，当头的也 不一样。就说秦队长吧，没见过这么好的人，以后你 们别那样对待他，欺负老实人有罪呀!

〔远处传来一声强烈的钢铁撞击声。接着又传来一 声惊呼：“队——长—- ”

石 海 · 怎么了?

柳 明 出事了 ……

大宝子 不会吧，井喷不是制住了吗?

〔三班李背着秦队长，林坚和几个工人跟着急上。 石 海 (震惊地)这是怎么了?

**三班李** 架子不稳，队长爬上去紧绷绳，雨大梯子滑，掉下来

了……

**柳** **明** 队长 ……

**三班李** 他不让别人上 ……

庆 儿 (翻身爬起，抱住秦队长)队长!你怎么了?你醒醒，

醒醒啊!我给你买烟回来了，你最喜欢抽的叶子烟 啊……

**大宝子** 这腿还在流血……

**柳** **明** 用布带勒紧。快，快呀!

〔大黑撕开自己的床单，给秦队长扎腿。

石 海 给调度喊话，叫他们快派车来!人要完了 … … 问问

卫生员秦芳在前线不。 〔三班李跑下。

柳 明 不行，派的车几个小时也到不了。路又过不来… 大 黑 我背他，送医院!

庆 儿 我们抬吧……

柳 明 最近的医院，也要明天天亮才能赶到。 大宝子 用拖拉机。

林 坚 拖拉机还没有人走得快。 石 海 这怎么办?等死吗?

大宝子 血，止不住呀!还在流……

〔停顿。

庆 儿 他死了吗?

大宝子 人咋那么容易死! 庆 儿 那他咋不抽烟呢?

石 海 他睡了 …… 大 黑 睡了?

柳 明 他脸上真平静啊 … …

〔三班李急上。

**三** **班** **李** 班长，调度马上派车来!军部要了坦克护送，还带着

医生。

石 海 要多长时间?

**三班李** · 最快也要两小时四十分左右。还有，秦芳没在前线

值班，听说准备考试进修。 石 海 妈的 ……

林 坚 (命令地)给总部喊话，要直升飞机来! 石 海 我们有那么大权力吗?扯蛋。

林 坚 就说我是林坚，钻探公司新任党委书记!

〔众人惊望着林坚。 〔三班李跑下。

林 坚 老秦!老秦!你醒醒，醒醒啊!

**众** **人** **队长!**

〔秦队长慢慢地睁开眼睛，他似乎没有痛苦，脸上非 常平静。这也许是人临死前的弥留之际吧。

秦队长 (巡视每一个人)老兵，这是队部的钥匙，这些日子太 潮湿……把电褥子铺上……老兵，我对不住你们夫 妻……

老 兵 (大哭)队长，你这是替我呀! … …

秦队长 柳明，别生我的气……你可能是对的……就当我是 你的老哥哥，免去赔礼道歉吧 ……

柳 明 队长，别说了 ……是我还幼稚 … …

**大宝子** 队长，你再骂我几句吧，我不懂事，净气你……

秦队长 ( 一 笑)人哪!有些事 一 辈子也搞不清楚 … … (轻轻 地闭上眼睛)

大 黑 不能再等了!走 — —

〔青年们把秦队长连行军床一块抬起。

〔秦队长的一只手臂无力地从床上垂下来。

林坚(上前摸着脉搏，轻轻地摇着头)记住他， 一个为石油 事业奋战了一生的人， 一个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人



〔青年工人们放下床， 一下子跪倒在秦队长身边失声 痛哭起来。

〔远处又响起口琴声 …… 〔灯光渐暗。

2

〔数日后，天亮前。

〔灯亮，景同前场。秋夜的天空幽深而透明，几颗星 星从淡淡的游云后面钻出来，眨着神秘的眼睛。远 处的江湾里闪着粼粼的波光，岸边的芦苇吐絮扬花， 随风飘荡。漫漫的荒野里，拆倒的井架、列车房和各 种设备，都在迷蒙中呈现出神奇而和谐的轮廓。大 地在沉睡着。

〔石海班组的人，都躺在各自的铺位上。但可以清楚 地看出，这一夜他们都彻夜失眠了。失眠的痛苦折 磨着这些年轻人。

柳 明 几点了?

石 海 离天亮还早着呢。睡吧! 柳 明 下口井，咱们队往哪儿撤? 石 海 可能上海拉尔。

柳 明 海拉尔?那要走两周啊，听说根本就没有路!

石 海 咱们去的地方，什么时候有过路?

〔大宝子披着被子坐在床上不停地抽烟。

大宝子 各位，我要走了， 一会儿机关来小车接我 ……

〔沉默了一会儿。

石 海 (披衣坐在大宝子旁边)给根烟抽 …… 〔大宝子递烟、沉思。

石 海 想什么?

**大宝子** 昨晚做个梦，秦队长就站在我面前……唉!人活着的时 候觉得一大堆毛病，可人一死，觉得他哪儿都好……

〔石海和大宝子沉默了。

**大宝子** 哎，柳明，昨天我们这口井试喷，行情咋样?

柳 明 日产天燃气八十多万方，地质储量三十多个亿。

石 海 将来可建一座化工基地。要是投产，当年就能收回 几个亿。

大宝子 (长叹一声)唉，我呀 ……

石 海 宝子，利用这个机会，争取去念书!

大宝子 (握住石海的手，鼻子一酸)石海，原谅我…… 〔几个人又一阵沉默。天也渐渐地亮了。

石 海 起来吧。今天搬迁，早点做准备。(停一下)一会儿， 还要送大宝子……帮他打打行李，收拾收拾东西



大宝子 来，抽烟，抽烟…… 〔 林 坚 上 。

林 坚 我来宣布一项任命，由石海担任这个队的队长。柳 明担任技术员兼副队长。支部书记另配。

石 海 林书记，啥时候再回列车房住几天，要是不外道，就 再甩几把扑克。

林 坚 我会的，会来的……

柳 明 林书记，你有表演才能 ……

林 坚 今天我向各位道歉!我是为了摸到井队的真实情

况，才当了一次不老实的人。请原谅!对了，你们队 的批件下来了，看看吧。(从皮夹里拿出批件，递给 了石海)

石 海 (看批件)换进口二零液压钻机，配有游艺室、录像

机、流动图书箱……这……这是真的?

林 坚 够阔气吧!不过，我是用芝麻换西瓜的! 柳 明 你不会赔本!

林 坚 我到三二九队去，先走一步!海拉尔见!(下)

〔庆儿帮大宝子打行李。柳明与大黑也帮着收拾东西。 〔大宝子站在那儿却一动不动，像是在想什么。

石 海 (拍着大宝子的肩)这段生活，也许会对你一生都起

作用的。有机会，常回来看看 …… 大 黑 别忘了穷哥们儿!

〔大宝子一直站着，不说一句话。

柳 明 (从床上拿出一块岩心)给你，留个纪念吧!这不是 一块普通的石头，它来自两千米的地下，承受过无数 世纪的风雨和重压。然而，它还是那么坚硬、顽强。

〔大宝子接过岩石，掂量着。 〔汽车喇叭声。

石 海 走吧……没时间了 ……

柳 明 再见了 ……也许还会见到你 ……

庆 儿 (哭了)宝子哥，给我来信。冬训的时候，我去看你…… 大宝子 (含着泪)哥们儿，我……我好像突然老了 ……老了

…… (环视着小小的列车房，背着行李走出来又望着 漫漫的荒野)

〔众人跟出。

大宝子 (突然听到远处飘来的熟悉的口琴声，抱住石海大哭

起来)我忘不了你们!一辈子也忘不了 …… (跪下 来，朝着前方)队长，大宝子走了……

石 海 快走吧。(扶起大宝子)车还等着你……

〔大宝子走了。他终于走了 …… 石 海 大刘，看看吊车，拖车到齐了吗? 大班刘 是。(跑下)

石 海 其他人整理行装，准备出发! 众 人 是!

〔石海班的人进列车房卷行李。 〔长空传来大雁南飞的鸣叫。

〔青年们停下手，沉默着……他们终于成熟了，像大 人一样，在整个历史中，在痛苦与欢乐中，他们了解 了这沉重的现实……

〔彩凤披散着头发，穿着撕碎的衣服，裸露着沾满血 迹的肩、大腿、背部，跌跌撞撞地闯进来。

〔人们惊呆了。

〔列车房外也围过来一些准备出发的工人们。 大 黑 (抱住彩凤)怎么了?彩凤，彩风! ……

彩 凤 (断断续续)他出狱了 ……一点也没有变!他打我， 没头没脸地打我……摸着什么就用什么打我……白

天、黑夜地折磨我…… 石 海 这牲口，他为什么?

彩 凤 我提出和他离婚……他就要整死我……(嘶叫着)我

要离婚!离婚!离婚! 大 黑 我杀了他!

〔几个人欲冲出门去。

彩 凤 别、别去了!……他掐我，我喘不过气……摸起剪子

……一失手插在他的心口上，血，血……喷得到处都

是 ……

大 黑 杀了?

彩 凤 杀了 … …

庆 儿 杀人了!他死了?

彩 凤 不知道……我也完了 ……大黑，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呀!(哽咽着)我就要被处死了，你去给我收收尸 ……别把我扔在荒地里……让那些野狗把我扯了 ……大黑哥，这辈子遇上你，死也值啊! ……

〔大黑瞪着喷火的眼睛。 〔许多人落下同情的泪水。 〔月梅扶着彩凤。

**月** **梅** 你别想不开!大伙会给你作证的! **众** **人** 我们作证!

老 兵 官司打到哪儿，我也去作证! 〔大班刘跑上。

**大班刘** 队长，吊车、拖拉机、推土机到了。

石 海 大黑和彩凤在一起呆呆吧。其他同志上井场! 众 人 是 ! ( 下 )

大 黑 彩凤 … …

〔彩凤和大黑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后台传来石海震撼人心的喊声：“出 发—— ” 〔吊车、拖拉机、推土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这声音

越来越近，排山倒海，震得整个大地都在颤抖。 〔灯渐暗，幕落。

**—** **—** **剧终**

**地** **质** **师**

杨利民



**人** **物**

洛明(绰号骆驼)罗大生芦敬曲丹 刘仁铁英送信人 。

**时** **间** **：**1961年至1994年。

**地** **点：**北京站前大街38号楼的一个单元。

**第** **一** **幕**

〔1961年9月4日傍晚，4点10分。

〔站前大街一幢楼房中的单元。这是一个故去的地 质学者的家，透过四楼的窗子可见到北京火车站的 大钟，甚至可以听到钟声……客厅的陈设很朴实，重 要的是有一张大照片挂在显著的位置——上面一个 老者牵着骆驼面对苍凉的大沙漠。 一个老式的花架 上摆着一截岩心，还有一盆仙人掌之类的东西放在 墙角处。客厅有四个门，左侧是进来的门，右侧是通 往厨房的门，中间的两个门通往卧室和卫生间。通 过卧室的门可以看见室内的床和书架。

〔幕启的时候芦敬刚洗过头，她甩着湿漉漉的长发从 厨房出来。芦敬穿着六十年代常见的白衬衣和蓝色 的背带裤，别着一枚北京石油学院的校徽。此刻她 正抖干头发，编着辫子。〔洛明悄悄地推开门，露出 半个身子。他又瘦又高，还有点驼背，穿着一件褪色 的旧学生服，别着两支钢笔，手里拎着一包饼干。他 显得极敦厚真诚。

**芦** **敬** (惊喜地)洛明?——骆驼! 洛 明 (笑笑)正是在下。

芦 敬 干吗站在那儿。快进来快进来!你先坐，我把头发 编起来。……哎，你怎么找到我家的?

洛 明 你忘了，三年前咱们班在十三陵水库劳动，你亲口告 诉我的。

芦 敬 那你为什么才来?

洛 明 (停了一下)我想……下周一我们就要大学毕业分配 了。也许从今后，我们在生活的大海里就要分湾自

流了，从此天涯海角……

芦 敬 (笑了)没想到你还那么浪漫。

洛 明 我想，总该来认认门儿。你是咱们班家在北京的女

同学，将来路过这里，兴许有个落脚的地方。

芦 敬 看你说的!我们不光是同学，还是好朋友呢。你、 我，还有罗大生，咱们三个是班级的课代表啊!你干 吗总站着。坐嘛。我给你泡茶。哎，上周咱们三个

人在天安门前的合影呢?还没取回来呀? 洛 明 大生说他去取。(递过饼干)这个 ……

芦 敬 你怎么还买东西呀!骆驼，咱们三个的合影纪念照 上，应该写一句话。

洛 明 应该写上——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芦 敬 对对!太棒了!

〔 停 顿 。

洛 明 本来想多买一点，可我只有半斤粮票。

芦 敬 这就不错了。听外地的同学说，全国许多地方遭受

自然灾害，人们在饿肚子。 洛 明 生活在北京总是幸福的。 芦 敬 首都嘛，全国都得保着它。 洛 明 你妈妈呢?

芦 敬 她值夜班。

洛 明 (走到窗前)你们家的位置挺特别。 芦 敬 为什么?

洛 明 从这儿可以看见火车站的大钟。 芦 敬 静的时候，还能听到钟声呢。

洛 明 (朝外望着)钟声 …… 芦 敬 你看什么呢?

洛 明 看站前广场上的人群。我想起两句诗——“有多少 时钟阅尽人间沧桑，茫茫的人海啊你将去向何方?” 是啊，多少人从这里出发，多少人又从远方归来…… 多少人凯旋荣升，多少人又从这里流放他乡……

芦 敬 你今天是怎么了?同学五年也没听你说这么多话， 还满嘴的词儿。喝水吧。

洛 明 可能是要分别了吧 …… (站在那幅在沙漠里拉着骆 驼的地质学家的照片前久久地凝视着，透过背影可

以看出非常激动) 芦 敬 怎么,你又在……

洛 明 不!我为这幅照片激动。

芦 敬 那个拉着骆驼的人就是我父亲。

洛 明 (自语)太美了!骆驼是沙漠里的船，是有生命的 帆……芦敬，你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

芦 敬 (伤感地)两年前，就是五九年九月，也是北京香山枫 叶初红的时节，爸爸永远消失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里。他是第一位拉着骆驼走进大沙漠寻找石油的 人。走时，他对妈妈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惟有 石油没有完成国家计划，这是搞石油地质的人的耻 辱!他走了，再没回来……

洛 明 他会回来的 ……

芦 敬 在梦里，我常常看见他回来。爸爸背着地质包，大漠 的太阳把他晒得黑亮……我就倚在窗口，望着北京 火车站上的大钟，看着那指针，等待着南来北往的车 辆……

〔芦敬的一只手挡住眼睑，说不下去了。洛明走过 去，颤抖着想抚慰她的秀发，但没敢。

芦 敬 (抬头看着洛明那只手)你，你刚才…… 洛 明 (慌乱地)我，我是想，想劝劝你。

芦 敬 那为什么不劝劝我呢…… 洛 明 我……

〔 停 顿 。

芦 敬 在咱们班，大家都觉得你很神秘，有时也很古怪，总 是一个人躲起来看书，从没听你谈起过自己的家庭 和亲人。

洛 明 ……有什么好谈的，我是孤儿。 芦 敬 (震动)孤儿?真看不出!

洛 明 有一次你在班委会上赞扬我，说我天一亮就起床在

操场上读书，其实我是饿得睡不着觉。还有…… 芦 敬 什么?

洛 明 能看到你在小树林里梳头。 芦敬(笑了)你还干这事儿!

洛 明 反正要毕业分配了，我就都向你交待了吧。你知道， 每次在饭堂排队买饭，我为什么总是站在你后面吗? 我是……

芦 敬 你是个敦厚的大坏蛋!要是让老师知道，非给你操 行打三分。

洛 明 我不在乎了!

芦 敬 是啊，该说再见了……你打算去哪儿? 洛 明 服从分配。

芦 敬 听说，我们可能去大东北的松辽平原。那儿，一过哈

尔滨非常寒冷，最冷的时候可达零下四十多度。 洛 明 没关系!

芦 敬 听你宿舍的同学说，你连条棉裤也没有，被子也太 薄。

洛 明 (笑着)没关系!我是骆驼。你知道骆驼吗?它除了 耐饥渴，耐干旱，有韧劲儿，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那 就是当它死后，它的体内还有一个水囊，拿出来还能 救人。……芦敬，我要去远方，去天边外，一直朝下

走去!走进土地，走进地层…… 芦 敬 (激动地)骆驼……

洛 明 (激动地)芦敬，我喜欢你!真的喜欢你…… 芦 敬 … …

洛 明 我没勇气说出来。芦敬，我真的……

〔洛明顺势亲了一下芦敬的脸颊。芦敬慌乱地闪开 他，这使洛明一下摔倒在地上。两人尴尬地对视着。 〔突然传来敲门声。

芦 敬 你看你呀，真糟糕!快起来吧。 洛 明 不，我要你扶我起来。

芦 敬 (扶洛明起来)你这个坏蛋。请进。(开门) 〔罗大生风风火火地走进来。

罗大生 怎么才开门?(看见洛明)啊，你在这儿? 洛 明 我使你感到吃惊了?

罗大生 没什么。你和她在一起，还是比较安全的。

**洛** **明** (愤怒地)我不安全!

**罗大生** 我可不喜欢争先恐后。 **洛** **明** 但也要抓紧时间。

芦 敬 行了!小伙子们，别闹了。 〔 停 顿 。

**罗大生** 朋友们，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应该是最快活的，今天是

怎么了，突然别扭起来了? 洛 明 我还是先走吧 ……

**罗大生** 那我可要荣幸地留一会儿。 洛 明 时间不早了。

罗大生 你不想看看我们三个人的合影吗?(掏出照片) 芦 敬 (夺过)快给我看看!

〔芦敬看照片，洛明、罗大生站在她身边——那正是 照片上的画面。

罗大生 我让摄影师写了一句话-— 未来的地质师!怎么 样?

芦 敬 太棒了!这是咱们三个人共同的梦想!

罗大生 来，把手都伸出来，让我们握在一起!到艰苦的地方 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祖国的石油事业贡献 一生，实现我们的梦想!

**芦** **敬**

罗大生 乌拉!

**洛** **明**

罗大生 洛明，你快到学生处去，我跟他们说好了，给你补助 二十尺布票，三斤棉花票，十五元钱。快去吧，马干

事正等着你。

洛 · 明 那我先走了。(下)

〔 停 顿 。

罗大生 芦敬，我有一个最重要的消息! 芦 敬 什么重要消息?

罗大生 (跃跃欲试地)在东北的高寒地区，松辽石油大会战 已经全面打响了!

芦 敬这些同学们都知道一些呀。咱们上一届的同学有的 已经去那儿了，其中还有我一个不错的朋友呢。

罗大生 具体的是松基三井见到工业油流后，他们甩开勘探， 挥师北上，先后在杏南、萨尔图又打了两口探井，都 喷出了高产油流。这样，三口井就定了乾坤。中共 中央在今年二月二十五日批转了石油部关于组织松 辽石油大会战的报告。

芦 敬 要是爸爸还活着多好啊!祖国贫油的日子就要结束 了!

罗大生 这是个好机会，你懂吗，芦敬，这是个施展才能和锻 炼自己的好机会呀!人生紧要之处就是几步的事 儿!你想，陆相沉积大油田，它粉碎了传统的只有海 相沉积才能生油的理论，在全世界也是一个崭新的 课题。任何一个项目，只要搞成了，都是世界级水平 的!你明白吗?

芦 敬 我们要服从分配，谁知道自己会分到哪儿去呢?玉 门、青海、新疆?谁知道呢 … …

**罗大生** 我正是要告诉你这些!我从学院领导那儿透来了消 息——我们这届毕业生，可能连锅端!

**芦** **敬** 都去东北?一个不剩?

**罗大生** (抓住芦敬的手)是这样!芦敬，我们又在一起了。 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学习，永不分离，是同学也

是战友，这多好啊!

芦 敬 (也很感动)是啊，我们班这个集体，相互帮助，相互 支持，为祖国的石油事业奉献青春和生命，无论是吵 架还是和好，都说明我们在前进。

罗大生 等有一天，我们老了……我们会对后人说，我们这一 代 …… (激动地拥抱了芦敬，但这种拥抱完全是同志 式的)

〔洛明悄悄地返回来。

洛 明 对不起……和他在一起是有点儿不安全。 罗大生 (惊奇地)哎?你怎么又回来了?

洛 明 看院子的老头把大门锁了，我出不去……没办法，我 又不能总待在楼道里。

**罗大生** 这下好了，看来我们得在这儿住一夜了。

洛 明 正好有点儿头晕。 **芦** **敬** 什么?

**罗大生** 要不，我们三个聊它一夜。

洛 明 总；能找到话题的。

〔罗大生和洛明都坐下来。芦敬睁大了眼睛，看看这 个看看那个。

罗大生 走前，学院要举办 一 次联欢会，咱们班要搞个合

唱——《地质队员之歌》。

洛 明(唱)“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声音高

起来)“是那狂暴的雨…… ” **罗大生** 对对。

芦 敬 (发火地)行了!你们俩都给我爬出去! 罗大生 爬出去?

洛 明 这可不好，都是亲同学。

芦 敬 妈妈回来怎么说，屋里有两个大小伙子?走吧，我带 你们从院墙爬出去。

洛 明 (不情愿地)那好吧 …… 罗大生 我大小也是个班干部啊。 芦 敬 (笑着)放下架子，请吧。

〔 暗 转 。

〔第三天上午9点30分。

〔室内的阳光很明亮。光线从窗口射进来， 一切都显 得十分和谐。

〔胖姑娘曲丹戴着高度近视镜在纫针，她与芦敬正往 一条新棉裤上缝扣子。

曲 丹 你妈妈可真厉害，一夜缝了一条新棉裤，早晨又匆匆 去 医 院 。

**芦** **敬** 给我吧。看你那个费劲劲儿。 曲 丹 我就不相信我穿不上这条线!

芦 敬 我也是多嘴，跟妈妈说了我们一个同学没有棉裤。

曲 丹 可我们缝个扣子还这么困难……芦敬，你妈妈总是

那么忙忙碌碌， 一辈子为了别人。我在路上碰到她， 看她手里端个小饭盒，说一个烧伤的孩子吃不了硬 东西，她给熬了面糊糊。她真好。

芦 敬 可妈妈常常独自流泪。 曲 丹 为什么?

芦 敬 她想念爸爸……爸爸常年外出，她一次都没送过。

可后来我发现，每次爸爸远行的时候，她都站在窗口 望着他的背影，一直等他消失在检票口 ……

曲 丹 这才是真正的爱情!

芦 敬 而爸爸每次回来， 一下火车也总是先望望我家窗口

的灯光……

**曲** **丹** (突然抽泣起来)别说这些了!我受不了 … … 芦 敬 你怎么了?

曲 丹 我，我昨晚出事了。 芦 敬 你别吓唬我。

曲 丹 真的。你知道刘仁吧，就是那个学储运专业的，全院 有名的吹牛大王，他说他爷爷在东北给林彪剃过头。

芦 敬 知道知道。他不是给你写过情书吗?

曲 丹别提了。昨晚他在学院的小树林里正式提出要跟我 谈对象，而且还拥抱了我，吻了我……

**芦** **敬** 你没反抗?

曲 丹 没有……关键是我不想反抗!浑身像触电一样，心 跳得不得了，幸福极了。芦敬，我是不是堕落了，想 过资产阶级生活了?可他是那么真诚，浑身发抖，流 着泪水……他说一辈子都不让我受委屈。

**芦** **敬** 这是不是太快了点儿?

**曲** **丹** 他说，爱情就像北京的水爆肚，得掌握火候，时间短 了不熟，时间长了咬不动，一开锅就得下笨篱!你说

这理论站得住脚吗?

芦 敬 (大笑起来)我不知道。

曲 丹 像你爸爸妈妈那样多好!默默的，深深的，长久的



芦 敬 我爸爸妈妈可不是水爆肚，他们是六必居的老咸菜， 越老越有味儿。快把这几个扣子缝上吧，一会儿骆 驼来取棉裤。

〔曲丹和芦敬缝棉裤上的扣子。 曲 丹 哎，你怎么样?

芦 敬 什么怎么样?

曲 丹 罗大生和骆驼你喜欢哪一个? 芦 敬 都喜欢。

曲 丹 那又不能两个都要。 芦 敬 你说什么呀!

曲 丹 芦敬，你必须选择!他们两个，哪一个最好，你更倾

心哪一个。你懂吗? 芦 敬 咱俩最好。

曲 丹去你的。这可是严肃的问题。 芦 敬 你说呢?

曲 丹 当然是罗大生。他是咱们学院的白马王子，聪明能 干，人长得又帅气。你看骆驼那个熊样，怪里怪气， 吭哧瘪肚，一副穷酸样。你要是嫁给他，那就是一朵 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芦 敬 (停了一下) ……可我更喜欢骆驼。 曲 丹 天哪!爱情是魔鬼。

芦 敬 喜欢是喜欢，爱是爱。我想工作几年再说吧。 〔 敲 门 声 。

〔洛明和罗大生进来。罗大生显出一副颓丧的样子。 曲 丹 取条棉裤还要两个人吗?

洛 明 我有什么办法。人家是咱们的班长嘛，说要代表学 院找芦敬谈话。

**罗大生** (举起拳头)我今天不想说话，可没准拳头会说话。

曲 丹你疯了?还想动武!芦敬给骆驼做条棉裤就把你难

受成这样!啧啧啧，真小气。是啊，嫉妒就是爱，就 是动力呀。可我告诉你，这条棉裤，是芦敬的妈妈用 一夜时间做的。

洛 明 (拿起棉裤)妈妈!谢谢。 芦 敬 穿上试试吧。

洛 明 还是回宿舍试吧。 **芦** **敬** 不合适，好改。

**罗大生** (烦躁地)快脱吧，试完好走! **芦** **敬** (制止地)大生!

〔洛明不好意思地脱掉外裤，露出带补丁和大窟窿小 洞的旧线裤。他显得很滑稽，抖抖地穿上新裤，感到 又温暖又幸福。罗大生不耐烦地看着洛明。

洛 明 (走到罗大生面前)班长，你看，又合身，又暖和。 曲 丹 骆驼，你就别说了。

芦 敬 大生，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罗大生** 哎，怎么说呢……

〔 停 顿 。

〔刘仁出现在门口，他手里拎着一捆口罩。 刘 仁 我能进来吗?

曲 丹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芦 敬 快请进来。坐，坐嘛。

刘 仁 (进屋)我叫刘仁，咱们虽然不是一个系的，但却常见 面。我这次也要去东北，咱们将一路同行。我不知 道我是否能成功或失败，但我必须积极努力。请同

学们多指教。

曲 丹 你快坐那儿吧!

刘 仁 (看看周围的人)是。

曲 丹 你干吗买这么多口罩?

刘 仁 给同学们一人发一个。你们知道吗?我爷爷在东北 抗联打过日本鬼子，曾经在大雪地里冻掉过半口牙。

洛 明 (换好裤子)为什么是牙，而不是别的?

刘 仁 这也是知识!如果在寒冷中待得太久，进屋就喝开

水，那牙齿就会立刻炸掉——嘭! 〔大家一愣。

刘 仁 我生在大北方。到了冬天，狂风卷着碎雪，在冻裂了 的土地上像跌扑的小银蛇，贴着地皮，嗖嗖地钻来钻

去，当地人叫大烟泡! 〔大家战栗了。

刘 仁 所以，同学们得先戴口罩，等习惯了就好了。我爷爷 的一个战友，在雪地里待了三天三夜，结果回到屋 里，一摸，鼻子掉了，又一摸，耳朵也掉了。所以，冻

伤以后不要碰，得用碎雪一点儿一点儿地缓。 曲 丹 这太可怕了。

刘 仁 不过，为了甩掉祖国贫油的帽子，值得!你们知道

吗?建国初期我们的石油只有十二万吨，而美国的 日产量是一百八十万桶， 一天的产量相当于我们两 年。到了六十年代，美国的洛克菲勒石油家族，从华 尔街到华盛顿，从政治到经济，无不打上这条石油大 鳄的烙印。所以他们才这么霸道。

曲 丹 你就白话吧，早晚得犯错误。

刘 仁 这没啥，我根红苗正，苦大仇深。我爷爷给林彪同志 剃过头。

曲 丹 又来了。

〔大家都笑了。

刘 仁 昨天我在决心书上写了一首诗。 芦 敬 念给我们听听。

刘 仁 “石油滚滚乘东风，革命青年代代红。社会主义往上

升，帝国主义倒栽葱。” 〔大家沉默不语。

刘 仁 不怎么样吧?

〔大家又都笑起来。

曲 丹 快跟我走吧，别在这儿出洋相了。 刘 仁 东北见!

〔曲丹拉刘仁下。

芦 敬小伙子们，都坐下吧。他挺有意思的。

洛 明 曲丹和他好上了。昨天晚上我看见他俩在小树林里



芦 敬 你干吗跟我说这个?

罗大生 他离了爱情就没法活了! 洛 明 男子汉没这个也能活!

芦 敬 都给我住嘴吧!要么走，要么在这儿坐一会儿。你 们俩是怎么了，平时好得像一个人似的，可这几天见 面就吵。

. 洛 明 (拿上棉裤)看来，还是我走吧。 罗大生 回来!

芦 敬 大生，你今天有点儿不对劲儿。 〔 停 顿 。

**罗大生** ……芦敬，你可能去不了东北了。 芦 敬 (一惊)为什么?

**罗大生** 学院教务处让我给你透个信，好让你有个思想准备。 芦 敬 准备什么?

**罗大生** 准备留校当教师!

芦 敬 (不相信地)不，不不!这不是真的。为什么大家都 能去，只把我一个人留下来……这不公平!不公平!

(扑到桌子上哭起来)

罗大生 (不知如何是好)你看，当教师也很光荣，总得有人去 干。祖国的石油事业发展得这么快，培养后备人才， 也是件大事嘛!洛明，你说是吗?

洛 明 对对，你在北京，我们会来看你……

罗大生 学院也是好意，觉得你品质好，学习成绩优秀，不是 谁都能当教师的。还有，你母亲她一个人，身边也没 有……

芦 敬 不!我不是懦夫，我不留恋大都市，贪图安逸，我什

么苦都能吃，我不怕死…… 〔洛明走过去想安慰芦敬。

芦 敬 你把手拿开!不要你们安慰我。都给我出去! 〔罗大生和洛明默默地站着。

〔有一列客车鸣着笛声驶出火车站。 〔 暗 转 。

〔三天以后，下午4点30分。

〔室内的小桌上摆着一点糖块和瓜子，还有几个苹果 和一壶茶水。

〔气氛非常热烈，罗大生、洛明、刘仁、芦敬和曲丹都 在场。他们有的手里拿着杯子，有的在嗑瓜子。大 家七嘴八舌地谈论着未来的生活。

**罗大生** 先静一静，静一静。芦敬老师要给大家说几句。

芦 敬 在你们面前我还不敢称老师。 ……三天前，我还为 不能跟你们一起去东北而哭了一鼻子，真不好意思， 但这会儿我想通了。不然服从分配就是一句假话。

刘 仁 你是我们的留守大将军。 曲 丹 别插嘴。

芦 敬 明天，当北京火车站的钟声响到六下的时候，我亲爱 的同学，就将远离母校，远离北京，去到那遥远的地 方了 ……这会儿，我多想说一句：我舍不得离开你 们，我爱你们……(哽咽)现在你们都打好了行装，捆 好了书本，整装待发了。但是，我想让你们记住，北 京还有你们的一个老同学，这儿就是你们的家!无 论走到哪里，无论地老天荒，我们的友谊是长存的! 〔有的人已经流着泪水。

芦 敬 明天，我就不去送你们了……我，我怕挤在人堆里受 不了，不愿意说那声“再见”……来吧，妈妈让我把你 们请来聚一聚，为你们饯行。咱们以茶代酒，干杯! 〔大家举起了杯子，相互碰了一下，接着便沉默下来， 谁也不说一句话。

〔敲门声。芦敬开了门。

〔送信人是位十八岁的女孩。

〔送信人401,你家的报纸和信。 芦 敬 谢谢。怎么 … …

送信人 妈妈退休了，我接了班。

芦 敬 你可真年轻漂亮。

送信人 我这是第 一 天，还不熟。送晚了请原谅。再见。 (下)

芦 敬 (惊喜地)快看!东北来信了!

〔曲丹夺过信，看地址。大家都凑上来。 曲 丹 怎么是安达县农垦302场?

刘 仁 现在松辽大油田对外还是保密的，要防止外来间谍 窥探情报。据我爷爷讲，安达县就在松辽大平原的 腹地。

曲 丹 快看信上写些什么?(欲撕开信封)

罗大生 慢，这得芦敬同意，或许这封信也是保密的呢?

芦 敬 别酸溜溜的，保什么密!这是上届校友阿南写来的。 快拆开看吧，大家也了解一下东北的情况。刘仁，你 给大家念念。

刘 仁 (激动地念信)“芦敬，你好!分别已久，然而回信却 是迟了一步。如果你能想像出我是在何种艰苦的环 境里生活和工作的，那你就一定不会生我的气了。” (停了一下)“去年冬天，随着一声火车汽笛的长鸣， 我永远告别了北京。列车掠过一片片田野， 一条条 河流， 一座座城市，把我们带到了一望无际而又无依 无托的大荒原上。第一夜，大风雪就撕开了我们的 帐篷，卷走了我们的图纸……"(跳过几行)看这儿! “没有经过革命战争洗礼和艰苦岁月考验的年轻人 说，到了这里，更懂得了什么叫革命。身经百战的将 军们赞誉这里的石油人‘是一支穿着蓝制服的解放

军'。”

罗大生 下面下面。

刘 仁 (接着念)“芦敬，你知道吗?这儿有一个石油工人， 叫王进喜，是从玉门来的，大家都叫他铁人。他身上 有一种克服困难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和对人的博爱的 人格力量。他是1205钻井队的队长。去年三月，钻 机运到了，没有起重设备怎么办?他同工人们一起， 硬是人拉肩扛，将六十多吨重的钻机，搬到十公里外 的井位。绳子拉断子，撬杠撬弯了，肩头、手上流出 了血，但没有一个人叫苦……铁人王进喜说：宁肯少 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停顿。大家沉默不语。

〔刘仁擦了一下眼泪，把信递给芦敬。

**罗大生** 太伟大了!我们知识分子要好好学习铁人，努力改 造世界观，永往直前，天天向上。

洛 明 我看，搞油田地质的，最好天天向下。

芦 敬 好了。不管向上向下，我们都是一个目标!再过二 十年、三十年，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想起了保尔说过 一段话：“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也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我提议，在这即将离别之 际，咱们一同唱首《地质队员之歌》吧。曲丹，你起个 头 。

曲 丹(唱)“是那山谷的风”,唱!

众 人 (一同唱起歌，这歌声充满着激情，有的人眼里涌满 泪水)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



〔火车站的钟声响起。 〔 灯 光 暗 转 。

〔 幕 落 。

**第** **二** **幕**

〔1964年1月6日下午3时。

〔仍是那间房子，但有了些变化——因为近三年的时 间过去了。

〔天空在飘雪，北京火车站的时钟响了三下。芦敬显 得成熟了，她梳着齐耳短发，出落得亭亭玉立，文静 而又漂亮。此刻，她正在批改学生作业，身旁放了许 多教科书和笔记本。

〔送信人上。

**送信人** 401,报纸和信。 **芦** **敬** (开门)谢谢。

**送信人** 今天的报纸上有好消息。(掏出几块糖来)吃几块喜 糖吧。

**芦** **敬** 为什么?

送信人 我昨天结的婚。

芦 敬 祝你们幸福!怎么,结婚也没休几天?

送信人 不行啊，一个萝卜一个坑。再说别人对用户也不熟。 明天见。(下)

芦 敬 (翻开报纸，被头版的消息震惊了，立刻欣喜若狂，下 意识地读起报纸)“我国石油基本自给，《第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公报》宣布：我国需要 的石油，过去绝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基本自给 了，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跳起 来)太棒了!

〔电话铃响。

芦 敬 (接电话)是我，是我 …… (停顿)怎么不说话?别沉 默了，请讲话呀……(惊叫一声)什么……是你吗? 天哪!真的是你吗?终于回来了 ……你现在在哪 儿?楼下?那你为什么还不立刻上来，让我在电话 里跟你说废话!快上来，我等你!当然……我还是 一个人。(放下电话，有点慌乱，突然笑了，接着又有 些伤心，照了照镜子，试着把屋子整理一下)

〔传来敲门声。芦敬快步走到门边，但又返回原处， 稍平静了一下。

芦 敬 请 进 。

〔罗大生推开门。他穿着旧军大衣，围着围巾，肩头 洒满雪花，黑了，还隐隐地生出了胡子。他手里拎着 旅行袋，默默地站在那里。

芦 敬 干吗站那儿?快进呀! 罗大生 我，我真想拥抱你。

芦 敬 还是握握手吧……勇士。(主动走过去)

**罗大生** 我梦想着我们重逢的这一天。 芦 敬 我也是 ……

〔罗大生和芦敬紧紧握手。芦敬帮罗大生脱下大衣， 挂 好 。

**罗大生** (兴奋地)你看报纸了吗?

芦 敬 看了，中国人民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是

个伟大的创举。

罗大生 (炫耀地)我们把石油的年产量一下子搞到一千多万 吨，是建国初期的一百多倍!

芦 敬 快把大衣脱下来吧。外面下雪了?

**罗大生** 下雪了。今天下午，一走出北京车站，看到宽阔的站 前广场，还有那飘飘洒洒的雪花，抬头望着这世界上 惟一的北京的天空，我就觉得像做梦一样——难道 我真的回来了吗?(笑了)一下子就回来了?

芦 敬 (也笑了)你回来了——真的……

罗大生 我怕我这副尊容吓着你，就先打个电话。

芦 敬 你黑了，瘦了，还长了胡子。你们一定吃了很多苦。 〔停顿。芦敬为罗大生倒了一杯茶。

罗大生 ……怎么说呢?那种艰苦是超出人们想像的，甚至 超出人的承受能力。(自豪地)可我们是男子汉，真 正的男子汉!你相信吗?我曾三个月没脱衣服睡 觉，浑身长了虱子，头发长得像囚犯。冬天，手脚都 生了冻疮；夏天的雨季，打着雨伞在帐篷里画地层 图，脸被蚊虫咬得像馒头……你吃过黄花菜吗?

芦 敬 就是那种叫金针的干菜吗?它可以炒肉。

**罗大生** 肉?(笑了)要是只放点儿盐，让你拿它当饭吃，你就 会觉得自己是食草动物。有的人当了逃兵，有的人 生病死在那里……可我闯过来了，连续三年被评为 会战红旗手。

芦 敬 这真像一场战争!

罗大生 (从大衣兜里掏出一包东西)路过哈尔滨的时候，我 给你买了一条围巾。

芦 敬(接过围巾围在脖子上，走到镜子前)怎么样?

**罗大生** 你真漂亮，像林道静。

**芦** **敬** 你呀，真是个会讨好女人的家伙!生活那么艰苦，也 没忘记给女同胞捎点东西。饿了吧?

**罗大生** 有点儿。(还想说)我一到那儿，就成了临时负责人，

搞分层对比，开发方案—— **芦** **敬** (打断)等一会儿，我去弄饭。 **罗大生** 你妈妈呢?

**芦** **敬** 她当了医院的副院长，更忙了。

**罗大生** 是啊，你在信中说，家里装了电话。

**芦** **敬** 我是怕失去联系。哎，你这次是来北京开会，还是路

过?

**罗大生** 不是开会，也不是路过，我是调回北京工作了，三天 后报到。

**芦** **敬** (惊喜地)真的?

**罗大生** 调我去开发研究院工作。当接到通知的时候，我自 己都不相信。

**芦** **敬** 真该好好庆贺一下。

**罗大生** 领导特别看重我!(发现芦敬有点异样)这些年你生

活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变化? **芦** **敬** 我在咱们学院地质系，教大学一年级。 **罗大生** 挺好吧?

芦 敬 生活中不能应有尽有，一切如意——至少我没能像 你们一样，悲壮一次。

罗大生 (动情地)别这么想。我回来了 ……这不是我的错。 要是……我们能在一起……你知道，我爱你……(抚

摸着芦敬的手，比常礼略显久了一点) 芦 敬 (抽回手)我得去做饭了。

**罗大生** 好。

**芦** **敬** 什么好?

**罗大生** 去做饭的时间选得好。

〔两个人对望着，突然沉默了。 芦 敬 你住哪儿?

**罗大生** (有点烦躁)还没报到，谁知道住哪儿?我这个傻瓜，

头不梳、脸不洗就闯来了。 芦 敬 (抱歉地)别这么说 ……

罗大生 (发火地)行了!你想知道骆驼的情况就直说! 芦 敬 至少你该跟我提到他，还有曲丹和刘仁……

罗大生 那你为什么不问?

芦 敬 还用我问吗?三年前的秋天，你和骆驼，还有曲丹、 刘仁和我，咱们在这间屋子，唱着歌儿一起分手…… 大生，那是永远也忘不了的，对吗?

**罗大生** 他没给你写信吗?

**芦** **敬** 没有。这个该死的家伙，见到他，我非踢他两脚!

**罗大生** 刚一到油田的时候，我和骆驼一起分到地质指挥所， 共同参加油田开发项目。不到两年，我们就取得了 重大成果。就在准备向油田开发技术座谈会汇报的 时候，他突然出了问题……

芦 敬 什么问题?

罗大生 四清中查出，他父亲1947年逃到香港，后来去了印 度尼西亚……

芦 敬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罗大生 你该去问四清工作组!……那次油田开发技术座谈 会，我的开发报告引起了极大震动。接着，地质指挥 所升为油田研究院，搬进了新房子，我被提升为开发

室主任，而他却去了基层——北区东部试验区 …… 别生我的气。我从石油大会战的前线调回来，而他 没有，这不是我的错。真的，我和骆驼是最好的朋 友，这你知道。

**芦** **敬** (停了一下)你认为他不可能回来了，是吗? 〔罗大生没回答。

**芦** **敬** 你干吗这样认为?……你要他骆驼怎么样?

**罗大生** 你，你想说什么? **芦** **敬** 你心里明白。

**罗大生** (大叫一声)别说了!

芦 敬 (跌坐在椅子上)你看，这，这是怎么搞的……

**罗大生** (慢慢地走到衣架前，取下大衣，拎起旅行袋)我，我 还是走吧……到石油招待所去。

芦 敬 (突然从后面抱住罗大生)别走!听见了吗?……你

这样走了，我会很难过的 …… **罗大生** 你需要我吗?

**芦** **敬** ……今天，要不是见到你，我几乎把他给忘了…… **罗大生** 我真想喝些酒，大哭一场 ……

〔火车站的时钟响了四下。 〔 暗 转 。

〔三天后，晚9点20分。 〔室内无人，十分安静。

〔敲门声。过了一会儿，铁英慢慢地推开门走进来。 她头戴狗皮帽子，身穿四十八道杠的棉工服，前后搭 着两包东西。

铁 英 人呢? … … 门也没锁。

〔芦敬抱着几本厚厚的书，头也不抬地进门。

**芦** **敬** (一愣)你是——

**铁** **英** 这是芦敬老师的家吗? **芦** **敬** 我就是。

**铁** **英** 我从东北来，是油田试验区的采油工，我叫铁英。

(放下背着的包) **芦** **敬** (放下书)快请坐吧。

**铁** **英** 这是地质员洛明给你捎的东西。没啥好玩意儿——

都是东北特产，黄豆、瓜子儿，还有安达产的铁罐奶 粉 。

**芦** **敬** 这么远的路，还背这些东西，真辛苦你了。 **铁** **英** 没啥!

**芦** **敬**那你来北京是……

**铁** **英** 我是来部里参加劳模大会的。 **芦** **敬** 祝贺你呀!

〔两人相互端详着对方。

**铁** **英** 你这儿挺好找的，离火车站不远。其实，洛地质员不

告诉我，我也能找到。 **芦** **敬** 那为什么呢?

**铁** **英** (憨厚地笑了)……有一次，我给他拆洗被褥，发现他 枕头底下有 一 大堆信，都是写给你的!邮寄地

点 站前大街38号-  芦敬。没错吧? 芦 敬 没错……来，喝水吧。

铁 英 (端起水杯)我就纳闷儿，他写了信，为什么不发出去 呢?……还有，这个叫芦敬的女同胞长得什么样呢?

芦 敬(笑了)不就这样嘛。

铁 英你长得可真文静，一看就像有文化的人。 芦 敬 他怎么样?

铁 英 (泼辣地)别提了，这人太窝囊。我给他洗衣服，就没 发现两只一样色的袜子，那些脏衣服全塞在床底下。 不过，这人可好了，啥事也不争!试验区好多科技成 果都是他挑头搞出来的，可都是别人拿去汇报。像

什么注水采油，分层开发，这可都是国际水平的呀! **芦** **敬** 为什么?

**铁** **英** 他有海外关系，不能出头。有一次可逗了，汇报的人 是个外行，于是就把他藏在隔壁，不懂的地方打发人

来现问。就这样，他也不争。你说这人…… 芦 敬 其实，他是个孤儿……

铁 英 我们工人都对他挺好，油田领导对他也有话。 芦 敬 什么话?

铁 英 此人可以使用。 芦 敬 就这些?

铁 英 哎呀，你没看，就这个批示都把他乐坏了。他说，可

以使用就行了，这说明我有用，还要求什么呢? 芦 敬 (突然流出泪水)是啊，还要求什么呢……

铁 英 你，你怎么了……我哪儿说错了吗? 芦 敬 没有。他怎么不来北京?

铁 英 来北京?他连节假日都不休，上厕所都小跑。今年 过元旦，我们试验区食堂给每个人半斤面，六两肉 馅。你猜怎么样?这老兄一共包子两个大饺子， 一 煮成了一锅粥。(大笑起来)这人可太滑稽了!(停 顿)可我喜欢他，我就崇拜有文化的人。都说石油工 人一声吼，那石油是吼出来的?那是科学，这个大油 田没有秀才们能行?石油工人一声吼，这口号也就 是表表我们的豪情壮志。

芦 敬 油田试验区条件怎么样?

铁 英 (站起身)那还用说，苦呗!人家研究院都搬进新楼 了。不过，你别小瞧试验区，将来油田长期高产稳 产，得靠它拿出方案来!在那个2.6平方公里的区 域内，洛明带着大家搞了各种试验，分层开采，酸化、

压裂……说要超过美国。 芦 敬 (忘情地)骆驼 … …

铁 英 (看了一眼墙上的照片)对。我们也叫他骆驼! …… 好了，我得去报到了。

芦 敬 等等。你走时，能再来我这儿一趟吗?我给他捎点 儿东西。

铁 英 没问题!咱们也算认识了，交个朋友。 芦 敬 那……再见!

〔 暗 转 。

〔五天后的傍晚，5点10分。

〔芦敬紧张地收拾屋子，像是要迎接什么贵客。透过 窗户可见北京火车站的灯光。

〔收音机里播放着《地质队员之歌》:“是那山谷的风， 吹动着我们的红旗…… "

芦 敬 (将收音机音量扭小，拨起电话)大生吗?你快来一 下……找领导谈话可以改个时间!你知道吗?我接 到了曲丹的电报，她和刘仁今天到北京!……说是 旅行结婚，顺便看看母校，看看老师和同学……对 了，你在路上买瓶酒吧!(又收拾屋子，还把一瓶花 摆到桌子中间)

〔楼道里传来杂沓的脚步声。

〔芦敬赶紧梳了几下头发，这时传来敲门声。芦敬快

步去开门，但当她把门打开的时候，她惊呆了，因为 刘仁是坐着轮椅被曲丹推进来的。

刘 仁 对不起，学生不能站起来给芦老师敬礼了。

芦 敬 (不知如何是好) ……怎么……这是 …… (帮助推轮 椅) ……这边，这边……这是怎么了?你刚才说什 么 ?

刘 仁 我是个淘气的学生，总给你们添麻烦。

曲 丹 别理他!他就那个德行，天塌了也不知愁。

芦 敬 (帮助曲丹把轮椅推到合适的地方，然后长出一 口 气，深情地拉住曲丹的手)非常想念你们。

曲 丹 真像在梦里 … …

刘 仁 别煽情了。给我弄点儿水喝。 〔芦敬立刻去倒茶水。

〔曲丹从随身带的旅行包里拿出湿毛巾给刘仁擦脸。

刘 仁 我一再和曲丹阐明，我成了残废，不能连累她一辈 子。如果一个男人不能给女人带来快乐，那他就应 该走开。

**曲** **丹** 你又来了!

**刘** **仁** 我的全部财富，就是我今后的孤独。世界上最可怜 的人，就是让人同情和怜悯。

**芦** **敬** 你真有个性。

**刘** **仁** 培尔说：如果你获得了整个世界，但要失去自我，那 就等于将一顶王冠扣到苦笑的骷髅上。

曲 丹 (发火地)行了!别白话了! 〔 停 顿 。

芦 敬 你的脚到底是怎么搞的?

曲 丹 你记得当初我们要去东北的时候，他给同学们买了

一打口罩吧? 芦 敬 记得。

曲 丹 他说怕同学冻掉鼻子。 芦 敬 当然记得。

曲 丹 他这人就是穷白话!大家鼻子没冻掉，他却把双脚 冻掉了。

刘 仁 (纠正)不是冻掉了，是冻伤了。

曲 丹 冻伤了截肢.不跟冻掉了一样吗?

刘 仁 当然不一样。截肢了，将来我还可以装假肢，重新站 起来。

曲 丹 你知道他为什么冻伤的吗?

刘 仁 别说了!那只是一个小小的疏忽。 **芦** **敬** 我想知道……

〔罗大生拿着一瓶酒进来。 **罗大生** 我来告诉你。

曲 丹 大生?

刘 仁 应该是上级领导!

罗大生 芦敬，你不知道吧?刘仁是油田上有名的英雄! 刘 仁 可别拿我当下酒菜。

罗大生 六一年冬天，油田的产量迅速增加，原油外运就成了 关键问题。美国情报部门发出这样一条消息：“红色 中国在东北高寒地区，发现高产工业油流。但由于 不能解决石油在长途运输中的散热系数，他们将一

筹莫展。” 刘 仁 于是 ……

罗大生 对。于是，刘仁接受了这个挑战。他带着两个同志， 选择在零下45度的最低点出发，站在油罐车的尾

部，拿着测温仪，随时观察气温，每隔一小时记录一 次。他像哨兵一样，迎着凛冽的风雪，坚守岗位，行 程万里，终于攻克了石油外输的难题。

刘 仁 你几乎把那篇报道背下来了……别总说这些了，我 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苦笑)像哨兵，我可没说。其 实，当时冻得我差点儿没跳车自杀。

芦 敬 曲丹，我想跟妈妈说一下，让刘仁在北京装上假肢。 曲 丹 那可太好了!谢谢……

芦 敬 今晚，你们俩就住这儿吧。来，帮我把刘仁推卧室 去，让他躺一会儿，总坐着太累。(和曲丹推刘仁下)

**罗大生** 我去洗菜。(进厨房)

〔芦敬和曲丹从卧室出来。 **芦** **敬** 你很幸福 ……

曲 丹 他能干这样一件事，就值得我爱他一辈子。不管今 后怎样，我都不离开他……现在我在资料室工作，不 下现场，剩下的时间都照顾刘仁。

〔刘仁从卧室向外喊着：“大生，你们怎么样?什么时 候把行李搬过来?”

〔罗大生手里拿着芹菜从厨房走出。 罗大生 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还得芦敬提供。 芦 敬 这一点儿也不幽默。

罗大生 (失色)对不起。好了好了，我去弄菜。(赶紧又进厨 房 )

芦 敬 熟食都准备好了。 曲 丹 简单点儿。

芦 敬 曲丹，那个叫阿南的校友怎么样了?他再也没给我 来过信。

**曲** **丹** 他当了逃兵，听说从广州逃到了香港。

**芦** **敬** 当年他那封信真叫人激动，没想到他会那样……(拉 曲丹坐下)

**曲** **丹** 芦敬，我要告诉你好多事情。真正到生活里去，就跟 在学校不一样了……

芦 敬 今晚，咱们聊它一夜! 曲 丹 我会告诉你骆驼的事。 芦 敬 骆驼……

〔 停 顿 。 〔 暗 转 。

〔两个月以后，星期六傍晚5点30分。

〔室内充满着春天的气息，透过窗可见吐绿的柳枝。 〔罗大生像主人一样，舒适地靠在窗台旁翻书。

**芦** **敬** (进屋放下讲义)嘿，你来得真早! **罗大生** 还早?你整整迟到了二十分钟。

**芦** **敬** 我们开了一个教学会。(奇怪，但很快活)你怎么进 来的?

**罗大生** 这两个月，我成了这儿的常客，连看门的老头都混熟

了，他把你家的钥匙给了我。 **芦** **敬** 那是我告诉他的。

**罗大生** 那老大爷甚至问我——咱俩什么时候结婚。 **芦** **敬** (猛抬头)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罗大生**我说，在这方面可不敢乱开玩笑。 **芦** **敬** (笑了)这次回答得还算及格。

〔 停 顿 。

**罗大生** (恳求地望着芦敬) ……今天的天气真好。阵春三 月，柳绿含情，碧桃如火……

**芦** **敬** 晚风徐徐，令人惬意。

**罗大生** 我建议，咱们到北海公园去坐坐，然后到后门桥去吃 炒疙瘩，再来上两杯啤酒。

**芦** **敬** 非常好。不过，你一喝酒，胆子总是大起来。 **罗大生** 你要是以为我是借酒壮胆，那就大错特错了。 **芦** **敬** 你又来了 ……

**罗大生** (沉默片刻) ……我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吗? **芦** **敬** 有点儿，但我喜欢……

**罗大生** (坚决地)那就该定下来! **芦** **敬** 我又飞不了。

**罗大生** 你影响我正常工作，你让我神魂颠倒!

**芦** **敬** 嗬?我有那么厉害?走吧，兴许还能赶上场电影。 **罗大生** 你等等。你今天就得回答我!

〔敲门声，响了两下。 **芦** **敬** 有人敲门。

**罗大生** 我不管!今天咱们得好好谈谈， 一定要取得突破性 进展。

〔芦敬去开门，但人已经不见了。她发现地上有张纸 条。

罗大生 (夺过纸条，扔在一边)见鬼!先别看这个。 芦 敬 (拿起纸条)是他写的!

罗 大 生 谁 ?

芦 敬 骆驼。

罗大生 (夺过纸条看着)这个家伙，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芦 敬 写的什么 …… (几乎屏住呼吸)

罗大生 ( 念 )“我是路过这里，非常想见到你们。我怕突然出 现会弄得尴尬，就写了这个条子。我这就上楼去。

你们的老同学，骆驼。”

芦 敬 (一动不动)他回来了…… 罗大 生 (高兴地)真是时候!

芦 敬 (急切地)他怎么还不上来?不行，得下去迎他一下 …… (惊叫着)他不会走了吧?(冲出屋子)

**罗大生** (笑了) ……骆驼!(对着镜子捋捋自己的头发)

芦 敬 (返回)找个手电吧，走廊里太黑…… 罗大生 你干吗这么激动?

芦 敬 (扶住罗大生)是啊，没什么……他应该来看看我们



**罗大生** 你怎么了?

**芦** **敬** 头有点儿晕。(朝门走去)我去迎迎他。 **罗大生** 把衣服披上。

〔门开了，洛明穿着杠杠棉工服，脚穿大头鞋，手里拿 着狗皮帽子，提着旅行袋满头大汗地进来。他显得 粗糙而老相。

〔三人对望了一下，罗大生与洛明突然抱在一起。 **罗大生** (惊喜地)骆驼! …… (流下泪水)

芦 敬 不跟我握握手吗?

洛 明 (紧紧地握住芦敬的手)你好…… 芦 敬 怎么还穿着棉衣?看把你热的。

洛 明 我来时，东北正下着大雪。千里油田一片洁白，天空 蓝得几乎能醉人。(突然伤感地)是啊，我几乎把北 京的气候温度给忘了……走在街上，人们像看怪物 似的看着我。

芦 敬 北京的树枝都吐绿了。谁像你，到现在还不脱棉衣。 快脱下来吧，又不是租的。

〔芦敬帮洛明脱棉衣，罗大生在一旁看着。洛明习惯 地走到那幅拉骆驼的照片前。

〔楼上传来长笛的演奏声。 洛 明 谁在吹长笛?

芦 敬 楼上新搬来一位中央乐团的长笛手。

〔三人都坐下来沉默片刻。

**罗大生** (关切地)油田形势怎么样?

洛 明 日新月异!用诗人的话说：炼塔烧温银河水，雁过井 架碰着腿。到处是沸腾的生活、可歌可泣的英雄人 物，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难题。

**罗大生** 什么难题。

洛 明 原油含水上升。 芦 敬 你怎么样?

洛 明 我?没什么可说的，挺快活。 芦 敬 就这些?

洛 明 对。就这些!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这就是幸运。 咱们搞石油地质的，能摊上世界一流大油田，这是多 少代人的梦想。哎，对了，你们结婚了吗?

**罗大生** 用外交词令——无可奉告。 芦 敬 听说你也与世无争?

洛 明 (猛地站起来)谁说的?那要看什么事儿。追求幸

福，那是人生的天性。为了爱情，我愿献出生命。 **罗大生** 看来你不安全。(笑着)是最危险的对手!

洛 明 失去对手，比失去朋友更悲哀。等等……她说过她

爱你吗? **罗大生** 没有。

芦 敬 (发火地)可我对你也没说过!

罗大生 (争论)幸福有多重含义，首先是为别人! 洛 明 但也不能排除自我!

罗大生 自我有自私的意味!

洛 明 别人是个不确定的概念!

芦 敬 (大声地)行了!你们还想像三年前一样，都从这儿 爬出去吗?

〔三个人都沉默了。

〔长笛声更悠扬了。 洛 明 大生，请原谅 … …

罗大生 你刚回来我就……太不应该了。

芦 敬 (放松地)行了，勇士们!还是那句话：无论是吵架还 是和好，都说明我们在前进!今晚，咱们得好好喝一 杯，聊它个通宵。

洛 明 (从提包里摸出一瓶酒)我这儿带着一瓶呢! 芦 敬 我去烫烫，再弄两个菜。

洛 明 对。凉酒伤肝。 罗大生 热酒伤肺。

洛 明 没有酒伤心 … …

〔北京火车站的钟声响了六下。 〔 暗 转 。

〔接前场，午夜12点10分。

〔室内显得很安静，整个城市都进入到睡梦中。只有 在空旷中传来的火车汽笛声，提醒着长途远行的人 们 。

〔餐桌上残留着一点吃剩下的食品，酒瓶早已空空。 洛明、罗大生都有些疲惫，看来他们已经聊了很久。

**罗大生** 骆驼，有件事我心里很不安……那次引起轰动的开

发报告，主要是你……

洛 明 打住打住!把它忘了吧，什么你的我的?咱俩合作 的!

**罗大生** 可命运对你不公平!我想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芦敬。 **洛** **明** (火了)你要是这样，我就永远不见你们! ……这不

怪你，当时我是那么个情况，你不去做报告，谁去做? **罗大生** 可我心里 ……

洛 明 (闭着眼睛，靠在椅子上)……在平原上，一切都是那 么渺小——小房子，小树趟子，人群像蚂蚁……哎， 大生，你记得3214钻井队吗?

**罗大生** 当然记得。咱俩在那个队实习三个月，他们一次取 岩心九十米，打破了世界纪录!

洛 明 (来了精神)今年春节，他们出了一点儿事故。 **罗大生** 什么事故?

洛 明 把取到的岩心掉到井底一截。就为打捞这截岩心， 他们全队在钻台工作了三天三夜……大家表示，不 打捞上岩心，不吃年饭!……炊事员和老部长都端 着饭碗在旁边等着，他们流着泪……科技成果，不是 一个人的……它有感情……

**罗大生** 当然 … …

**洛** **明** 我今天说得太多了吧?你怎么样，回北京这几个月 还顺利吗?

〔芦敬从厨房擦着手上。

芦 敬 他在步步高升，马上就要提处长了。 洛 明 行!又进步了。

芦 敬 他都快飘起来了。到处做报告，谈体会，找领导谈 话。这几天正闹心呢。

**罗大生** 我不过是说说。

**芦** **敬** 说说?我看你是动心思了。他在领导那儿看到了提 干名单，上面划着各种符号。他就反复琢磨，到底是

划圈的提呢，还是划对号的提。 **洛** **明** 当领导，就得心细。

**罗大生** 还是骆驼通情达理。唉，在科研单位当个小头头，太 不容易了。你不管大家的事，大家对你有意见；你自 己没成果，大家又瞧不起你……我这也是牺牲!

〔 停 顿 。

芦 敬 (拿起茶壶)我再泡点儿浓茶。(下)

**罗大生** (望着芦敬的背影)骆驼，你就要走了，有什么忠告 吗?

洛 明 让我说真话?

罗大生 对。一定说真话。 洛 明 她不爱你。

罗大生 也许是这样。可我没有她就打不起精神， 一切都得 垮下来。

洛 明 我看没那么严重。

**罗大生** 也许，一个人东西越少，越怕别人拿走。

洛 明 我懂了。大生，你不是要写《陆相沉积油田》这部专 著吗?

**罗大生** 我现在还坐不下来。等有时间，我一定完成它 ……

洛 明 人的 一 生好像很长，其实只有几天， 一会儿……三年 前的事儿，不就像昨天吗……

罗大生 (动情地)骆驼，我真的喜欢你 …… 洛 明 我也是。

〔芦敬端茶上。

芦 敬 (看墙上的挂钟)天哪，都快后半夜一点了。大生，你 快去把车票取回来，还有两个小时就开车了。

**罗大生** 是啊，我总得给你们留一点儿时间，让你们单独在一 起。

洛 明 (发火地)我已经讨厌开玩笑了! 罗大生 你不能在北京多待几天吗?

洛 明 我得赶回油田去。

罗大生 那好吧。我得翻院墙爬出去， 一会儿还得翻院墙爬 回来，为一张车票。

洛 明 为基层服务嘛。

〔罗大生走后，洛明和芦敬对视了一下。 洛 明 (站起身)我帮你把餐桌拾掇一下。

芦 敬 (按住洛明的手)你放这儿，别动。 〔停顿。

芦 敬 我问你，你给我写了那么多信，为什么不寄给我?

洛 明 ……我拿不定主意。 芦 敬 为什么?

洛 明 怕你跟了我吃苦 ……

芦 敬 你怎么知道我能跟你 ……

洛 明 别欺骗自己了。你爱我，从你的眼睛里我看到了这 些 。

芦 敬 (笑)你这个自信的家伙!(伤感地)……是啊……我 一直犹豫不决，迟疑不前，或许是真的爱上你了 …… (哭了)骆驼，你使我想起了父亲……我总是站在窗 口，望着北京车站上的时钟，等待你回来……

洛 明 还有两个小时，我就要回油田去了 ……在繁华的大 街上找不到石油，我的生命在远方，在土地里……

芦 敬 骆驼，别忘记我……(哭起来)

洛 明 芦敬，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北京吗?我那个没见面的 父亲，从印尼派来了他的私人律师，要我回去接收他 的财产——一座岛屿，两千公顷的橡胶园，亿万家产 ……可这些都不重要——我是来看你的呀!芦敬，

我非常爱你，可是…… 芦 敬 我要跟你去油田。

洛 明 别傻了。大生还不错，他不能没有你……真的。他

会让你幸福，而我不能。 芦 敬 为什么?

洛 明 我是个没有爱情也能活的傻瓜……也许到我老的那

一天，我会悔恨自己…… 芦 敬 看来你已经决定了……

洛 明 还能怎么样呢?我说过，我要做一个你父亲那样的 人，永远在艰苦中跋涉，为了能在你的梦中出现!芦 敬，再见了……

芦 敬 骆驼 …… (激动地拥抱住骆驼) 〔远处的钟声又响了两下。

〔罗大生拿着火车票上。

**罗大生** 车票到手了，还是下铺呢。

**芦** **敬** 还有一个多小时，都睡一会儿吧。 洛 明 我还是去火车站吧。

芦 敬 别。书房有一张床，你们俩去躺一下。我去卧室眯

会儿，到点了我叫你们。

罗大生 (打哈欠)真是有点儿困了。

洛 明 我就在长椅上躺一会儿吧，习惯了。大生，你去书 房。

**罗大生** 随便吧，我可得睡一会儿。 **洛** **明** 要不，你们就别送了。

**罗大生** (朝书房走去)还是送送吧，说不上何年何月君再来。 〔芦敬朝卧室走去，她突然回了 一下头。

〔相连的几个门都没关，三个人分三处睡下。 洛明躺在长椅上，用棉衣盖着身子。

〔芦敬随手关了大灯，但室内依然很明亮。 〔停顿片刻，似乎罗大生和芦敬都睡熟了。

〔一声空旷的火车汽笛声过后，接着仿佛传来长笛手 晨练的声音。

〔洛明悄悄起来，拎起他的旅行袋，轻手轻脚地退到 门边，停了一下，然后离去。

〔画外音：“再见了北京，再见了老同学。祝你们幸 福!我永远爱你们 — 骆驼。”

〔钟声响起。

〔芦敬并没有睡，她似乎知道会发生这种结局。她没 有喊住洛明，也没有惊动罗大生，而是独自一人朝窗 口走去，靠在那里，望着北京火车站的时钟。

〔灯光全暗。 〔幕落。

**第** **三** **幕**

〔1977年11月6日，下午3点40分。

〔这间屋子显得很凌乱，但充满生气，因为有一个小 生命在这里诞生了。到处是婴儿的用具：宝宝车、奶 瓶子、彩色的气球。

〔阳光柔和暗淡，收音机里正播送着一首激昂的歌 曲：

“美酒飘香歌声飞， 朋友啊请你干一杯。 胜利的十月永难忘， 杯中洒满幸福泪。”

〔罗大生戴着眼镜在看报纸，芦敬埋在教科书里紧张 地工作着。

罗大生 (读报)“北京冬储大白菜降价，服务周到，送货上 门。"……“拨乱反正，加快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积极 准备明年三月全国科技大会。"……“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 " …… "青年剧院上演《于无声处》"……“地 安门副食店取消票证”……

**芦** **敬** 这回可以随便买了。大生，你应该在全国科技大会 前，把专著写出来。

罗大生 我?还是先等等吧。我十二年前就是正处级干部， 总不能降职使用吧?(念报纸)“晚7点新闻，7点35 分天气预报，8点零5电视剧 …… "

**芦** **敬** 当初，你我，还有骆驼，咱们三个不是梦想当地质师 吗?

**罗大生** 这十年浩劫，我什么都看透了。地质师?那也就是 一场梦吧。

**芦** **敬** 有一位作家说过：无论堕落到何种地步，总要保持 一

种梦想，最后的梦想。牛奶凉了吧? 〔卧室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芦** **敬** 去看看孩子。

**罗大生** 你就不能去吗?

**芦** **敬** 明年恢复高考，我得准备教材。

**罗大生** (朝卧室走去)我就不明白，这有妻子和没妻子有什 么区别?

**芦** **敬** (吻罗大生一下)算你帮我了。

**罗大生** (从卧室抱出婴儿)我为所有的人奉献热情，可文革 中还是把我打成黑典型，人们全都疯了……芦敬，要

是咱们十年前就要个孩子，这会儿能怎么样? **芦** **敬** 那我可能成为寡妇，孩子成为孤儿。

**罗大生** 有那么严重吗?(对婴儿)饿了吧，来，吃点儿。(喂 奶)

**芦** **敬** 我母亲是一个多好的人，生被折磨死了。结果，我就 成了个大孤儿 ……

**罗大生** 你还有我呢!

**芦** **敬** 是啊……现在人民胜利了，到处是欢乐的节日。北 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城市!

〔芦敬站起身走到罗大生身旁，他们幸福地望着自己 的女儿。

罗大生 想想也挺悲哀，四十多岁了，女儿还不满一百天。

(望着婴儿)这都怨你妈妈呀。 芦 敬 怨我?

罗大生 要不是你拖来拖去，何必等到文革前夕才结婚。 芦 敬 行了，别翻旧账了。

罗大生 这小家伙又睡了。(进卧室)

〔敲门声。芦敬开门，送信人站在门口。

送信人 芦老师，你的这封信退回来了，查无此人。 芦 敬 怎么会呢?

罗大生 (从卧室返回)写给谁的信? 芦 敬 骆驼。

罗大生 现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可能提升了吧? 芦 敬 你就知道提升!

送信人 楼下有个人打听你家。 芦 敬 什么样个人?

送信人 像是外地人，问完就走了。 芦 敬 谢谢你。

送信人 明天见。(下)

芦 敬 外地人，是谁呢?会是骆驼吗? 罗大生 你想骆驼都想疯了吧。

芦 敬 (生气地)我不许你开这种玩笑!

罗大生 不会是他。要是骆驼到北京，不来看我们，我得臭骂 他一顿!

芦 敬 这个古怪的家伙，连封信也不写。 罗大生 你呀……总是……

芦 敬 (有点火)我不过是为他担心! 〔 停 顿 。

**罗大生** 可能是我把骆驼得罪了。

芦 敬 别胡思乱想了。我去准备饭。(收拾餐桌)

**罗大生** 七四年六月三日，骆驼给我寄来一份有关油田形势 的报告，要我转交给石油部或国务院。

芦 敬 什么内容?

**罗大生** 说文革中油田遭到严重破坏，地下情况恶化，整个管 理混乱，油田的命运……

**芦** **敬** 你害怕了?

罗大生 (发火地)我不是害怕!我是自身难保!老部长们都 被打倒了，关在哪儿的都有。国务院大了，我找谁 去?要是这份报告落到别人手里，他们就得把骆驼 整死!

**芦** **敬** 别发火了。谁也没说是你的错。

**罗大生**我当时，真的怕出事。可骆驼会怎么想，他会认为我 怯懦、自私、没有正义感。

芦 敬 骆驼不是那种人。(端上一盘凉莱) 〔罗大生伸手去抓。

芦 敬 (打了一下)一会儿让你喝一杯，顺顺气。 **罗大生** 这才像个好妻子。

〔敲门声。罗大生去开门。

〔刘仁出现在门口。他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新衣服， 背了个黄书包，旁边还系了个茶缸子，两条新换的假

肢走起路来很别扭。 罗大生 (吃惊地)刘仁?

刘 仁 (胆小地)没外人吧?

芦 敬 你怎么一个人跑到北京来了?曲丹呢?

刘 仁 (高兴地)我……落实……政策了!还新换了 ……假 肢……你们看，我……站起来了，能走了……我是偷 着跑出来的……我有十几年没来北京了……我要看 看，看看……在北京走一圈儿!

芦 敬 快坐这儿。你偷着跑出来，曲丹多着急呀。

刘 仁 我给她发电报了，过两天就回去。

**罗大生** 你这些年怎么样?

刘 仁 我犯错误了。本来要劳改的，后来说我是残废，就在 家里写检查，写了半麻袋。

**罗大生** 为什么呢?

刘 仁 我说我爷爷给林彪剃过头，可惹了大祸了!他们说 这是诬蔑副统帅。后来林彪死了，又查我祖宗三代

与林彪的关系…… 芦 敬 真荒唐。

刘 仁 (哭起来)我想死来着，钻了汽车，结果把假肢压碎 了。(又笑起来)……司机吓坏了，抱着我的脚直喊。

我说，别喊了，那是假的……没事儿…… 芦 敬 你跟曲丹怎么样?

刘 仁 (又哭起来)没，没有曲丹，我活不到今天。她对我太

好了，为了我，她、她牺牲了自己的事业……

芦 敬 把外衣脱下来吧。我去弄菜，你跟大生喝一杯。

刘 仁 是，是该喝一杯。生活在北京，多幸福啊。天安门、 北海、颐和园，咱们学院，我都去了。(从书包里掏出 资料)看，这些书又出版了!明年春天，要修通往港 口的输油管线，我要主持高精流量计的研制项目。 芦敬，你能帮我找些资料吗?

芦 敬 完全可以!

**罗大生** (看了一眼芦敬)骆驼在干什么?他怎么样?

刘 仁 他在试验区监控使用，工作了十二年。听说身体垮 了……骨关节强直症，人废了……前些时候，铁英送 他到汤岗子，也没治好，又抬回来了……

**罗大生** (急切地)他为什么不来北京治病? 刘 仁 我不知道 ……

**罗大生** (非常冲动地)我在北京可以找到最好的医生!我一

定要让他站起来!铁英的地址你知道吗? 刘 仁 采油厂试验大队。

罗大生 (穿衣服)刘仁，你先坐，我出去一下。 芦 敬 你去哪儿?

罗大生 我去邮局给铁英拍电报，要她马上送骆驼来北京治 病!

芦 敬 (感动地)大生，我们等你回来吃饭…… 刘 仁 还是……老同学呀……

〔 暗 转 。

〔七天以后，午夜12点30分。

〔室内很暗，只有窗户透出一片都市的灯光，一切物 品都如同油画一般。

〔罗大生和芦敬都在卧室里睡下了，场上无人。 〔少顷。突然传来敲门声，一次比一次重。

〔罗大生穿着睡衣从卧室走出，他打开室内的灯。 罗大生谁呀?

〔铁英的声音：“是我呀!我从东北来。”

罗大生 芦敬芦敬，快起来!可能是骆驼他们到了!

〔芦敬慌乱地一边穿着衣服一边走出来。

罗大生 (对门外)你稍等，我这就开门。(对芦敬)哎呀，别穿 那么整齐了，这又不是迎接总统。

芦 敬 你看我这头发……(赶紧用手梳子几下)我的鞋 … … 〔罗大生去开门。铁英扶着身体僵硬的洛明进来，肩 上背着挂着许多东西。罗大生和芦敬赶紧迎上去， 将洛明搀扶到一张藤椅上。

〔洛明十分消瘦，目光似乎都有些呆滞。 芦 敬 快坐下，快坐下。

洛 明 (坐下)呃……呃……大生，芦敬……你们好 芦 敬 骆驼，你……

罗大生 (对铁英)就你一个人送他来的?

**铁** **英** 单位还有两个人，一直送到楼下，我让他们找旅店去 了 。

芦 敬 怎么不到家里来呢?吃点儿东西再走 …… **铁** **英** 这就够麻烦的了!现在能办入院手续吗?

**罗大生** 明天吧，他这不是急诊。 铁 英 那 … …

芦 敬 卧室我都准备好了。我去煮点儿热汤面。(下) 铁 英 ：真不知该咋感谢你们两口子。(哽咽了)

**罗大生** 不是晚上八点的火车吗?我和芦敬都去接了呀! 铁 英 那趟特快没买上票。

〔洛明呆呆地瞅着四周，他回头望着墙上那幅拉骆驼 的照片。罗大生看着他。

洛 明 (抖抖地)大生……很想念你们….…

罗大生 (难过地)骆驼……你怎么成了这样?(找拖鞋)快把 外衣脱下来，换上拖鞋，外边那么冷……

〔铁英接过拖鞋，跪在地上帮洛明换拖鞋，又帮他换

衣服，给他擦脸。

〔芦敬从厨房出来，看着这一切很感动。 洛 明 ( 努力地笑笑)芦敬，你还那么漂亮……

芦 敬 (不让泪水掉下来)骆驼，你早就该来北京治病了，把 身体都拖垮了……

洛 明 事情太多……走不开 …… **罗大生** 你感觉怎么样?

洛 明 (活动手指)关节……不灵活……疼痛……躺下，起

不来；起来，躺不下……真糟糕…… 芦 敬 这是怎么搞的?

铁 英 你问问他自己吧!(泪下)在油田试验区前线一蹲就 是十几年，整天跑资料，不好好吃饭，熬夜、住板房， 那床底下长草跳蛤蟆。冬天，外头刮大风，里面刮小

风，啥身板能抗住这么糟害…… **罗大生** 水开了吧?把面下了。

〔 芦 敬 下 。

罗大生 铁英，别说了……这种生活我经历过。

铁 英 “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又到处追他。有一次， 他躲进了我的油井房。我说，你别怕，谁要敢动你一 根汗毛，我就叫他跪着扶起来!我举着大管钳对他 们那些人吼着，我说，不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我就

打得你们满地找牙!滚! 〔芦敬返回听着，笑了。

罗大生 你可真厉害!骆驼，你找了个好媳妇。 洛 明 她……傻 … …

铁 英 你不傻!有一次下大暴雨，他去一口试验井取资料， 掉进泥浆坑里。我正好路过……冷丁一看，这是什

么?……狗，不对；人，不像。结果细一瞅，是他，像 个泥猴子似的，还往上爬呢——爬上来，出溜下去； 又爬上来，又出溜下去……不是我他就得死在坑里



芦 敬 骆驼多亏遇到你了。虽然苦点儿，但你们一定很幸

福 。

铁 英 幸福……我怀孕九个月，他还关在板房里写地质报 告。结果，我把孩子生在回家的路上。

**芦** **敬** (扭头离开)面好了。你们俩吃点儿东西吧。

〔铁英将洛明坐椅朝餐桌前移了移。

**铁** **英** 来，往前点儿。(像对待婴儿一样，给洛明围上围嘴)

〔芦敬将面条端上来。 **罗大生** 给你筷子。

**铁** **英** 他的手拿不住筷子。

**芦** **敬** 吃吧。等你病好了，咱们喝一杯。 〔铁英喂着洛明。

**洛** **明** 太烫。等一会儿吧。 **罗大生** 试验区吃的怎么样? **洛** **明** 还 行 。

**罗大生** 你那儿的供应条件怎么样? **洛** **明** 还行。

**罗大生** 你在那儿能看到报纸文件吧? **洛** **明** 能。

〔罗大生与芦敬相互看了一眼。 **罗大生** 油田形势怎么样!

**洛** **明** 出现一些麻烦。(突然精神起来)地层压力下降，原 油含水上升。不过，你放心，我们有能力解决好，一

定让油田长期高产稳产!

**罗大生** (笑了)你这个家伙头脑很清醒!

**芦** **敬** (松 一 口气)骆驼，你都把我吓坏了，还以为你痴呆了 呢。快吃吧，吃完睡一会儿。

洛 明 (从铁英手里夺过筷子)我，自己吃。(吃了一口)大 生，芦敬，你们结婚，我应该赶来。

**罗大生** 你不是寄来贺卡了吗?还写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一 “别忘了我，牵着骆驼走向太阳!”

洛 明 你母亲好吗?

〔 停 顿 。

芦 敬 她去世了，没能逃过……

洛 明 ((放下筷子)扶我去躺一会儿，我太累了……芦敬，母 亲那条棉裤，帮我度过了最寒冷的冬天……她，她怎 么会 ……

〔铁英和芦敬扶洛明进另一间卧室。罗大生坐着没 动 。

芦 敬 铁英，你也睡一会儿吧，明天还要办住院手续。

〔罗大生关掉室内的大灯，打开台灯，独自倒了一杯 酒。芦敬从卧室走出。

芦 敬 大生，快去睡吧。 罗大生 我不想睡……

芦 敬 怎么还喝起酒来了?

罗大生 芦敬，你坐这儿。我问你，假如六四年一月从油田调 回北京的不是我，是骆驼，那会是什么情况呢?

芦 敬 生活，没有假如。你就是你，他就是他。生命，就像 画图——不!画图还可以修改，而一次性的生活，没 有任何涂改的机会。

**罗大生** 是 啊……

**芦** **敬**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

**罗大生** (自语着)那个冬天，真冷啊……我们地质所的人，坐 着卡车去参加大会战，修输油管线，十字镐刨下去就 是一串火星，一个白点……冻得尿尿都系不上裤子 ……(停了一下)人们很容易遗忘，过些年，谁会相信

呢……没人相信! **芦** **敬** 你是个幸运儿……

**罗大生** 我欠骆驼的。

**芦** **敬** 为什么这样想?

**罗大生** (烦躁地)别问了!难道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吗? 〔 停 顿 。

芦 敬 大生……原谅我。(吻着罗大生的头发)

〔洛明在暗淡的灯光中，扶墙艰难地走出来。 洛 明 我，我能坐一会儿吗?

芦 敬 天哪!你怎么起来了?(扶)快坐这儿吧。

洛 明 我，我只想，在你们中间坐一会儿，什么都不要 说……

**罗大生** 是啊，说什么呢……

〔 停 顿 。

〔罗大生为洛明倒了一点儿酒。洛明突然捂住脸大 哭起来。虽然没声音，但整个身体都在颤动。

〔北京火车站的钟声响起。

〔灯光渐暗。 〔 幕 落 。

**第** **四** **幕**

〔1994年10月9日，早展7点15分。

〔还是那座房屋，但又过了十七年。在这段岁月里， 一切都在悄悄地改变着，旧东西不止一次地更换 ——大屏幕彩电、电冰箱、华丽的家具、真皮沙发，几 乎应有尽有。墙壁似乎也重新装修过，茂盛的透叶 莲和各种花卉摆在适当的位置，室内显得十分温馨 和宁静。

〔这天早晨刚下过雨，北京的天空格外清新，透过窗 可见到北京火车站周围增加了许多高层建筑，但车 站的时钟还看得见。

〔罗大生晨练回来，远处还淡淡地响着迪斯科音乐。 他手里拿着一柄宝剑，进屋后又比划了两下。他保 养得很好，也很富态，但毕竟老了，头发也白了。罗 大生开始给花卉浇水，十分细心。

〔芦敬端一杯热牛奶放到桌子上。

芦 敬 把热牛奶喝了吧。我加了“钙天力”,说能防止老年 骨质疏松症。

**罗大生** 谢谢夫人……我说老太婆，你每天是不是早起一会 儿，跟我去练练太极拳?

·256·



芦 敬 我每天晚上用电脑写教案，你不是没看见。 罗大生 还差几天就退休了，折腾什么呀。

芦 敬 (照镜子，眨眨眼睛)那我也不能误人子弟呀。

罗大生 我说，昨儿晚上兰兰从学校回来，絮叨些什么呀?

芦 敬 说她要考重点大学，还要读研究生。(长叹一口气) 哎，一晃兰兰都十八岁了。

罗大生 十八岁?哼，要不是我们结婚晚，现在我都该抱外孙 了!

芦 敬 ……我突然想起当年骆驼说过的一句话：人的一生 好像很长，但又很短，好像只有几天，甚至一会儿。

罗大生 这个该死的家伙，从七七年来北京治了一回病，再就 没露过面儿!真有点儿想他 ……

芦 敬 (梳头，照镜子)你昨天回来很晚，怎么,又有吃请? 罗大生 你做梦都想不到，我碰见谁了?

芦 敬 (一愣)碰见谁了?

罗大生 就是上届的校友——阿南! 芦 敬 他?……他不是当了逃兵吗?

罗大生 可别这么说。他现在是港澳的金融巨头，这次是回 大陆投资。听说还要重返油田，旧地重游，搞点儿石 油生意。

芦 敬 真不能想像 … …

罗大生 是啊。他昨天还问起你，想来看看。 芦 敬 你该替我谢绝。

罗大生 干吗那样?你还是太保守了。今天晨练，我碰到一 个老芭蕾舞演员……

芦 敬 你不是要找情人吧?(进卫生间)

罗大生 这老太婆，开不得玩笑。(看时钟)哎呀，《东方时空》

到点了。(打开电视)

〔电视里正播广告：“千万里，千万里我一定要回到我 的家——孔府家酒叫人想家。”

〔《东方时空》片头音乐。紧接着出现《东方之子》栏 目。主持人：“各位观众，早晨好。今天我们《东方之 子》栏目向您介绍著名的油田地质专家——洛明副 总地质师。”

〔罗大生愣愣地站在那里。

〔主持人：“日前，我们终于在油田上追踪到了这位地 质师，因为他从不接受任何人的采访。”

〔图像出现洛明，背影是磕头抽油机。 〔主持人：“洛总，您好。”

〔洛明：“你好。”

〔主持人：“听说，您在油田试验区工作了四十年?” 〔洛明：“是的，这是我的项目 …… ”

芦 敬 (从卫生间出来)今天《东方之子》介绍什么人?

罗大生 (突然激动起来)芦敬，你快来看哪!快看哪!看看 这是谁?

芦 敬 (戴上眼镜)这人咋这么眼熟? …… (惊喜地)是骆 驼!(将音量放大)

〔电视中主持人：“听说您有二十多部专著,有四十八 项科技成果奖项，其中有两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有 一项获世界石油组织奖?”

〔洛明：“这不是我一个人，是整整一代人!” 〔主持人：“您很客气。”

〔洛明有点火：“这不是客气!当年有三万大学生到 这里，华罗庚的弟子在这儿用优选法喂猪。”

〔主持人：“全国人民都很关心这个大油田，它到底还 能高产稳产多少年?会不会像前苏联的巴库油田， 成为一个废都?”

〔洛明：“这要看我们的工作。但我想决不会的!”

〔主持人：“据介绍，您在研究表外储层的开发，而有 十九口油井获得成功。仅这一项就为油田增加十一 亿吨的储量。”

〔洛明：“是的。这是我们共同搞的。”

〔主持人：“有人说，您不能成为科学巨人，就因为您 太正统。"

〔洛明：“我是共和国培养的，也许改变不了。”

〔主持人：“北京方面和国外都邀请您，您为什么不 去?还听说您夫人是个普通工人 …… ”

〔芦敬将电视音量扭小，因为她发现罗大生像是突然 衰老了。

**罗大生** (笑得很不自然)骆驼，这家伙……不紧不慢地，总能

达到目的 ……

**芦** **敬** 你还吃点儿点心吗?

**罗大生** 不用了。我得上班去。芦敬，什么时候，把你的情人 接家来聚一聚。

**芦** **敬** 你觉得他安全吗?

**罗大生** 这家伙，确实不安全。(停了 一下)我不是他的对手。

他有点儿……像中国的老酒……后反劲儿。 芦 敬 (真诚地)别这么想 ……

〔敲门声，芦敬开门。那个送信人已经成了老女人， 但她仍然认真地把每一封信送到人们手里。

**送信人** 芦教授，你的信。

**芦** **敬** 谢谢。哎，孩子的工作解决了吗?

**送信人** 解决了，接我的班。芦教授，你能给我签个字吗? **芦** **敬** 当然可以。不过，这是 ……

**送信人** (眼里突然涌出泪水)这是我最后 一 次送信了，明天 我就退休了。我想让所有我送过信的人家，给我签 个字。想你们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芦** **敬** (在小本子上签字)你这一辈子，认认真真、实实在在 干好一件事儿，很了不起，也很伟大。

**送信人** 伟大?谢谢 … … (转身下)

〔罗大生若有所思地站在那里。 〔 暗 转 。

〔当天午夜12点40分。

〔透过窗口可以看见远处高层建筑上的霓虹灯，隐约 还可以听到现代爵士乐曲的声音。

〔罗大生想写点儿东西，完成那部《陆相沉积油田》的 专著,但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非常痛苦，从书房 走到客厅，翻翻这个看看那个。他第一次点燃了烟， 抽起来 ……

〔芦敬披着睡衣走出卧室。

**芦** **敬** 怎么啦?还不睡，都后半夜了。 **罗大生** 你别管。

**芦** **敬** 怎么还抽起烟来了? **罗大生** ……我在思考问题。

**芦** **敬** (爱抚地)把烟掐了吧。我去给你煮杯浓咖啡。 **罗大生** 你快去睡吧，让我一个人……

〔芦敬朝厨房走去。

〔罗大生走到窗前，望着远处的灯火。他转过身，拿

起酒瓶倒了半杯酒，独自饮起来。

〔芦敬端热咖啡从厨房里出来。 **芦** **敬** (发火地)怎么又喝起酒了?

**罗大生** (猛地站起)请你走开!别烦我!(不小心将热咖啡 碰翻在地)

**芦** **敬** (赶紧擦地)你看看，你看看…… **罗大生** 都是我不好，算了吧……

**芦** **敬** 我知道你想什么 ……

**罗大生** (痛苦地)知道就好……去睡吧，别管我!让我一个 人待一会儿 … …

**芦** **敬** 你想写那部《陆相沉积油田》的专著,是吗? **罗大生** 我逃不过你的眼睛。

**芦** **敬** 可那不是一天的事啊!

**罗大生** (大声地)可我总得开始呀!

**芦** **敬** (绝望地)你算了吧……你这人，就是这样……生活 在热情的泡沫里。

**罗大生** 今晚，你总算把这句话说出来了。是啊，骆驼又从远 处……

芦 敬 (发火地)你别提他!(跌坐沙发上) 〔长久的停顿。

罗大生 (走到芦敬身旁，像孩子似的把头依偎到她的怀里， 流着泪)……都是你把我惯坏了。你总是那么善解 人意，怕伤害我，像哄孩子似的顺着我。甚至，不提 起我学过的地质专业。可我看得出你心里不快 活……

芦 敬 都快六十岁了，还能怎么样呢?

罗大生 (几乎是绝望地)……芦敬，我完了 ……今天我想写

点儿东西，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翻翻这个，看看那 个，但都是别人的专著,一个字也抄不得。(哭着) ……我已经停不下来了，我已经不会用自己的头脑 思考问题了 ……我不知道死亡哪一天降临到我头 上，但觉得它在悄悄地走近……可我回头看看，却觉 得 ……

芦 敬 不，不不，别都说出来!

罗大生 (激动地)我得说，不然错过这个机会，我就更没勇气 了 。

芦 敬 别把自己打碎 ……

**罗大生** ……我每天夜里都在想，第二天重新开始生活，撕去 虚伪的面纱，老老实实地做事!可到了第二天，生活 还是老样子。我总能找到理由，这个集会得到场，那 个领导得拜访。到了晚上，新闻要看，《焦点访谈》不 能落下，接着就是疲惫……生活，也许生活太优越 了……可我又害怕，时光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有时， 我真想让死亡早一点到来，不至于拖得太久 ……

**芦** **敬** (哭着)这不是你的错 ……

**罗大生** 别打断我!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呢。你记得我说过， 几十年前，我的一次引起轰动的开发报告吗?那不 是我一个人搞的，主要是骆驼。还有，应该调回来的 是他，而不是我。可命运就这样安排了我们两个 人……芦敬，你惩罚我吧!

芦 敬(突然抱住罗大生)大生，我等着你自己说出这些，已 经等了许多年了……大生，我爱你。从现在开始，我

真的爱你了 …… 罗大生 可是太晚了 ……

芦 敬 不晚!临死前一天重新开始生活也不晚 ……

〔火车站响起了晨钟。 〔 暗 转 。

〔六天以后，秋雨绵绵的下午，3点20分。

〔室内的光线有点儿暗，秋雨把一切空间都弄得潮 湿、清冷。

〔录音机里正播着肯尼基的萨克斯管独奏曲《回家》, 声音深邃而凄婉。

〔室内无人。有人在敲门。隔一会儿又敲一次。门 轻轻地开了- 洛明走进来。他环视着屋子，朝窗 门走去，站在那幅照片前。洛明显得比相同年龄的 人要苍老些，他很瘦，而且有点儿驼背。

〔芦敬从卧室走出来。她想去厨房，但突然感到室内

有 人 。

芦 敬 (转身)你是谁?……怎么闯到别人家里来了 …… 〔洛明仍背着身站着。

**芦** **敬** 要是走错了门儿，就赶紧出去吧。……真是怪人，还

站着不动。(停了一下)你到底是谁? 洛 明 (转过身来) ……你看我是谁?

芦 敬 (眯起眼睛端详着)天啊!是骆驼! 洛 明 (不好意思地)正是在下 ……

〔 停 顿 。

〔那首《回家》的曲子很有穿透力，突然高亢起来。 芦 敬 ……你总算来看我们了……

洛。明 我来过。每次到北京，一下火车我总是朝这窗口望

一望……我想像着你们在干什么…… 芦 敬 那为什么不上来，看看我们?

**洛** **明** 我怕打扰你们。许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生活发生了 多大的变化呀!(朝芦敬走过来)在大学的时候 ……

芦 敬 别走过来! 洛 明 为什么?

芦 敬 别动。就站在窗口那儿别动……再站一会儿。(欣 赏着)你还是当年的那个样子。只是老了点儿 …… 我真想大哭一场 …… (走过去帮洛明脱大衣)把风衣 脱下来吧。外面的雨下得大吗?

**洛** **明** 我真喜欢北京的秋雨，它使我想起许多往事。 …… 还，还带着那么一点点的忧伤。

**芦** **敬** 喝点儿什么?

**洛** **明** 这可是现代语言。从前，你总是肯定地说——我去

泡茶。

**芦** **敬** 是啊，现在什么都有了——饮料、咖啡、长城干白，还 有 ……

洛 明 可我喝遍所有的饮料，最后觉得什么也不如一杯清 茶 。

**芦** **敬** (边泡茶边说)上周，大生在电视里看到了你。我们 的骆驼上《东方之子》了。

洛 明 我更适合上《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芦 敬 你妻子怎么样?铁英她好吗?

洛 明 她退休快八年了。 **芦** **敬** 怎么那样早?

洛 明 女职工五十岁就退。

芦 敬 你不会是喜新厌旧了吧?

**洛** **明** 到了这种年龄，谁还能离开谁而独自生活呢。“文化 大革命”中，她保护过我，不嫌我是臭老九，咱得知恩

图报哇。

**芦** **敬** ；看来，你很爱她…… **洛** **明** 过日子呗。

〔 停 顿 。

〔那首《回家》的曲子很悠扬。

**芦** **敬** 你这次来北京，又要领什么大奖? **洛** **明** 你在讽刺我。

**芦** **敬** 那你是来看我的?

**洛** **明** 准确地说，是看你们两个的。 〔芦敬突然转过身去。

**洛** **明** 你，你怎么了? **芦** **敬** 你把大生 ……

**洛** **明** 我?这怎么可能，他是个强者。在大学是我的班长 现在依然是我的领导。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北京的 下级呀!

**芦** **敬** 骆驼，我求你，别在大生面前炫耀你的成就，也别提 地质专业。

洛 明 (站起身)看来，我还是走吧 …… 芦 敬 你要不怕挨骂，你就走吧。

洛 明 谁会骂我?

芦 敬 大生……大生一直在骂你，说你一走许多年，连封信 也不写。说你确实把我们给忘了 ……骆驼，大生很 想念你，他是个有感情的人……

洛 明 (眼里含着泪)我怎么能忘呢……七七年冬天，我在 油田试验区患了骨关节强直症，被抬到北京，许多人 认为我再也站不起来了 ……是大生东奔西跑地给我 联系医院，找那些权威中医给我开药方……还有你

妈妈……(大声地说)难道一个人做了一点事，就可 以忘记别人吗?(悲哀地)芦敬，我一直觉得你是了 解我的呀……

芦 敬 (拍了洛明一下)是啊……是啊 …… 洛 明 ……不瞒你说，我这次来北京……

〔门开了，罗大生进来。

**罗大生** (一直盯着洛明)——骆驼!

〔两人紧紧地拥抱着。 **洛** **明** 要骂我吗?

**罗大生** (高兴地)算啦!见到你我的气就消了一半。真想你 呀，想在一起聊聊，像从前那样……芦敬，是不是该 开怀畅饮呢?来点儿烈性的。

**芦** **敬** 来点儿啤酒吧，免得喝多了又要胡说八道。

**罗大生** 你看你看，这个老太婆她虐待我，用爱的方式虐待 我。(停了一下)许多年了……我们也老了……可我 觉得你像是从来也没离开过!

洛 明 我们有许多东西，都留在这座房子里。

**罗大生** (把茶杯换成酒杯)这个时候，怎么能喝茶呢。(启开 一罐啤酒，倒进三个杯子)来，咱们三个干一杯。

洛 明 为什么呢?

**罗大生** 为你的成功——东方之子! 洛 明 算了吧，还是喝杯闷酒吧。

〔 停 顿 。

洛 明 (有些忧伤，低头望着杯子里的酒)是啊，这回我真的 成名成家了。许多人向我祝贺，记者围着采访，大会 小会必到场，每次都把那些过了时的成果提上几句， 还有那些耀眼的头衔，这个协会的理事、那个学会的

会长……我真的要飘起来了，悬浮在空中。(激动 地)可我是地质师!我得走进地层深处，朝下，一直 朝下……走到一个沉甸甸的世界里。

**芦** **敬** (制止地)骆驼!

洛 明 芦敬不让我说，可我不会撒谎。(苦笑)成功?我能 跟谁说呢?老婆，还是儿子?……也许，人的任何一 点点成功，都是以时光和岁月做代价的……(含着 泪)我只有你们两个，我是求你们帮助我的……

**罗大生** 我?帮助你?

**洛** **明** 正是!我们三个不是同做一个地质师的梦吗?我是 请你们跟我合作的!

**罗大生** 合作?

**洛** **明** 我接受了“九五”期间的重大攻关项目，整个大油田 的二次勘探，三次采油。这可是跨世纪的工程!难 道你们不想参加吗?

**芦** **敬** 可我们……

**洛** **明** 你们俩可是我们班的高材生啊!你们又在北京，信 息灵通，情报及时。

**罗大生** 唉，要是年轻些该多好。

**洛** **明** 现在也不老啊!

**芦** **敬** 对!临死前一天开始生活也不晚!

**罗大生** 我的专著一定要完成!

**芦** **敬** 把铁英接家里来住吧。兰兰又不在家——(立刻停 住)对了，上午曲丹来电话，说她陪刘仁去桂林，路过 北京。

**罗大生** 咱们聚一聚吧。你来吗?

**洛** **明** 当然!

〔 暗 转 。

〔两天以后，晚7点40分。

〔室内的气氛很热烈，当年的老同学在这里聚会。他 们都是年近六旬的老者了。

〔饭已吃了一个多小时，还在继续着。此刻吃饭已不 重要，人们在兴致勃勃地聊天，在追忆往事。

〔场上是三对夫妻，罗大生与芦敬，洛明与铁英，曲丹 与刘仁。但刘仁又坐在了轮椅上。

〔一阵大笑过后，灯光复明。

铁 英 别笑了。真的，当时老洛瘦得像只鸡似的，叫我一把 抓过来，就塞进油井房里了。我说：咱们结婚吧…… 〔大家又一阵大笑。

**罗大生** 铁英，我们当年住的地窖子，现在还有吗?

**铁** **英** 早没了!那儿建了儿童公园，可漂亮了!现在是高 楼大厦，舞厅酒吧，美容桑拿，高速公路，四通八达。

整个油城二百多万人口。 **芦** **敬** 发展真快!

**洛** **明** 可到底有多少人为油田的命运操心呢?

**铁** **英**就你，一脑门子官司!什么长期稳定繁荣，搞好二次 创业，为子孙负责。你累不累呀?离了你地球就不 转了?

**洛** **明**你别总说我。你也一样!

曲丹是啊，在火车上，有个人说油快采完了，结果铁英跟

人家打起来了。还骂人家：你懂个屁! 〔大家都笑了。

铁 英 谁让我是地质师的夫人呢! 〔大家又是一阵笑声。

洛 . 明 行了行了……(点燃烟)帮着芦敬收拾一下吧。 芦 敬 都别动。

铁 英 (有点儿粗鲁地夺过洛明手上的烟)谁让你抽烟了? 不要命了，你身上有八种病。

洛 明 我都快蹬腿儿了。(又端起酒杯) 铁 英 (夺下酒杯)别喝了!快吃口饭吧。

〔停顿。几个人的目光都看着洛明，洛明无奈地笑

笑 。

**罗大生** 生活整个变了个样。想都不敢想……

**铁** **英** 有一年……(突然沉下来)不说了， ……我还是到商 场吧。给朋友捎东西，真烦死人了。

洛 明 我陪你去吧。

**铁** **英** 你?待着吧你!(转笑) ……好了，你们坐，谁也别 动，我走了。(下)

〔大家望着铁英的背影，有说不出的滋味，突然一阵 冷 场 。

〔刘仁中风以后，嘴角总是流口水，曲丹不住地给他 擦 着 。

**罗大生** 刘仁，你这个吹牛大王，今天怎么一声不吭?

刘 仁 (勉强地笑笑)我，我我……我前半生说，说得太多 了 。

曲 丹 刘仁那年装了假肢，一直工作来着，搞了精密流量

计，还写了几本专著,直到去年中风…… 〔 停 顿 。

芦 敬 曲丹，你的职称怎么样?

曲 丹 说我没有论文，没有成果……

洛 明 (气愤地)他们要什么成果?你给一个油田英雄当了

近三十年的保姆和妻子，你管的资料，齐全准确，百 万个数据无差错，这就是最好的论文!

曲 丹 我不在乎。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 ……尽管医生说 刘仁没有多少时间了，可我还是要陪他到最后，让他 看看祖国的好风景。

罗大生 明天，我陪你们一起走。我争取到了一个差事，到新 疆塔里木油田工作一年。(走向窗口，望着那幅拉骆 驼的照片)生活，就像时钟的指针，过去的一刻，永远 不会再回转，只有抓住此时此刻，抓住明天!有人 说，临死前一天重新开始生活也不晚。这话虽然有

点儿夸张，但它有道理!(望着芦敬) 〔静夜里传来北京火车站的钟声。

〔这些30年前的老同学沉默着。

芦 敬 又要分手了 ……不知何年何月再相见，但愿……这

 是暂时的……(停顿)来，再唱一回那首《地质队员之 歌》吧。曲丹，你起个头。

曲 丹 (哼唱)“是那山谷的风 …… ”

〔先是罗大生、芦敬跟着唱，接着是洛明，最后是刘仁 哭泣着唱起来。一个唱不下去了，另一个接上来，不 会词的就哼着曲儿。

众 人(合唱)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 暴的雨，洗刷子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



〔灯光渐渐地暗下来。 〔 幕 落 。